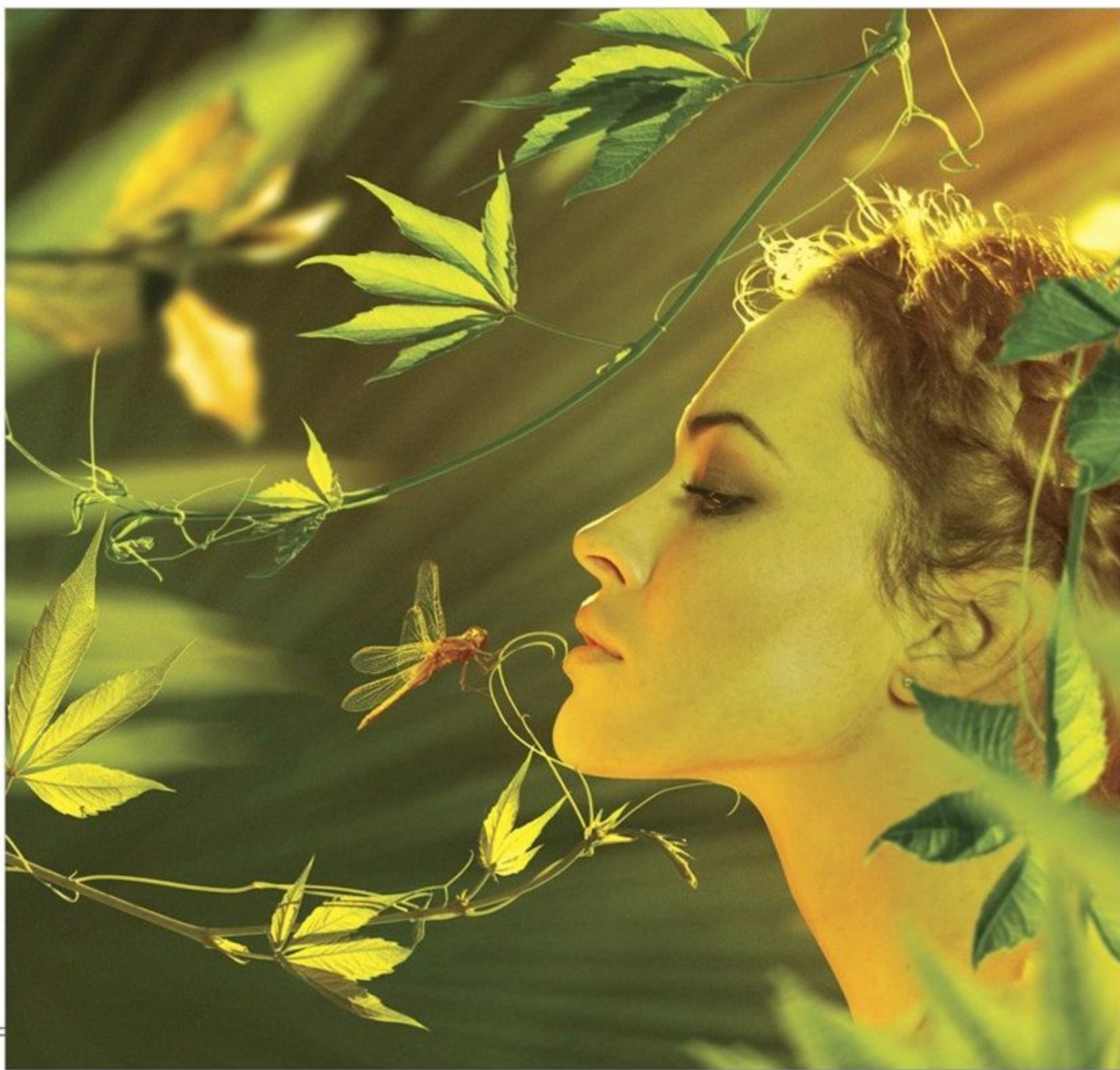




READERS

读者®

■ 太阳照着1938年的墙 ■ 褚橙你也学不会 ■ 什么是真正的工业4.0



ISSN 1005-1805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读者》

2015·16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597期 八月下

过眼的繁华

●林清玄

去看古今茗壶展，展会上有许多从明清到现代的名家所制的紫砂壶。

听说这些紫砂壶是可以出售的，但是展览会场上只有编号，没有标价。为什么不标价呢？

“因为怕吓倒来参观的普通民众。”主办单位的人告诉我。

确实，当我问了价钱以后，我也被吓倒了，当代名家的作品要价七八十万，明清的都超过百万了，一把可以盈握的紫砂壶竟有百万身价。

我喜欢紫砂壶，因为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紫砂壶的制作工艺已经达到高峰，即使不是名家，普通的工艺师也可以做出很有水准的茶壶。

但是我觉得紫砂壶除了观赏，最重要的还是拿来泡茶，唯有通过泡茶，紫砂壶才算完成它被创作的意义。一把好的紫砂壶除了壶身壶盖间不容发、出汤流畅之外，还应该能提味儿，使茶水的

滋味达到最温润的境界。被当成艺术品供人欣赏的紫砂壶，终究只实现了一半功用。

基于这样的观点，一把上百万元的茶壶会令我们陷入紧张与执着。用百万名壶泡茶，心里一定很紧张，反而违背了泡茶时那轻松、闲适的心情。

我就像一个富有的买家，摸遍了总价数千万元的茶壶。

当我走出茗壶展的会场时，有一种非常美好的心情，

那欣赏茶壶的过程使我感到欢喜，对于这世间许多精美的事物，只要过了我们的眼、穿过我们的心，我们就算拥有了。

回到家，我把在路边以300元买来的茶壶拿出来泡茶，想到我曾把玩过价值数千万的茶壶，于是连那普通茶壶中普通的茶，也增添了芬芳。

（蔡正兵摘自河北教育出版社《平常茶非常道》一书）



陈鸿寿制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贾真

编辑 李霞 孙烈举

蔡喆 马逸尘

美术编辑 刘全镭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焱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颌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任 王 祎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 进 (010)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 丹 (0931)8773170

目 录 2015年第16期

文苑

【卷首语】 1 / 过眼的繁华 林清玄

【文苑】 4 / 太阳照着1938年的墙 章青定

6 / 雪与炉火 林国卿

7 / 月迹 贾平凹

17 / 诗二首 余光中 蒲宁

68 / 寒冬夜行人 夏笳

人物

【人物】 12 / 褚橙你也学不会 黄铁鹰

【名人轶事】 14 / 胡适的星期日 杨海亮

70 / 没寄出的信 成丕德

【回忆】 40 / 我的生死北大 阿忆

社会

【杂谈随感】 10 / 你需要的是信仰，不是西藏 k_shot的下午茶

24 / 不受控制的埋单 毛利

36 / 谁没年少气盛过 张佳玮

45 / 高老庄的人情世故 张宗子

50 / 路怒与网怒 荣筱箐

60 / 一杯茶引发的思考 假装在纽约

【话题】 32 / 什么是真正的工业4.0

人生

【人世间】 18 / 我们都在世间修行 佚名

【人生之旅】 22 / 我的事：钱事 沙克

30 / 父母的二战往事 普京

44 / 我的围棋生涯 马伯庸

52 / 我的1978年 葛剑雄

【婚姻家庭】 9 / 紧紧握住你的手 唐辛子

56 / 寒夜急诊 陈妙青

【两代之间】 11 / 笑中带泪才是最好的 李锐

26 / 父与子，在路上 青衣佐刀

【青年一代】 8 / 喜欢的人 赵瑜

23 / 游泳裤 毕飞宇

54 / 我是北方的马 桑格格

生活

【心理人生】 25 / 你是不是容易“随大流”的人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
国家期刊奖



第三届
国家期刊奖



双高期刊

(总第597期) 八月(下)

生活

- 【经营之道】 71 / 爱一行，干一行 辉姑娘
- 【理财】 48 / 池塘里的鸭子 贾森·茨威格
- 【乐活】 37 / 当我们谈做菜时我们在说些什么 和菜头
- 43 / 每个人的红烧肉 许亿
- 67 / 玩物养志 蔡澜

文明

- 【在海外】 28 / 地表下，二战仍在“进行” 张文智
- 58 / “慢悠悠”的德国人 贾树新
- 【风情录】 59 / 日本人看日本人 萨苏
- 【历史一页】 42 / 英雄实在不是好当的 梁宏达
- 【文化茶座】 16 / 庭中枯叶 梁文道
- 31 / 陈垣斥“远东” 流沙河
- 【军事天地】 66 / 军机空中相遇怎么打招呼 高美
- 【知识】 64 / 平民碰见皇帝，必须下跪吗 吴钩

悦读

- 【言论】 15 / 言论
-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 【话与画】 21 / 我爱你 萧言中
- 【影像】 46 / 严谨却不拘谨的音乐会海报设计
- 62 / 用热血显影的抗战历史 沙飞等

点滴

- 【意林】 51 / 一日之迹 陈迅
- 51 / 终身受用的三根骨头 哈维·麦凯
- 51 / 显而易见却视而不见 保罗·科埃略
- 51 / 思想 简明
- 51 / 安贫若素 安东尼·德·梅勒
- 51 / 仁心 慧清
- 【点滴】 27 / 适合初级水平学习的英语电影
- 55 / 对别人的善意要有交代 郝金红
- 61 / 真正的君子 吴伯凡

智趣

- 【智趣】 71 / 思维游戏

互动

- 【互动】 72 / “《读者》光明行动”(28)

艺术

- 【封面】 清晖(摄影作品)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https://weixin.qq.com/r/duzheweixin)
 《读者》微博 @读者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发送短信KTDZB到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杂志社联系(0931-8773352)。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那天的太阳照在城墙上，和52年后孙眉枝看到的一样。

梦碎的罪魁祸首

孙眉枝16岁那年被告知了自己今后要走的路。

母亲做主为她定下了与裁缝铺少爷齐望春的亲事。齐望春小时候生病瘸了一条腿，上了两年学便回家跟着父亲学做生意，如今已经能把家中账目理得一清二

楚，只是没学到他父亲那条生莲的舌头和那副不会脸红的厚脸皮。

定了亲的两人第一次坐在茶馆里，孙眉枝拿两句英文骂他，骂完挑衅地问：“齐少爷，听说你家有钱，可我天生不会算数，只想问你听得明白我说什么吗？”齐望春涨红了脸，使劲往后缩，被他父亲拿一杆水烟枪在背后抵住。

孙眉枝回家哭了大半夜，她知道去北京念大学的梦至此破灭了。在别人看来，一个寡妇带大的女儿，家中只有一间人客寥落的茶楼，是她高攀了齐望春。但她却不能想象，自己一辈子就只能在这小城里，和齐望春一起守着他家那间铺子，生儿育女、老死家中。

孙眉枝开始知道什么叫憎恶。她舍不得憎恶自己的母亲，所以只能憎恶缩脖耸肩、口舌木讷的齐望春。

齐望春却不知道自己招人憎。每隔两三日，他便拎些东西，有时是两块猪肉，有时是几块料子，恭恭敬敬地喊“伯母”，哄得孙眉枝的母亲眉开眼笑。这让孙眉枝觉得自己就是被这些布料和肉给换去的，愈发厌烦他。

城小，有时在街上难免撞见，她一扭身避过去，只当没看见这个人。齐望春倒也不跟上来烦她，只是立在原地，瘦小的一个人，连投在太阳底下的一团影子也小，他扭头看着她，直到看不见为止，像是在目送。

是娜拉总得抗争

学校正在排《玩偶之家》，是教英文的王先生带她们排的，他同她们说女性也要学会独立，学会抗争。

和孙眉枝要好的女同学知道孙眉枝的事后，也劝她要反抗。孙眉枝被鼓了劲，她在排练结束后借着角色的一身胆气去裁缝铺找齐望春。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搭理齐望春，齐望春出来时满脸带笑，像是怕她久等，拖着一条腿奋力地迈着步子。一吃力，肩歪得更明显，有种可笑的蠢相，叫

太阳照着1938年的墙

◎章青定





孙眉枝不愿多看。

待他站定，孙眉枝说：“让你爹给你再另找个姑娘吧，你爹给我妈的钱我会叫她退给你们，你平时拿过去的那些东西我也会想办法还你，就算一时还不完，等我念完书也肯定还，你不信的话，我给你打张欠条。”

齐望春的惊愕掺进了还来不及换的笑容里。他站了半天，终于答道：“你想念大学就去，可以等你念完我们再……”

孙眉枝不想和齐望春用上“我们”，没等他说完就走了。

因为心烦意乱，下午排练时她说错了好几句台词，被王先生训了一顿，说人不该自我放弃。

孙眉枝想，原来王先生也知道了。

她不愿嫁给齐望春，一半是因为想上大学，一半是因为王先生。王先生总是着一身灰色长衫，白净斯文，听说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会来这座小城教英语，但女生们早已在课间替他编出一段段故事。

孙眉枝跟其他女同学一样，心里十遍八遍地想过将来要嫁给王先生，或者起码也是像王先生那样的人，一表人才又学识渊博。所以女学生们学起英文来一个赛一个地用功，而孙眉枝是其中学得最好的。王先生待她也难免有几分偏心，叫她帮忙改英文卷子，借青年杂志给她看，让她演娜拉；其他学生送的东西都被拒之门外，但她从家里带来的腌笋他吃完了还会找她要。

孙眉枝在被责骂过后的那个下午，去教工宿舍找王先生，她决定将自己今后的路交给王先生，让他替自己想想办法，远离

困死在齐望春身边的未来。

王先生的回答远超她的意料，他盯着她问：“真的想好了？决不后悔？”

孙眉枝点头。

王先生让孙眉枝等他两个星期，他把手头的事处理完就带她走。

孙眉枝晕乎乎地走回家去，像是喝醉了酒，虽知道做错了，但是快乐。

一句皮开肉绽的承诺

齐望春被他爹十来板子打得皮开肉绽的事是从哪儿听来的，孙眉枝不记得了，反正知道了也装作不知道。是母亲包了些糕点、茶叶，非得让孙眉枝去看。

因为有了王先生的许诺，孙眉枝想到不多久就要抛下母亲，也不想在这些小事上再忤逆她，于是去了。

齐望春被人扶着勉强站在屋里，他招呼人给孙眉枝泡茶，请她坐。

孙眉枝不坐，搁下东西就走。他跛着脚追出来，说：“我多说两回，我爹肯定就准了。”

原来齐望春被打，是因为他向他爹提出要解除和孙眉枝的婚约，他说他不喜欢孙眉枝，家里穷，第一次见面也不友好。

齐老板一把长尺挥过来，说：“定亲花费不少，你提出要退，钱都得打水漂。”

那长尺是平时量布料用的，乌沉沉的，一下下落在齐望春身上。

这儿子也太懦弱，一个穷姑娘他也担心拿不住，自己一爿店全交给他怎么能放心。齐老板越想越寒心，手越落越狠，直打到

齐望春半晌没声气。

“多闹几次，我爹准同意，到时候你尽管去北京，当洋学生，念书做学问。”齐望春又重复一遍，“你放心。”

当日匆忙别家乡

枪响那天，孙眉枝在自家茶楼坐着。那天学校放假，母亲就让她照看茶楼，自己去打几圈牌。先是两三声响，像爆竹，接着是人们的惊叫声、四下奔跑的脚步声、密集的枪声。

孙眉枝想出门去找母亲，但不知该往哪边去，心中又害怕。王先生就在此时出现在门口，还是平时的灰布长衫，拎一个黑色皮包，对孙眉枝说：“还打算走吗？”

孙眉枝一个劲儿点头，要上楼去收拾行李，又说没见母亲最后一面，要写封信向她告别赔罪。

王先生说：“没时间了，要走就得快，不然来不及了。”

外面是兵荒马乱的声音，孙眉枝想，也对，再不走怕是要关城门盘查，只是不知道王先生为什么恰恰挑在今天。

她没拿行李，本来东西已收拾了六七成，也没来得及给母亲留下只言片语，她甚至没来得及关上茶楼的门就跟着王先生走了。

他们在一条巷子里碰见了齐望春。齐望春正一颠一颠地小跑着，满头是汗，看见他们，倒平静下来。他们对视了片刻，在这片刻里，孙眉枝还没想好是不是要恳求齐望春，齐望春已经开口了，他说：“不要往这边走，巷子那头的路上有兵。”

孙眉枝想说兵不管两个私自出逃的青年男女，但她看到王先



雪与炉火

◎林国卿

西湖景点多、声名盛，我去之前印象较深的却只有苏堤、雷峰塔与湖心亭。记得苏堤是因为苏东坡，雷峰塔是因为白素贞，至于湖心亭，则是因为张岱的一篇小品文。

张岱这篇《湖心亭看雪》只有两个段落，前段描写夜游湖心亭所见的雪景，后段写亭中遇见两人招呼饮酒。一写景，一写人，历来读者各有体会，有人说它是一种生活形态，有人说它是一种孤独心境。我初读它时，却被文中连用的“一”字所迷：“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

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这“一”字，写出夜景之寂静与作者之孤独，我因而当它是本文的“文眼”。

张岱远望湖心亭只是“一点”，其实它是一个小岛，非只一亭。今年4月搭船游西湖，远看湖心亭，正好一叶小舟缓慢靠近小岛，岛上一座白色门墙立于湖水边，300多年前，36岁的张

岱也许由此处登岸。

张岱到亭中后，亭里已有两人对坐，另有“一童子烧酒，炉正沸”，人声对话频频出现，已非前段之“人鸟声俱绝”。静谧变成热闹，画面色调也变了，上下一白出现了红点炉火，亭上两客惊喜，张岱自得，静谧气氛突转热络。读至此，文眼变成了“炉正沸”三字。张岱未取一砖一木，只用100多个字描绘了平常一夜，却为西湖另造一景，300多年未曾坍塌。

（刘 振摘自《深圳商报》2015年6月1日）

生点点头，说“谢谢”。齐望春打开腋下的包袱，一展开，里面是闪花人眼的绸缎衣裳。他说原本是要送到客人家去的，半路碰见出事，便叫孙眉枝他们换上。

孙眉枝不想换，富家老爷太太们挑衣服的眼光她认同不了，但王先生一言不发地接了过来。齐望春又说：“手上的包给我吧，我有办法藏起来，我腿有问题，没人会怀疑我。”

王先生将包交给了他，他们之间像是有种奇妙的默契。

孙眉枝在离开的时候回头望了一眼齐望春，他木讷的脸上有一种肃穆，在小城惨淡的日光下，只有他送别他们，送孙眉枝离开家乡。

没人记得1938年的城墙

后来的几十年里，孙眉枝曾无数次讲起这个故事。最初是作为毅然离家投身革命的先进学生代表上台发言，后来是入党、提干要讲清过往，再后来是那十年里反复地写材料交代问题，接着是平反自述。

不过，在孙眉枝的故事里，她是王先生的同志。她没说其实那天直到出了城，自己才知道城中的动乱和王先生有关。王先生在那天枪击了一名来巡视的伪政府官员，然后将手枪藏进了那只手提包，他不知道齐望春是什么时候看见的。

没人知道当时的齐望春是怎么想的。只懂布料和账目，丝毫不懂任何先进思想的他，在那条小巷里帮忙掩护一个被追捕的革命党，还放走了和他有婚约的孙眉枝。

孙眉枝在68岁那年回了家乡，同丈夫一起。丈夫并不是王先生，她和王先生早在执行一次次不同的任务中失去了联系，就像她失去了母亲以及家乡的一切消息。

4个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全家出动陪着他们，像个浩浩荡荡的旅行团。

小城虽有变化，但不致面目全非。道路、河流还是几十年前的走向，以前自家茶楼的地盘上现在是栋6层的职工宿舍，走廊

上晾满毛巾、衣物和婴儿的尿布。孙眉枝问早前这里的人家去了哪，没人知道。她再问以前鼎鼎大名的齐记裁缝铺还在不在，也无人知晓，旧人旧事像是都蒸发在了一场又一场的变革里。

在第三天的黄昏，他们结束了这场一无所获的寻旧之行。走出城门后，孙眉枝回过一次头，城墙还是当年她离家时的那堵城墙，夕阳照在墙头，上面有人拍照，有人放风筝。

它平静得让人完全想不起1938年的城墙上曾悬挂过什么。那年，齐家裁缝铺的少爷被人发现向河里扔了一支枪，没人管他腿脚不便根本不可能完成那场刺杀，他们需要一个牺牲品、一个受罚者挂在城楼上，用血淋淋的画面来警告他人。

1938年的城墙上，齐望春半闭的眼睛看着孙眉枝离开的方向。

那天的太阳照在城墙上，和52年后孙眉枝看到的一样。

（丁 强摘自《女报·时尚》2015年第6期，李 晨图）



月迹

◎贾平凹

中秋的夜里，我们在院子里盼着月亮，好久不见出来，便坐回中堂里，放了竹窗帘儿闷着，缠奶奶说故事。奶奶是会说故事的，说了一个，还要再说一个……奶奶突然说：“月亮进来了！”

我们看时，那竹窗帘儿里，果然有了月亮，款款地，悄没声儿地溜进来，出现在窗前的穿衣镜上了，先是一个白道儿，再是半圆，渐渐地爬得高了，穿衣镜上的圆便满盈了。月亮还在竹帘儿上爬，那满圆却慢慢又亏了、缺了，末了，便全没了踪迹，只留下一个空镜、一个失望。奶奶说：“它走了，它是多多的，你们快出去寻月吧。”

我们就都跑出门去，它果然就在院子里，但再也不是一个满满的圆了。院子中央，是那棵粗粗的桂树，桂花还没有开，却有了累累的骨朵儿。我们不知道那个满圆儿去哪儿了，却疑心这骨朵儿是繁星变的，抬头看着天空，星儿似乎就比平日少了许多。月亮正在头顶，明显大多了也圆多了，我们能清晰地看见里边有了什么东西。

“奶奶，那月上是什么呢？”我问。

“是树，孩子。”奶奶说。

“什么树呢？”

“桂树。”

我们都面面相觑，倏忽间，好像有一种气息，就在我们身后袅袅，到了头发梢儿上，添了一种淡淡的痒痒的感觉，似乎我们已在月里，那月桂分明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一棵了。

奶奶瞧着我们，就笑了：“傻孩子，那里边已经有人了呢。”

“谁？”我们都吃惊了。

“嫦娥。”奶奶说。

“嫦娥是谁？”

“一个女子。”

“有三妹漂亮吗？”

“和三妹一样漂亮。”

三妹乐了：“月亮是属于我的了！”

三妹是我们中最漂亮的，我们都羡慕起她来。看着她的狂样儿，心里有了一丝嫉妒。我们便争执起来，每个人都说月亮是属于自己的。

奶奶从屋里端出一壶甜酒来，给我们每人倒了一小杯，说：“孩子们，你们瞧瞧酒杯，里面都有一个月亮哩！”

我们都看着那杯酒，果真里边浮起一个小小的满圆。捧着，一动不动，手刚一动，它便酥酥地颤，令人可怜的样子。大家都喝下肚去，月亮就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了。奶奶说：“月亮是每个人的，它并没有走，你们再去找吧。”

我们越发觉得奇了，便在院里找起来。我们很快就在葡萄叶儿上，瓷花盆儿上，爷爷的锨刃儿上发现了。我们来了兴趣，竟寻出了院门。院门外，便是一条小河，河水细细的，却漫着一大片的净沙。我们从沙滩上跑过去，弟弟刚站到河的上湾，就大呼小叫了：“月亮在这儿！”

妹妹几乎同时在下湾喊道：“月亮在这儿！”

我去两处看了，两处的水里都有月亮。我们沿着河沿跑，水里到处都有月亮。我们都看天上，我突然在弟弟妹妹的眼睛里看见了月亮。我想，我的眼睛里也会有的。噢，月亮竟有这么多——只要你愿意，它就有了。

我们就坐在沙滩上，掬着沙，瞧那光辉，我说：“你们说，月亮是个什么呢？”

“月亮是我所要的。”弟弟说。

“月亮是个好。”妹妹说。

我同意他们的话。正像奶奶说的：它属于我们每个人。我们就又仰起头来看那天上的月亮，我突然觉得，我们有了月亮，那无边无际的天空也是我们的了——月亮不就是我们按在天空上的印章吗？大家都觉得满足了，身子也来了困意，就坐在沙滩上，相依相偎地、甜甜地睡了一会儿。

（汪杰摘自时代文艺出版社《商州寻根》一书）

喜欢的人

◎ 赵 瑜



身边的人都知道我有了喜欢的女生，看她常戴着一顶黄色的毛线帽子，就说我喜欢上了一个黄色小帽子，简称黄小帽。

黄小帽短发，是班里补录的学生。补录生比我们晚到了一个月，我作为临时班长，负责接待她，照例会有一番吃饭睡觉指南式的问询。她眼睛好看，我喜欢看她；她有些羞涩，这让我对她更有好感。

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她不是一个陌生的女孩，我们两个仿佛有很多话说。

我们时常坐在一起说话，讨论老师的声音、同学的性格，以及餐厅里某个窗口的勺子要大一些。还有就是，我会给她看我新写的诗句。她呢，恰到好处地表达喜欢，甚至还认真地抄在她的笔记本里，以让我放心。是的，她的喜欢是确切的，可以被证实的。

我终于发现，她写了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她的字是欧体的底子，果然，她一捉毛笔我就看出来，耐

心，透露着家学。那时，我正喜欢向外面投稿，写好草稿以后，会交给她，说，你帮我抄写清楚。她倒也习惯看我潦草的字迹，仿佛在那一份潦草里，她看到了我日常生活的粗略。有时候，我在图书馆做的一些读书笔记，字迹太潦草，过了些日子，我不认得了，会拿给她看。她给我用工整的字标注得清清楚楚，她竟然比我自己还了解我书写的习惯。

这真是一份相互阅读的欢喜了。我那时深信她是喜欢我的。有一次，我往她的书里夹了一封情书，只写了“一封情书”四个字。我当时想，我略去的内容，她大概应该猜得到，反正，她熟知我抒情的套路以及用词的范围，即使我在给她的情书里，多加一些糖果味道的形容词，也不会超出她的想象力。

然而，我的简略的情书是我对爱情的想象。我过于矜持和自恋了，我以为，我给她写下这四个字，她就应该自己通过合理的想象补充完整里面六百字的甜蜜。哪知，她给我的回答是：书打开看了，从未发现有小字条。

或者她说的是真的，的确没有发现我夹在她书里的字条；也有另外的可能，就是她并没有接受我自以为是的“情书概略”。

此时已是夏天，她的帽子早已在春天的时候被几声鸟叫掠走。因为她名字里有两个“木”，所以又被我的同伴称为“两棵树”。我还专门为她的新名字写了一首诗，有这样的句子：“两棵树很美丽，我想，我必须是一只鸟，才能飞过树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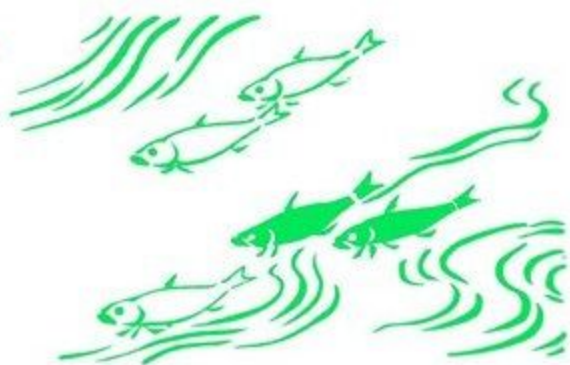
同伴们便打趣我说，诗写得不确切，应该是“飞上树”。这些坏人。

我常常想，我和黄小帽的恋爱经历其实是一种简单的合作关系，那便是，黄小帽帮助我抄我写的稿子，我呢，就负责在稿子里偶尔向她倾诉爱慕。然而，她始终没有将她抄写的这些好词好句存到她个人的存折里，而是流水一样，流远了。

青春有时候真让人伤感，两个人相互看着，在心里相互喜欢着，却在见面的时候说着疏远又礼貌的话。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黄小帽”这个称谓，我都恨不能找一块橡皮，将那些虚度的时光擦去，将两个人的关系挤在一起。拥抱是多么美好啊，可是，我们联手都没

紧紧握住你的手

◎唐辛子



贵惠与四郎结婚50年。丈夫四郎在退休前，是一名卡车司机。20年前，贵惠得了白内障，眼睛几近失明，那之后，不管贵惠去哪里，四郎都陪伴在贵惠身边。因为眼睛失明，贵惠的日常生活全由丈夫四郎照顾着。

东日本大地震时，在大地开始摇晃之后，老夫妻二人牵着手一起赶往避难所，当时二人所处的位置，距离海边只有一公里。眼见着巨浪来袭，四郎拼命抓住贵惠的手往高处逃跑，但还是被追随后面的海浪赶上了，二人一起陷入浊流之中。

眼睛看不见的贵惠，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不由得拼命大声呼喊。在呼啸而来的海浪中，四郎拼命地握住贵惠的手，好几次手打滑，差点就要与老妻分开，但四郎拼了死力气，硬是抓住了贵惠的手，一起逃到了高处的斜坡上。

成功逃离大海啸的这对老夫妻，暂时在老人院里避难栖身，老夫妻的女儿也“大浪逃生”，一家团聚，相拥而泣。回想起在海啸中逃生的情形，四郎仍然心

有余悸，说：“那时候，我真的以为要不行了。”

“谢谢你，她爸！”贵惠紧紧握着丈夫的手，流着泪说。失明的贵惠再也看不到她丈夫的模样，但她能感到50年来二人相依为命的心。

（从容摘自凤凰网作者的博客）

有牵过。

和两棵树的关系终于亲密了一些。有一天，两棵树病了，我得知后，到宿舍去探望她。因为是假期，她们宿舍只有她一个人。我坐在她对面的床上，远远地和她说话。

宿舍里没有凳子，我在心里斗争了很久，也没有坐到她的身边。那一刻，我确切地知道，两个人说话的内容与距离关系密切，如果我坐在她眼前，说的话一定是亲昵的、隐私的；而坐在对面的床上，我说出来的话，堂皇又客套。每一句话说出来，都让我厌恶自己，让我觉得，我正一步步远离自己的本意。

暑假，我在老家的院子里看书，忽然看到她在我书上留下的字，就十分想她。那个时候的想念，执着、浓郁又专心，可没有电话，只好写信给她。

我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写了封长长的信。冒着雨，我骑车到乡邮政所，将揣在怀里的信寄出了。总觉得，那信上还有我的体温。骑着自行车到乡邮政所的路，是我那年走过的最为甜蜜的路。信寄出去以后，我开始想象她收到信后的情形，想象她是喜悦还是不屑，我甚至天天坐在院子里发呆，想着她是不是正在给我写回信，或者写好了回信，觉得没有写好，又撕掉重写。

我没有收到回信。

终于熬到开学，我迫不及待地去找她，教室、宿舍均不见人。来回上楼梯的过程中，我和无数人

打了招呼，却不记得一个人的样子，我满腔的热情都集中在见到她第一句应该问她什么。

信？那封信？还是，什么都不说，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可是，我耗去了全部的热情也没有找到她。这像极了一个暗喻。我在想她的时候，她并不在场。想念这种事情，最好是频率相同的，不然的话，就会成为双方的烦恼。

到了晚上，见到她，我发现我已经没有话想同她讲了。而她并不知道我前后找她多遍的热烈，她平静地问我暑假都做了什么。我狠狠地告诉她，暑假我只写了一封信。

她愣愣地，看不懂我为何如此激动，只是笑。那几天，她为新一届学生的欢迎仪式忙碌着，不再是两棵树，倒像是一只鸟儿，一会儿在树上栖息，一会儿在空中飞翔。

我的感情过于浓缩了，被一封信取走了一大半，剩下的部分，在心里慢慢结冰，终于融化成几滴悲伤的眼泪。

某个月夜，我写了一首诗，大意是表达孤独感，抄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后来，又自己抄在方格稿纸上，投寄了出去。

我喜欢的人，终于在天凉的时候，又变成了黄小帽。青春期的喜欢终不过是纸上的一场战争，一场大雨就淋湿一切，胜败模糊。

（洛枫摘自《散文》2015年第3期，李旻图）



你需要的是信仰，不是西藏

●k_shot的下午茶

前几天见了一个朋友，聊起了西藏，他说：“我特别想去趟西藏。我在现世江湖混得特别累，相信去了西藏，一定能得到一种超脱。”我大笑道：“哥们儿，别去了。没用！”

很多人喜欢把旅行当作救命稻草，可谁知“救命稻草”这个词本身就是个谬论。传说它的出处有二：一是说一个人溺水了，抓到了一根稻草，意念上觉得是抓到了陆地，就靠意志游到岸边活了下来；二是说那个人靠着稻草的空心呼吸，最终等到他人的营救。不论哪个，时间长了都救不了命。旅行，其实也只是给了你思考人生的时间罢了，改变不了命运。

我承认，我是一个有西藏情结的人。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登

上珠穆朗玛峰就成了我的终极梦想。到现在我也一直认为，死也要死在珠峰上，哪怕给后人做路标都好。一年前，我也和我那个哥们儿一样，深信西藏是世间的一方净土，是最接近佛祖的地方。江湖险恶，红尘世俗，背负得再多，到了西藏也能得到解脱。

去年十一，我计划和密友去旅行，本想从台湾到尼泊尔，最后却很突兀地变成西藏——一个我觉得一定要花月余时间去游历的地方。出发之前，很多朋友对我说，不要对西藏抱有太大的幻想，否则你会失望的。

回来后，我坚定了自己的论点——西藏拯救不了谁。可是，我却更爱西藏了。

西藏，是天堂也是地狱

过了唐古拉山脉，看见雪山的一刹那，我欣喜若狂。天是那么蓝，云是那么白，水是那么清，这不就是天堂吗？拉萨河日落，珠峰的星空，羊湖的妖娆，山南河岸里的沙洲……这一切让你不能不相信这就是天堂。

那些深信西藏是天堂的人，往往都是外人。他们来了、走了，看到了美景，膜拜了神明，就觉得足够了。

我很幸运，跟我一起去珠峰的人中有一些援藏的医生，跟他们攀谈后，我开始相信西藏也是地狱。由于缺氧，心脏负担很重，西藏当地人的平均寿命比低海拔地区的人要短。由于交通不便，物资严重匮乏，很多人生了病，却没有医生和药来医。

我们在卡若拉冰川遇到了两个小姑娘，她们过来对我和我的朋友说：“阿姨，你们能不能把冬天不穿的衣服寄给我，我们这里买不到好的衣服。”

在珠峰大本营住宿那晚，帐篷的主人拿出了嫁妆，想要跟游客换手机，因为当地买不到这样的手机。在去林芝的路上，导游笑说，那曲挖虫草的人相当富有，有一次拦截了一辆自驾游的越野车，从家里搬出好多现钞，愣是要把车买下来。

我总觉得西藏是神用来测试众生的地方。因为身处苦难，你才会去相信；因为相信，才会满足并感恩；因为感恩，才能和心魔和平相处，得到幸福。

西藏，是净土也是俗世

很多人相信西藏是净土，是因为这里的信众。他们对神虔诚

笑中带泪 才是最好的

●李 锐

有一个河南新乡的女孩叫青果，豆蔻年华，却因车祸高位截瘫，从此卧床不起。妈妈照顾了她5年，她却时常觉得生活没意义、没指望，只会给家人徒增烦恼。她总对妈妈说：“让我死吧，我不想再拖累你了。”

偶尔也有让她感到快乐的事，其中之一是收看每周末的《勇往直前》。有一次她看到电视里的明星蹦极，对妈妈说：“你肯定不敢！”妈妈说：“只要不放弃希望，什么都有可能。”

后来我们收到了这位母亲的来信，她说：“我要为女儿尝试一次蹦极！”

那一期节目是在桂林录制的。年过半百的母亲站上70多米高的跳台，吓得抖作一团。见惯明星们在开跳之前，哭得眼泪鼻涕一把抓，这位大

姐的表现已算很勇敢了。

“大姐，我跟你说了个事儿。”我故作轻松，准备给她戴眼罩。

“锐哥，你放心，为了青果，我能行。”她紧紧抓住我的手，眼神很坚定。



的信仰，在某个瞬间总能影响到你，让你也有片刻相信希望。我住的客栈就在大昭寺旁，早晚没事的时候，我就喜欢去八廓街坐着，看藏民转寺。转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有的藏民跋山涉水而来，磕等身长头，一步一步转得很认真，而更多的是拉萨本地人，跟例行公事一样走得很快，跟朋友聊着天，念着经文，10分钟转完了赶快去上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论快慢，他们多会来大昭寺或布达拉宫朝拜，信仰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混在这样的人流中，就算你不信，也是平和而幸福的。

如果你这个时候就对其他人说“看吧，这就是我说的西藏”，那你就错了。因为你一转身，就会发现你刚刚给钱让她买

文具的磕长头的小姑娘，也在伸手向其他的游客要钱；八廓街上到处都是卖假的天珠、蜜蜡、绿松石的小店，并且大都是外地人开的；你站在大昭寺广场向前望出去，一半的人都穿着冲锋衣，扛着单反。

西藏之所以感人，是因为有很大一部分人，无论生存条件多么恶劣，都相信神灵。他们挖虫草挣了钱，就背着家当来拉萨朝圣，一路吃着糌粑，喝着酥油茶，把一整年的收入都捐给了寺院。路上，如果有人去世了，同伴会剪下他的头发，带上他的家当，到拉萨捐给寺院。

这些信众对物质的欲望极低，低得让世人无法理解和想象，从而让许多人相信，这样一种平和是西藏带来的。于是在俗世中劳累、受挫以后，总想去西

“我放心，放心，我就想跟您说，跳的时候千万别拽着我不撒手……”

无论生活中还是镜头前，我总是习惯于在别人陷入悲情的时刻，冷不防打个岔。我奶奶教会我，改变人生首先要改变人生态度，她老人家就是用微笑化解了大半个世纪的磨难。

大姐果然乐了，戴着眼罩，底气十足地喊了一句：“青果，你要幸福地活下去！勇往直前，不后悔！”

这一刻，现场的编导、摄像、化妆师……无不眼圈泛红。

对于慈善，有一颗真心足矣。面对苦难，笑中带泪才是最好的。

（英文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别拿村长不当干部》一书）

藏寻求一种解脱。殊不知，这种平和源于信仰，和西藏无关。因为有信仰，这样的人在哪里都能幸福。

最近在大学社团的群里，看到很多学生毕业不到一年就在考虑“间隔年”，说是工作太累了或者觉得生活状态不是自己想要的，所以想出去走走。我在旅途中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年轻人，可是他们回来两三年后，找不着工作的还是找不着工作，没有方向的还是没有方向。

对于迷失自我的人，旅行能够给予的，只是逃开旋涡获得暂时的平静和更多的思考时间，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就像你遗失了灵魂的时候，你需要的是信仰，不是西藏。

（杨 迭摘自微信公众号“kshot的下午茶”，董克诚图）

人的生命有限，人来到世间都不想白活，一个人一生能在一个行业有所突破已属不易，可是褚时健这一生怎么能在酿酒、榨糖、种烟和种橙这4个不同的行业中，均让同行仰视？研究到此，我们的案例有些研究不下去了。因为一个逻辑问题始终在困扰着我们：

难道是褚时健太聪明？像王石所说，“他天生就是一个精算师”？或者是和他同时代的这4个行业的人都太傻？

在案例规定的访谈对象中，本没有云南玉溪大营街党支部书记任新民。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们见到了他。任新民是全国人大代表，在他担任大营街党支书的近30年时间里，大营街成了云南最富的村子。在大营街镇中心，每家都住着村里统一盖的300平方米的仿古别墅。任新民说，大营街每户村民每平方米3000元的建房费中，有2000元是褚时健贡献的！大营街的经济就是依靠红塔山烟厂的建筑业起步的。

我问任新民：“褚时健凭什么在4个行业都做得比同行好？是别人太笨，还是他太聪明？”

任新民沉思了一下，说：“我今年60岁了，活到现在，我只佩服一个人，就是褚时健。我就没见过像他那么认真的人，他太认真，真是认真。”

我问：“怎么个认真法？”

他说：“太多了，说不过

来。他刚当烟厂厂长时，要给工人改善住房，承诺要让那些没房子的职工，在多少天内住上房子。我的工程队施工，在盖房子的200多天里，他每天都来工地，没有一天不来。他是总经理呀，就是晚上9点开完会后，他也要到工地来。我们村给烟厂做配套的过滤嘴，每次送检的样品哪怕差一点点都要重新做。褚时健影响了我，改变了我，也改变



褚橙你也学不会

●黄铁鹰

了我们大营街村民的命运。”

杨先生以前做矿产生意，3年前看到了褚橙的火爆，于是也投资了几千万元，在哀牢山上租下3000亩土地种植冰糖橙。他称自己是来这里做褚时健的学生的。杨先生和褚时健，还有好几家农户都在同一家养鸡场买鸡粪。大多数买鸡粪的人都是直接拎着鸡场装好的鸡粪袋子，过秤，交钱。但是褚时健不一样，他会把鸡粪倒出来放在手掌上捏

一捏，看看水分的多少，看看有没有掺过多的锯末，他会据此跟卖鸡粪的人讨价还价。“鸡粪那个臭啊！我是根本做不到的。当看到褚老用手捻鸡粪时，我震惊了。你们能想象吗？一个80多岁、有着那样经历的人，把一袋子臭鸡粪倒在地上，用手抓起来捻。他眼睛又不太好，还要凑到眼前看！”杨先生说。

我们在褚时健山上的房间里，

看到了20多本翻得卷了角、有些地方被画得密密麻麻、做了各种标记的柑橘种植方面的图书。这十几年，很多冰糖橙种植的技术难题，都是褚时健和他的团队通过读书发现端倪，然后再一步一步去实践解决的。这些图书的来源并不神秘，不是什么国外才有的专业资料，都是从书店直接买来的。在褚橙发展的早期，褚时健的身影经常出现在玉溪的书店中，每个月至少一次，看看是不是有柑橘种植方面的新书。我们不止一次地分别问褚时健手下的

技术专家和管理干部：“如果在你们褚橙果园设立一个总工程师的职务，谁最合适？”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说：“褚时健。”这些人里不乏曾经在柑橘研究所工作20余年，后来又在褚橙果园做了10余年的技术专家。事实上，所有的技术专家都说：“跟褚时健种橙子，把我们以前的很多技术理念都推翻了。褚时健这十几年从外行学成了内行，我们在褚时健这里也学到了很多。”

褚橙的管理干部告诉我们：“褚时健经常买书，他不仅自己买，也给我们买。对一些有针对性的技术书籍，他还经常问我们，某段内容看了没有，或者向我们请教。想想看，面对这样的老板，你敢不认真看吗？褚时健真的太认真。很多专业书，其实我们都学过，可是有些地方，还会被他问倒。”

为了真正“见识”一下褚时健的专业水平，在访谈时，我们故意随机从30多页的2013年工作计划和总结中，在上百条的种植作业管理条目中，抽出了一条：2月份溃疡病检查，四年生树及挂果树按15片叶/株的标准，扣除预支生活费10元/株；一、二、三年生树按3片叶/株的标准，扣除预支生活费10元/株。我们问：“这一条规定是什么意思，怎么来的？”没等我们话音落下，褚时健就开始解释了：“一、二、三年生树和四年生树，激素存在差别。小树叶片少些，大树叶片多些。当有了溃疡病以后，我们对小树和大树的要求就有一些区别。具体这个区别以什么基数为准，是我们不断实践，到现在才总结出来的。如果要求太高了，农民努力也做不到，那这样的要求没有意义，罚款反而会滋生抵触情绪，但是，我们又要尽量控制疾病。所以，这些规定也是我们走过一些弯路，根据实际情况一改再改，慢慢地能够让农民接受了，才这样制定下来的。就这一条，超过这个基数就是10块钱，有10棵树超过了，那就是农民一天的工资了……”一个87岁的老人，对上百条这种琐碎的管理细节和背后的道理竟然了如指掌！怪不得

那些研究了30年柑橘种植的专家都佩服褚时健。

什么是管理？管理就是具体。

什么是生命的质量？生命的质量就是一个75岁的人，与一个25岁的人，在同一条起跑线起跑，10年后，85岁的他把那个35岁的竞争者远远抛到了身后！

我们在第二次采访褚时健的时候，特地带来了几颗澳大利亚橙子，想听听褚时健对澳大利亚橙子的见解。其中有一颗橙子表面有一些疤痕，我们买的时候根本没在意，不料在要切橙子的时候，褚时健一眼就看到了这颗带疤的橙子。他拿起来后告诉我们：“这颗橙子不要切了，我要研究。”我们正觉得奇怪，他已经开始指着那个不明显的疤痕给我们讲解了：“这个疤不是风吹的，是蓟马，一种虫害。这种虫害，我们这里一年能有两次，春天四五月份，夏天六七月份。这东西一来，会挫伤果子表皮，果实长大以后就会出现这样的疤痕……”虽然知道褚时健是专家，但是，对于一个已经87岁的人而言，他对专业知识细节的把握和敏感再次让我们震惊。根据我们查询的资料：柑橘类种植病类多达26种；虫害类多达29个大类，每一类下又有诸多种。以螨类为例，下有红蜘蛛、黄蜘蛛、侧多食跗线螨、瘤壁虱、锈瘿螨等多种类别。面对一颗橙子上的一小块疤痕，褚时健直接认出了背后的成因和所对应的具体虫害类别。

这个人真是有点儿神。

认真！认真！认真！在整个访谈过程中，我们总是听到别人

提起褚时健的“认真”，到访谈结束时，我们才真切体会到了什么是褚时健的“认真”。

显然，只见过褚时健两次的王石，对“褚时健是天生精算师”的这个结论过于表面！精算的基础是数据，数据来源于观察和记录，观察与记录必须建立在认真的态度上。看来，褚时健优于同行的地方首先不在于精确的计算，而在于认真。

然而，我们的问题依然没有答案，难道是这4个行业里，与褚时健同时代的人都不太认真，这才导致褚时健这个过于认真的人如此出众？回到北京，我在北京大学的食堂里见到了光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张志学教授，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听后说的一句话，让我思考至今。他说：“有没有可能，在工业水平发达的国家，像褚时健这样的人，一万个人中有一个；而在中国，十万个人中才有一个？”

的确，工业需要精细，精细依赖数据，数据源于认真。中国在现代工业史中，没什么让世界佩服的发明。难道真是我们的现代文化中，缺少了“认真”二字？

采访结束时，我们问了褚时健最后一个问题：“你在4个行业中都比别人做得好，是因为你聪明，还是因为别人笨？”褚时健直言不讳：“我不聪明。有时候啊，我笨得很，尤其是在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

但是，提及他的“认真”时，这位老人思索良久，他说：“我确实是一个‘认真’的人。”不过，褚时健对“认真”也有自己的解读，他说：“我看到过很多人，觉得他们也认真，甚至可

胡适待人和蔼，对年轻人尤其如此。他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时，因为学识渊博、性情温和、胸怀开阔等缘故，很受学生欢迎，而胡适自己也十分乐意与他们交往。

当时，胡适给自己立了一个规定——每个星期日的上午在家接见学生，类似组织一个沙龙。学生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可以谈，胡适尽力解答。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在北大读书时，听过胡适的课，很佩服他。一次，大概是出于好奇，何兹全去了胡适位于地安门内米粮库胡同四号的宅院，只见宾客满座，都是年轻学子。他们与胡适有问答、有讨论、有辩论，气氛热烈、和谐。

后来，何兹全也成了教授，



胡适的星期日

◎杨海亮

他认为胡适的做法是一个很好的教书育人的办法，也想学胡适每

星期腾出一个固定的时间接见学生，借以亲近学生、了解学生，但始终没有做到。何兹全不由感到惭愧，也更加佩服胡适的精神和毅力。

1935年冬，一位北大学生约见胡适，电话中约定第二天上午七时见，学生误听为下午。第二天下午，学生前往拜访，被告知胡适不在家。正欲离去，胡适急匆匆回来，将学生迎至家中。胡适问：“上午在候，何以不来？”学生说：“误听以为下午。”胡适笑道：“我亦疑你误听，故特趋回。”如此姿态和雅量，如今做教授的，还有几人？

（刘 璃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文）

能比我还认真。但他们大事小事不分，同样对待。我认为要分清主次，在关键问题上认真，小问题要能放得过去。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要搞清楚哪些是大事情，把精力用于解决主要问题，要算大账。”

褚时健向我们描述了一个例子。为了抵抗黄龙病，褚橙果园采取以防为主、统防统治的做法。这样做，每年农药成本要多花60万元。褚时健对于这笔开销完全不做限制，每次会上，对于预防黄龙病的措施，只要有效，就通过。农药费用不需要写财务预算，也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流程，直接上报采购。为什么？因为黄龙病太厉害，预防不当，可能摧毁整个果园。褚时健看到过香港人在广西投资的一个5万亩橙园，因为黄龙病，10年的时间竟然一点钱都没赚。因此，他认为，对于褚橙果园，如

果能有效预防黄龙病，不要说60万元，投入再多也应该做。现在回过头看，这样做不仅保证了褚橙果园每年的产量，更延长了褚橙果园橙树的寿命。每延长一年橙树的寿命，整个果园所产生的效益就是上亿元，这远远大于农药成本。我们又问：“难道那个香港老板投资上万亩橙园，会吝惜那点农药钱？”褚时健“嘿嘿”一笑，又说：“不是他们吝惜，是他们不懂行。他们不研究、不琢磨，把钱投下去，就指望着把事情做好。事实上，他们可能到现在都还没弄明白，他们的橙树怎么这么快就死了呢！”

这就是差距！褚时健花了12年时间，站在田间地头，亲眼看着自己的橙树从小苗长到如今的果实累累。陪伴着这些小树苗成长的，是会议室里越擦越高的技术书，以及书中画得越来越密的标注。褚时健对这门生意里

里外外的理解，早已超越了大多数同行。让褚时健懂得如何算大账的关键，是他已经成为一个切切实实的橙子产业的行内人！褚时健对此感悟至深：“不懂就要学习！认真学！起码要懂七八成。否则，别人汇报你都听不懂，就会吃大亏。”褚时健认为，企业管理，绝对不可外行领导内行。

我们又问：“如果让你现在回去管烟厂，你会不会比过去管得更好？”

褚时健说：“如果倒退20年，我能把烟厂管理得更好。因为在种植冰糖橙的过程中，我又学会了很多种植管理方面的知识，这些或许也能用于烟草的种植管理。”

（沈 漠摘自机械工业出版社《褚橙你也学不会》一书，东方IC供图）

见名人，要见其人，不见其名……大多数人是只见其名，不见其人。

——木心

很多时候，对孩子的最好教育，这三条就够了：1.以身作则，示范；2.耐心；3.等待。

——做一个好家长并不难

我妈让人火冒三丈。我不喜欢照相，她偏逼我去，给我拍照，然后发朋友圈。

——10岁女童儿童节写日记吐槽

对面走过来一个人，撞上了叫作爱情；对面开过来一辆车，撞上了叫作车祸。可惜车与车总是撞，人与人却总是让。

——电影《推拿》台词

地中海小辫，小胡子，木框眼镜，亚麻衫、阔腿裤配佛珠，用套装假汝窑茶具喝正山小种，张嘴就谈南怀瑾、蒋勋……

——泛中国风文青的特点

学好一门技术，一定比读本科强。

——山东女孩王静以537分的成绩考上省内某大学，但她决定放弃，到技校学技术

日本是唯一一个对二战结果质疑的国家。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严厉批评日本对历史和南千岛群岛争端的态度

一方面你在建构它，一方面你在毁掉它，这才是人生。注意：要漂亮。



——不知道谁说的

财富代表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只有从小努力学习，树立财富理想，长大了才能成为富贵一族，有能力购买这样的别墅。

——一些家长带着孩子去参观豪华高档度假别墅，以此来激发孩子的成功欲望

难道我们希望来到首都的数百万游客，尤其是中国游客，在星期天扭头离开巴黎去伦敦购物吗？

——法国出台一揽子经济振兴方案，其中包括游客集中的区域的商店将被允许全年周日营业（法国商店周日不营业已有近百年历史），引发争议，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这样表示

网上所有的愤怒，基本都源于没钱；网上所有的励志，基本目标都是挣钱；网上所晒的幸福，基本状态都是有钱。

——互联网现状

三分之一的中国建筑都有门槛；哪怕是在一条背街小巷

过马路，也可能意味着生死考验。

——英国人巴拉迪是一位坐了30多年轮椅的行动不便者，但这并没有束缚他的行动，他在几年前开启了自己的环球之旅。他在世界各国的旅行一直都很顺利，直至他来到了中国

因为数学不会做。

——一群大人，每年成群结队地写高考作文，作家水木丁对于每次高考后的作文评价狂潮非常不解，对此，网友丘大丘如此评论

沉得住气，翻得了脸，弯得下腰，抬得起头。

——易中天评孙权

北京人从来是讲究老三点的，所谓吃一点，喝一点，乐一点。

——张恨水《金粉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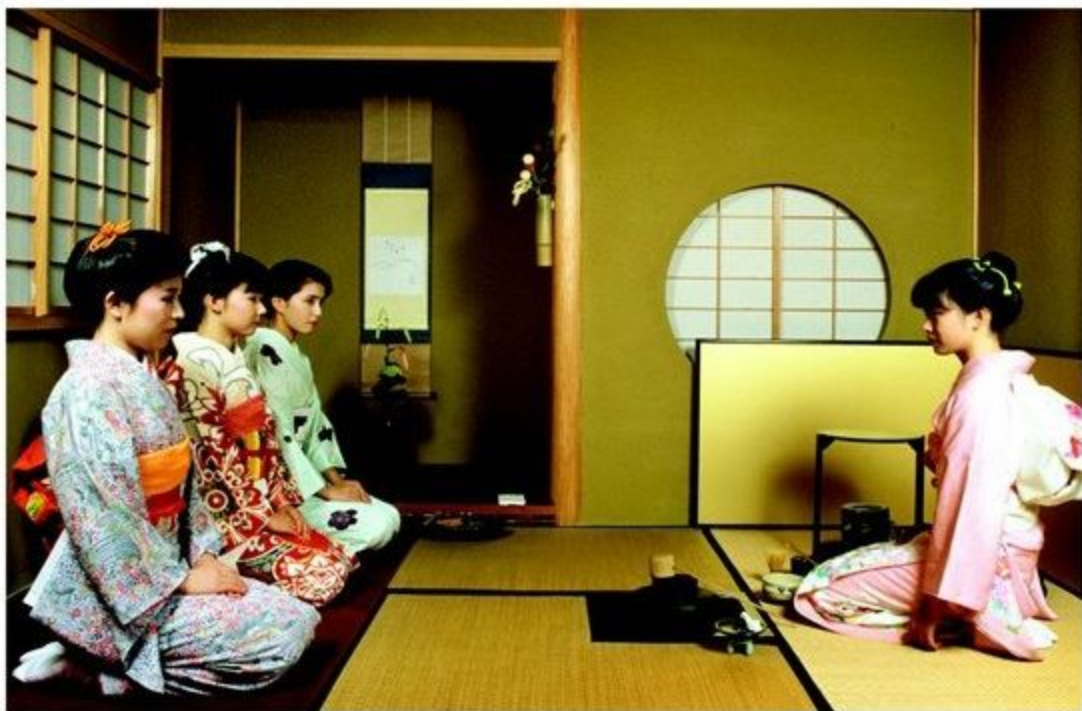
梁启超读书常按照“鸟瞰”“解剖”“会通”的顺序读三遍；冯友兰则把“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和“明其理”奉为读书经验，对一本书反复阅读。

——有专家表示，相比多年前图书匮乏，现代人不会再有“无书可读”的苦恼，倒更增“有书无心”的无奈。面对海量信息，保留精深阅读的良好习惯显得更加可贵

每次砍价，只要能砍下来，就觉得自己上当了。

——砍价心理

（汪杰、余娟、韩玉乐、潘光贤、徐珍等摘）



日本茶道艺术包罗万象，举凡日本建筑、花艺、绘画、陶瓷、纺织乃至美食，莫不受到茶道的影响，也莫不在茶道大师的关注之中。进而言之，就连说话的语气、走路的姿势与举止，也是判定一位茶道家境界的要素。

由于洁净是茶道的必要条件，所以打扫与清洁也就不能不跟着艺术走了。比方说茶室里最幽暗的角落，纵使客人根本无暇顾及，主人也必须拭抹得一尘不染。可是仲夏之际，从一株百合花上无意滴落在地板上的水珠，却应任其留存，因为它暗示着水一般的纯净与清爽。

日本美术史之父冈仓天心，在他的经典著作《茶之书》里还讲过这么一则故事：

茶道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千利休，曾经让他的儿子绍安打扫茶室外的庭径，当绍安依言完成父命之后，千利休却吩咐他再扫一次。于是绍安很听话地又扫了整整一小时。然而，千利休还是不满意，他说：“这还不够干净。”绍安很无奈地回道：“父亲大

庭中枯叶

◎梁文道

人，已经再没有东西好清理了，小径已经刷洗了三次，石灯笼跟树梢上都洒了水，苔藓和地衣看起来都生气勃勃、洋溢生机，哪怕是一根小树枝，或者是一片落叶，在地上都找不到。”孰料千利休竟然斥道：“蠢蛋，庭径不是这样扫的。”他步入庭中，抓住一棵树的树干摇起来，园内登时洒满红黄落叶，片片皆是秋之锦缎。

这个有名的故事，不仅象征着茶道那落叶飞花皆可赏玩的精神，还被人当作是日本美食之道的唯美体现。

就以日本菜盘碟中的摆饰来说吧，我们不是常常在上面看到一枝枯得只剩下叶脉的枫叶，又或者几朵含苞待放的樱花吗？它们的作用就和千利休故意摇下来的树叶一样：一方面是用人为的方式刻意营造出一种自然的意

趣；另一方面则是要提醒客人季候的变化，把节令推移的神工纳进创作者的巧心布局中来。

然而，这一招却常被只得其形未得其神的庸人用坏。他们会在盛夏之际为一尾冬季才当时令的烧鱼配上黄叶，不只忽略了鱼料本身的天然期限，在不对的时节硬性按照菜谱找来不对的摆饰，也漠视了室外天气对客人观感的影响。这类人似乎是看着照片学盘饰的，怎么好看就怎么摆，违背了美食的精髓却不自知。

千利休这个举动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制造瑕疵，于无瑕的状态中打开缺口。这种追求是茶道的特色，也一样贯注在食物的味道之中。如秋刀鱼的苦，多一分就不堪入口，差一点则平凡无奇；又如鱼生之鲜、寿司饭之酸，几乎就要呈现出腥腐的感觉，却停在不可增不可减的那一点，永远不是完整的肯定或否定。

把茶道视为日本艺术甚至东方文化的最高体现，不只是日本人自己固有的想法，甚至也是许多外国人的印象。例如茶室的尺寸，如此狭小，只有四叠半榻榻米，相当于7.29平方米。大家都说这是佛教精神的体现，非常有禅意。因为维摩诘居士就是在这么小的房间里接见前来探病的文殊菩萨以及其他佛门弟子的。看似不可思议，却是纳须弥于芥子，真正打破了俗世空间概念的限制。

例如茶室的入口，如此低矮，只有约0.9米高，任何人都得跪下来屈膝弓身而进。哪怕是武士，也要先解下佩剑，才能获准入内。他们又说这象征了平



新月和孤星

●余光中

像一只寂寞的鸥鸟，
追着海上的风帆；
像一只金色的蜜蜂，
恋着清香的花瓣。

也没有亲近的拥吻，
只有深深地感受；
也没有海誓和山盟，
只有默默地厮守。

直守到暗夜的尽头，
消瘦了容光如许；
才黯然地一同殉情，

诗二首

溺在黎明的光里。

（莫 难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余光中诗精编》）

春汛之后

●〔俄罗斯〕蒲 宁

◎戴 驷译

雨季过去了，四月日渐温暖。

终夜雾霭沉沉，而每逢清晨，

针叶林中远处的那些小路

上，

春天的空气静止得好像已经冻僵，

泛出蓝蓝的颜色，披着轻柔的晓岚。

苍翠的松林在静静地沉睡，

松林中湖塘泛出银色的清辉，

映照得一排排松树更加挺拔，

松树的树冠和落叶松如画的娇躯更加青翠、鲜美！

（彭慧慧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蒲宁文集》一书）

等，在茶道面前，不分贵贱，人人都要谦和克己。

又如进入茶室的时机。客人要先在外头的“待合室”里静心等候，培养品茶的情绪。直到主人召唤，才按照顺序鱼贯入室。这个过程必须尽量安静，以不发出任何声音为妙。所以最讲究的主人会用最静谧的方法通知客人时候到了，那就是点香。闻到空气中开始飘来一股似有若无的清香，客人便知这是主人的信号。他们觉得，这个状态实在是太美了，除了檀香与海潮般的沸水声外，一切沉静，此乃东方特有的优雅情调。

冈仓天心除了是日本第一个美术史家之外，也是第一个用英文写书介绍茶道的日本人。他在出版于1906年的《茶之书》里就提出过日本是东方文化代表的主张。他和那个时代的许多日本文人一样，一方面非常尊崇中国古典文化，另一方面则慨叹近代中国的衰落沉沦。他说：“对晚近的中国人来说，喝茶不过是喝

个味道，与任何特定的人生理念并无关联。”因为“长久以来的苦难，已经夺走了他们探索生命意义的热情”，所以虽然中国人的茶仍然散发香气，却“再也不见唐时的浪漫，或宋时的礼仪了”。言下之意，反倒是日本继承了真正的华夏文化，他们就连制茶的方式也和宋朝一样是抹茶。



“礼失而求诸野”，这也是今天不少中国人去过日本之后的感受。他们会认同冈仓天心的看法，觉得唐宋的建筑、礼仪，乃至一切传说中的高尚品位，都保留在日本了。

把日本看作古典中国的活化

石，当然是种很大的误解，完全无视文化的独特性与发展。此外，这种误解还产生了一个很危险的后果，那就是为日本的侵略找到了依据。

冈仓天心对茶道传承的解读与江户时代以来的日本主流意识形态如出一辙，以为中华文化精髓过海东移，正统在日本。相对地，经过元清两朝，中原早已不复旧观。于是源出中土的茶道在日本发扬光大，来自唐宋的文明在东瀛还其真貌。顺着这个逻辑推下来，侵略中国根本不算侵略，而是保护，是把中华文化带回中华大地的义举。冈仓天心没有说过这种话，可是他的同代人说过，冈仓天心只是爱茶，可是他的同代人却想让中国人像日本人一样喝茶。二战期间，中国好些文人之所以成了汉奸，理由也是为了保存中华文明的精华。或者，他们自以为能在那场战争中品尝到想象中的茶味。

（静听花开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Getty Images供图）



我们都在世间修行

◎佚名

这篇文章源自知乎网的一个问答：“中国真的有很多穷人吗？”其中一个匿名用户的回答得到了4000多条网友的评论。作者没有正面直接回答，却道出了一段坎坷而感人的经历。

一

2011年，我博士毕业，和妻子同时在一所二线城市的大学工作。两家的基本生活条件，都属于三线小城市的富裕家庭。

2011年10月，岳父给妻子打了个电话，先是寒暄，说是想我们了。妻子觉得不对劲，追问之下，岳父说已经确诊，他是肝癌加胆囊癌加胰腺癌。几个关键器官，都发现了癌细胞。以前我们觉得，癌症距离我们好遥远，没想到自己身边的人会患癌症。

妻子和我商量，要尽最大努力在经济上给予支持。

当时，我的工资大概每年8万元。有机会，我就去给自考生、成教生讲课，每节课60元，每年能多挣2万元。拼命找朋友、师兄、师长做项目，每年能再多挣5万元。我和妻子在2011年，年收入大概20万元。

20万元怎么用的呢？岳父手术，我们立即拿出5万元；随后的跟踪治疗，每月至少1万元；每个月生活费、营养费5000元。到2011年年底，我们大概花了8万元。平时去医院的路费、住宿费就不算了。我母亲非常支持我们，时时给我们贴补。

生活突然变得很困难。去代课机构外边有家炒面，我爱吃

鸡蛋，加一个鸡蛋就觉得很幸福。在网上买裤子，100元3条包邮，刚好够夏天换洗的。有时候下课晚，要赶火车，太堵，直接叫个摩的，冬天特别冷，刮得脸疼、头疼。不敢生病，因为要花钱。每个月辛苦代课的钱和学校的工资，拿到手至少1万元。这些钱，都不舍得花，要准备老人看病的医疗费用。妻子一直穿着几年前大学读书时买的羽绒服，仔细看袖口，都磨出内胆，她就穿着这样的衣服，走上冬天的大学讲堂。

每个月挣的钱，两个人加起来很厚了，送到医院却显得那么薄。

二

2011年11月，在岳父手术





之后不久，妻子怀孕了，她年纪不小了，医生建议一定要留下。2011年年底，放寒假之前，学校给每个老师发了一箱橙子，当时我在外地出差，就安排妻子找我同事帮忙搬到家。妻子脸皮薄，自己提着箱子，不舍得打车，去赶公交车，结果导致先兆流产。2012年的春节，我们一家都是在医院度过的：岳父在老家省会医院继续治疗，妻子在医院静躺安胎。春节的城市，人很少，我穿梭在家和医院之间。那个冬天，真冷。我给妻子买了生排骨，在家煲好，送到医院，妻子的第一句话就是：“多少钱一斤啊？”

妻子怀孕7个月的时候，还在讲课。孩子出生两周后，妻子就上班了，孩子没有喝过母乳——学校有产假，能休一个学期，但只发基本工资的80%，每月大概只有2000元。

这一年，最快乐的事情，是岳父在有生之年，见到了外孙女。岳父很疼爱我们的孩子，每次见面都抱着，爱不释手。

三

2013年大年初二，我们去岳父家拜年，他拿出酒要跟我喝，被岳母拦下了，他又夺了过去，说：“还能和孩子喝几次酒啊。”家里有病人的春节，是人生的一种凄凉。

其实大年三十的晚上，妻子就提出要去岳父家看看。当时我说一起去吧，妻子拒绝了，说：“你就在家陪爸妈，带孩子吧。”很久以后，妻子告诉我，那年大年三十晚上，岳父又开始发烧，打摆子，岳母一个人按不住。

2013年端午节，岳父的精

神很好，我们一起出去散步、聊天，他还有兴致让我找家好馆子。癌细胞最后的扩散速度非常快，似乎一夜之间，就长满了身体所有的器官。岳父很坚强，后来化疗不能做了，做微创，把肋骨敲断，定点烧癌细胞，他用手抓着手术床，疼得快把牙咬碎了。

2013年7月，岳父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岳父是医院的“抗癌明星”，但也没敌过死神。他临死的时候，已经痛得昏迷了，注射吗啡都没用。人最痛的时候，中枢神经会自动把痛感调低。我问过医生，癌症有多疼？医生想了一会儿说，万蚁噬骨。

岳父去世那天，学校还没放假，妻子和我加班把手头的试卷阅完。晚上9点多，妻子的电话响了。放下电话，妻子沉默了一会儿，趴在我怀里，说了一句：“爸爸没了。”

我脑海中呈现一幕幕图景：岳母搀扶着岳父，赶大巴去医院；两个人相互搀扶，到医院餐厅吃饭；岳母和大舅哥在医院奔波，找医生、找药。几乎每次到医院，岳父都坐在床上，拿着前一天的住院清单，戴着老花镜，安静地看着，轻声地唏嘘，略带负罪地看我，打招呼。每次我离开医院，都告诉自己，坚持，再坚持……

四

岳父去世后，我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我想，我有必要开始全心全意地做一件属于自己的事情了——我想去更大的世界。家人也赞同，经过这次生死劫难，每个人都觉得，原来我们的小康

之家是如此脆弱。

2014年3月，我正式从高校辞职，到一家公司担任执行总经理，年薪保底30万元。我到新公司报到的第二天，妈妈告诉我，爸爸从2013年年底开始，几乎每天下午发低烧，持续两个月了。经过岳父的事情，我当时很冷静，肯定是癌症或者其他重疾。

到医院检查，未发现癌细胞，大家松了一口气。骨髓穿刺做了两次，最后查出来了，是血癌。每天的治疗费用，平均1万元。

其实，苦难的人生距离我们很近。

当天就凑够了住院费。我爸爸兄弟3个总共有10个孩子，大伯家5个，二伯家3个，我们家两个——我有个亲姐姐。爸爸住院用钱太急了，即使卖房子，也需要时间。妈妈给堂兄、堂姐打了电话，每个人都直接打过来两万元。我有个发小，外企高管，从小在我家吃爸爸做的饭菜，他直接打过来10万元，说：“这个钱，是给爸爸看病的，不用还。”爸爸的几个好朋友，也跟我要卡号，说：“这是给我大哥看病的钱，孩子你不用管。”

当时我们所有人都那么“忙”，姐姐在爸爸住院的当天生孩子，我给姐姐一打电话，她就哭。我说：“如果爸能挺过这一关，我们俩要做好骨髓捐献的准备。”姐姐说：“捐我的！”姐夫很孝顺，有空就去医院。爸爸去世那天，姐姐刚出月子。

五

我爸爸的治疗时间非常短，只有35天。妈妈一直陪护着



他，医生嘱咐要吃高蛋白食物，妈妈就每天去菜市场买条鱼，自己亲手做。爸爸去世前两天，和正常人一样，只是稍微虚弱一点，和他交流，完全看不出任何病态。我问他：“疼不疼？”他说：“就是难受。”

爸爸去世当天，我对他说：“爸啊，我得回公司看看，刚到新单位，担心人家有意见啊。”爸爸说：“你走吧，没事，这边人多。”走到高铁站，我给四堂哥打了个电话。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我忍不住放声大哭，说：“哥，我撑不住了！”四堂哥说：“放心吧，我和你嫂子一直都会在。”

我是中午12点走的，晚上6点陪一个朋友吃饭时，妻子打来电话，说爸爸不行了，妈妈在找救护车，准备往老家拉。我没见到爸爸最后一面。等我赶到老家时，爸爸已经换好了寿衣，冰冷安静地躺在那里。爸爸只是个普通人，没什么大本事，但人缘很好。当天，熟悉的、不熟悉的亲戚、朋友，全来了。

爸爸的最后一顿饭，是和我吃的。爸爸去世的前一天，妻子和我陪他。我问他：“爸，中午你想吃啥啊？咱吃面条好不好？医生嘱咐了，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爸爸似乎有点生气，说：“面条不好吃，买点肉吧。”我就问护士能不能吃肉，护士想了想，说吃吧，增加蛋白，可以的。我到饭店订了个猪肘子，要了一个素菜，两个米饭，打包回来。我们爷儿俩把一个肘子，差不多两斤，全部吃完。这是爸爸辛苦一生的最后一餐。

生老病死，是最自然的，但也是最令人痛苦的。万物生于尘

土，复归尘土。

爸爸走得太急了，让我们所有人都措手不及。爸爸是我的精神领袖，是我最爱、最敬重的人。他死后这一年，我几乎每个礼拜都能梦见他。有时候在梦里，我就摸他脑袋，很凉。我见过很多癌症患者的家属，他们都和我一样，有个习惯性的动作，就是摸病人的脑袋，如果哪天病人不发烧，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梦里，我对爸爸说：“爸，你不发烧了，你好了啊！”爸爸说：“是啊，我好了啊！”

六

治疗癌症的很多特效药和进口药是不报销的，很多手术费用是不报销的，化疗使用的药物和调节性的药物，大多数也是不报销的。岳父总共花了100万元左右的医疗费用，大概只报销了35万元，剩余的60多万元，我们出了30多万元，亲戚给了约10万元，岳父自己的钱有十几万元。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钱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它能带来相对的安全感。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努力读书，成年后努力工作，背后的动力就是摆脱“穷”，摆脱包括经济、机会、心智等各个方面的“穷”。命运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总在人最得意的时候，不经意地同你开个玩笑。上大学的时候，我总喜欢给世界贴上自以为是的标签，比如，有钱的生活应该如何？社会应该如何？别人应该如何？慢慢地磨炼，学会了不说话，低着头，隐忍地活着。也正因为怀揣着对未来的希望，才不断追求、不断进步。人生那么短，其实没什么好抱怨

的，努力了、争取了，也就欣慰了。人生真正的穷，是人生穷短，给我们的时间太短、机会太少，来不及爱，人就老了。

我和父亲、岳父的感情都很好，他们两位也经常小聚。岳父2011年手术后，我和妻子把他接到我家住了一段时间。岳父的身体太虚弱，我们又太忙，每天都是爸爸给他做饭。两个老人，都没活过62岁，都是拼命工作了一辈子，退休金拿了不到两年。妻子和我都是80后，在父母可以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痛失亲人，这种痛苦，是把心一片一片切碎的感觉。有时候，半夜我们之中突然会有一个人起身，坐在床边，默默地哭泣。我和妻子明确了一件事，如果将来我们俩得了绝症，就不再治疗了。

有条件就多生孩子吧，人能保证自己年轻时能干，但谁也不能保证自己老了不得病。老有所养，不是个腐朽的传统，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岳父生病时，如果没有大舅哥，我不可能在外边安心赚钱；爸爸生病时，如果没有姐夫，没有一群堂兄弟，没有一群好朋友，我撑不下来。

死亡是人生大苦，也是人世间最大的公平。任何人都不免一死，死却不是负面的悲剧，而是呈现出一种悲壮：渺小的人类，知晓个体命运终结的必然，却依然飞蛾扑火般地抗争，每一簇小小的火苗，构建了人类今天的文明。生死真苦，但这是生命的常态，我们都会这样老去、死去，在尘土中滋养新的生命。给自己一个理想、一个希望，让这段孤独的旅程，显得有光。短短人生路，我们都在世间修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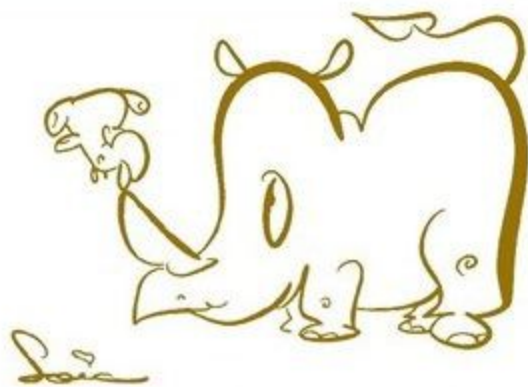
（喆 喆摘，王 青图）

我爱你

● 萧言中



因为有你的笑容滑过我生命，
我的幸福得以完整……



孩子，愿咱们的角，每一寸都在爱
中增长……



你懂，我懂，不必说，那是爱……



翻滚吧，孩子！



我期待看到你用自己的勇气为自己加冕！



谢谢你，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总是
第一个到来！



宝贝不怕，怕摔是飞不高的喔！



捧着你，接住满满的幸福。

（小艾摘自《青年文学》2015年第6期）



我的事： 钱事

● 沙克

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女孩从很远的胶东山区跑到江苏洪泽湖畔找到我的单位，她手里拿着一封信。信封上的字迹是我的，打开来一看，果真是我写的信，是过去寄给她哥哥的：“鸿云兄：汇给你一百元买药，坚持到底，你的病会好起来的。随时联系我，告诉我你的情况。祝你早日康复。”信的落款下面写着我的单位电话。

我和她哥哥鸿云都爱好文学，书信交往了几年，保持着清淡如水的交情。辛苦的工作和生活，熬夜写作对身体的损耗，弄得鸿云得了很重的肺病。我知道鸿云家境困难，当个中学代课教师拿不了多少工资，生病了医药费也报销不了。

我支援他看病汇给他的一百元，在当年相当于他两个月的工资，可以买一些药和补品。我的工作岗位好些，每个月有奖金和津贴，家境也比鸿云好，给他一百元不算多大的付出。他来信叫我再也不要寄钱给他了，否则他将把那一百元退回来。我理解他的善意和自尊，没有再给他寄钱，但是给他寄了三次药品。一年后鸿云的病好了，几年后他奋斗成为一名正式的优秀教师，同时也是一名杰出的专栏作家。

在鸿云生病期间，他的妹妹鸿雨代替他和我通过多次电话，告知他的治疗情况。鸿雨也谈了自己的学习生活和理想，她认定我是个值得信赖的人。鸿雨大老远地跑来见我，就是为了说一说感情上的事情。我说我有家庭和孩子的，你知道的。她说她不管这些，她需要我承认她对我的追寻。

我对鸿雨说，我承认你对我的爱，我也喜欢你，这是真的，因为你是个善良的姑娘，你长得不比任何电影明星差，你那么聪明可爱，应该得到更合适的爱。鸿雨听我说她应该得到更合适的爱，泪眼模糊地说她懂了，然后她冒着雨返回了胶东山区。鸿雨当时在读大四，后来凭着品学兼优闯过几道关，到英国名校留学，完成学业后成为电气控制工程领域的一流专家。在三十一岁那年，她回到济南和一个律

师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

早些年她哥哥鸿云改行成了地产商，现在资产过亿，成了大富豪。中秋节前鸿雨给我打来问候电话，告诉我说，鸿云每个月都要往储蓄卡上存一百元钱，已经存了十五年。我问她，你哥哥有必要这样零存整取吗？她告诉我，当然有必要，他哥哥从十五年前改善了生活处境后，一直坚持这样做。

“因为，哥哥永远记着你寄给他的一百元。”她对我说，“我也永远记着你对我说的话——你会得到更合适的爱。爱是真实的、客观的，需要生活与时间来培植。你和我哥哥之间长久的友谊，让我学会了对感情的节制。我对物质、对感情的需要变得越来越简单真实，够生存发展和精神平衡就满意了。我和哥哥永远





游泳裤 ●毕飞宇

光屁股游泳算不算裸泳？不算。光屁股游泳是一件很原始的事。裸泳呢，却是城里的年轻人所玩的时髦游戏。

我记不得自己是几岁开始游泳的了，我的父母怎么从来就没有过问过这件事呢？

我至今还记得我带着我的孩子去学游泳的情形——教练就在他的身边，可我依然不放心，一步也不肯离开泳池。我不能说我的父母不关心我，我只能说，在他们的眼里，夏天来了，他们的孩子泡在河里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和一条泥鳅泡在水里绝对没有什么两样。

乡下人学游泳永远是一个谜，没有一个人真的“学”过，划着划着，突然，就会了。这个

“突然”真的是突然，仿佛身体得到了神的启示，你的身体拥有了浮力，你和水的关系一下子就建立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相信所谓的“基因”，作为最初的“水族”，人体的内部一定储存着关于水的基因，说白了，是关于水的记忆。同样，我相信人体的内部也储存着音乐的基因、绘画的基因和文学的基因。摧毁基因的大多是愚蠢的父母，孩子是他们的，他们自作聪明，自然而然就成了孩子的老师。结果呢，神秘的基因消失了，水银一般灵动、闪亮的东西变成了水泥。他们为孩子的笨拙捶胸顿足。

乡下孩子在游泳的时候当然不用穿泳裤。泳裤？那太可笑

了。我们在岸上都光着屁股，到了水下还装什么斯文？给谁看呢？反正鱼和虾都不看。

但是，是谁呢？是谁呢？他带来了一项了不起的发明——他把两条三角形的红领巾重叠起来，剪去三个角，再缝上，这一来两条红领巾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游泳裤。这个天才的发明鼓动了所有的孩子，一下子成了时尚。不要以为时尚一定就是“席卷全球”的大事，有时候，一两个小村庄也能流行自己的时尚。我们村热闹了，一到傍晚，所有的孩子都成了猴子，带着红红的屁股跳进河流。

时尚紧接着就成了我们村子里的文化。村子里很快就有了这样的传闻——河里的鬼，也就是水鬼，最怕的就是红色。一个孩子一旦穿上红色的泳裤，水鬼就再也不敢靠近他了。道理很简单，红色的纺织品就是水下的火，它们像太阳一般，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燃烧，它会照亮幽暗的河床——水鬼无处可藏了。想想吧，那么多的红色泳裤一起拥挤在一条小河里，小河里顿时就融入了十多个太阳。

（念 冰摘自明天出版社《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一书，Getty Images供图）

都在心间为你祝福。”

听到鸿雨这么说，我真的特别感动，她在珍惜并延续着他哥哥与我的友谊。他哥哥鸿云也是个善良而不吝钱财的人，每年捐施各种善款总在百万元以上，可他没有还钱或加倍还钱给我，是他认为不宜这么做，这与我的年收入多少无关，我们一直清淡如水地交往，毫无物质往来。他从不跟我提二十多年前那一百元的事，也不对我说任何感激或好听的话。

善意的行为总是发自心底，需要用恰当的方式

去实现，而不是在口头上表现，否则会让被助者尴尬，伤及自尊。说真的，我不希望那一天的到来，当我也像鸿云从前那样病倒无助，或者陷入其他困境无法解脱的时候，鸿云把那些存款寄给我。那许许多多的一百元存放在他那里，一张也不用还给我，这样我们的友谊，包括我和他妹妹鸿雨的友谊，还有包含其中的对生活的理解，都会与日俱增。

（杨 露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我的事》一书，刘程民图）



不受控制的埋单

●毛利

关于吃饭的小段子里，我最喜欢的是关于丰子恺和郑振铎的一个段子。郑振铎喊丰子恺去吃饭，吃完一顿大餐，忽然问他：“带钱了吗？”丰说“带了带了”，摸出一张五块钱结了账。第二天郑拿着一张十块钱去还给丰，后者死活不要，争执之下横里杀出个朋友说：“不要争了，一起吃饭去。”于是又叫了几个至交好友，十块钱让所有人酒足饭饱，烂醉如泥。丰子恺多年后回忆起这顿饭，还是在跟郑振铎小酌的时候，但当年那顿饭的同席者，不是远离故土，就是早已作古。

吃饭乃人间第一大平常事，但能吃出名士之风的并不多。作家们的吃饭故事里，大多是豪气冲天、谈笑风生，到了埋单这块，谁有钱谁来，谁也不跟谁客气，仿佛他们的人生就是吃光用光，

一派风光。轮到普通人，每次一进饭店，刚坐下来，旁边就有一桌结账的，仿佛打架一般，高叫着“我来我来”。这边喊着“你不要动手，不跟你客气，这次一定我请”，那边叫着“那像什么话，当然我请，服务员，快拿我的卡去”。越争火气越大，感觉都快打起来时，常常有英勇的服务员，强抢了一个人的钱，像奋力冲刺的短跑运动员一般，迅速跑去结账，没准中间还要被“截杀”，一个不依不饶的中年男子堵在服务员前面说：“还是拿我的卡结！”

每次看到这种场景，我都有点怀疑，这帮人到底是不是真心要埋单？

一次看视频节目《你正常吗》，节目中有道题：根本不想请客，却争着埋单，正常吗？答案是正常，也就是大多数人都会

争着埋单。这时我才确定一件事，这一定是国民性的一种。一开始你不想买，到了最后关头，忍不住会伸出那只手，说虚伪也好假客气也好，非要争执一下才显得有气派。

某次赴宴，席间一众有名望的媒体人，本来说好是a请客，a性格腼腆，席间并没怎么开口，只笑着搭几句话。这人真坐得住，所有菜都已经吃完，所有酒也喝干净了，还是没有叫服务员来埋单。一群人从闲聊到干聊，最后实在聊不出什么了，我忽然想，是不是该自己叫服务员来埋单，不然怎么好意思走？幸好这时b说“埋单吧”，b整顿饭都出尽风头，不停在小女生前展露一个魅力男子的形象，a这才好像得了号令，叫服务员过来埋单。但b不同意，说“这顿还是我来请”，c也插进来，说“我来我来”。一个女生看他们争执不下，说“要不我们干脆AA吧”，三人都像大失了面子，说“这怎么行”。最后敲定还是a，但b和c都说“明天我请，你们一定还来”。

一顿饭从六点吃到十点，走出饭店大门，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说好某人请的心里还好些，没说好的刚坐上位子就有点忐忑，今天到底谁埋单？四五人的小聚还好，但如果谁都带了两三个不认识的新朋友来，拼成八人台面，考验着每个人的耐力。又或者同学聚会，人人都谈着几千万的生意，谈到甜点上完，常常还是一个最坐不住的人跑出来说：“埋单吧。”老同学十年后相聚，居然也掉入埋单的俗套，参加过一两次后，我再也不去同学

此测试不具有临床诊断作用，仅作为参考依据来判断你是否有“随大流”的倾向。根据问题的阐述选出你认为更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选项：1表示绝对没有，2表示偶尔如此，3表示经常如此，4表示完全符合。

1. 我喜欢列很多计划，但如果没有周围人的鼓励，我便不再有实施计划的热情了。

2. 当我做的决定不被大家看好时，我会重新慎重地考虑一下。

3. 我很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也会努力去迎合别人对我的期待。

4. 我是个很怕麻烦的人。

5. 我喜欢过平静的生活，不希望生活有什么大的变动。

6. 在我最近一次遇到的重大抉择上，我听从了别人的意见。

7. 我喜欢获得周围人的认可。

8. 我更乐于维持现状而不愿去尝试一次新的挑战。

9. 当我需要独自做决定的时候会感到很不安。

10. 我觉得一个人想法太过独特不是什么好事。



你是不是容易“随大流”的人

11. 要我开口去拒绝别人，或者向别人寻求帮助，对我来说很困难。

12. 我觉得在社会交往中，性格比较独特的人很容易闹出笑话。

13.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心翼翼的人。

14. 我和朋友们在一起时会变得格外殷勤。

15. 我内心有自己的想法，

但很少在别人面前说出来。

把每道题所选的数字加在一起就是测试的总分，如果你的得分是在：

15~30分：恭喜你，你是一个比较有主见的人，没有活在他人的看法之中。你有强大的内心，所以不会轻易被旁人的观点左右。但你同时也要注意，日常生活中不要显得过于不合群，这样会使你变得像一头独自觅食的“孤狼”。

31~45分：你处在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既会征询别人的意见，又能在此基础上加以思考，做出自己的判断。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很好地融入集体氛围，其他时候你也依然能保持自我。希望你能继续把握好这个分寸，不要滑向任何一种极端。

46~60分：你“随大流”的倾向有点重，你喜欢跟随大多数人的模式去生活，你喜欢一成不变，但是你必须要知道的一个真理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所以，请从现在开始为自己带来一些改变吧。🌱

（马明渊摘自《海外文摘》2015年第6期，全景视觉供图）

聚会。你会说，为什么不AA呢？如果提AA，这人看上去未免太不大方，太计较。中国人讲究穷大方，虽然穷得口袋里只有一千块，也不妨碍他花光这点钱，争点脸面。真的阔了，倒也不在乎了。

还有一种埋单，更加非买不可。一个单身女朋友，听说别人去旅行都找到了真爱，于是也订了一家青旅，去某地玩两天。她刚在青旅大堂里坐下，翻开一本杂志，果然有男

子上来搭讪，闲聊几句后说反正你也无聊。不如一起出去吃个饭。男的带她进了一间烤鱼馆，叫上两瓶啤酒，朋友一开始没觉得不好，后来越听越不对，男的来来回回都在暗示她，等下吃完就去开房吧。

于是她彻底坐不住了，烤鱼也完全没有心情吃，看男人吃饱了，她赶紧叫服务员，埋单吧。坚决不能让男的掏钱，不然吃人的嘴软，没准等会儿真被带走。男人也坚持自己来买，好像是在

索取某种开房密码。

最后她终于埋单成功，出门就告辞，走得飞快。

争着埋单除了为面子，也是争取一种主动权，现在这个时代，品格、名望似乎都不算数了，只有钱才是真正的硬实力，叫你分清桌上谁是真正的大佬。于是为了这个，中国人少不得要在饭馆里拼了命地为谁埋单而“打架”。🌱

（楚离摘自《广州日报》2015年6月1日，黎青图）

父与子，在路上

● 青衣佐刀

12岁到18岁，对一个少年来说，是其人格发育最关键的时期。这一阶段，我持续关注着儿子陈天成的成长。我不望子成龙，也从未有过要为儿子规划人生的想法，更不强迫他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但我还是想在这个阶段能为他做些什么。

2012年川藏线骑行

在他还很小的时候，我就想过要来一次川藏线骑行，后来考虑到高原路途的艰难和缺氧会伤害他，最终放弃了。转眼到2012年暑假，儿子14岁了，看着他1.76米的个头，我觉得该出发了。

当我们在川藏线骑行3天后，几十公里的艰难上坡让我原本拉伤的半月板终于碎裂，右膝关节内侧疼痛难忍，之所以还能坚持下来，其实，也是做给儿子看的。否则，我早早就会放弃，而不必用冒着一条腿残废的风险来做此行的赌注。



那次骑行，我们有3个约定：第一，整个过程的食宿、线路安排都由儿子定，我只做顾问；第二，整个过程必须骑，再累都不能推着走；第三，骑到拉萨后，将我的稿酬和儿子的部分压岁钱，捐给西藏道布龙村完小的孩子们。

第一条约定是想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第二条是想让孩子经历磨难，培养他坚韧不拔的精神，第三条则是想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爱与分享的种子。那个夏天，我与儿子并肩骑行了22天，经历了各种危险、磨难，也欣赏了沿途无数美丽的风景。其间，有争吵，但更多的是彼此的关心和鼓励，还有快乐和感动。

在拉萨只休整了一天，我们就坐上一辆中巴，晃晃荡荡地去了浪卡子县。在完成了捐助后，中午，我俩在路边的一家小餐馆点了两菜一汤，我可以清楚地看到空气中、阳光里飘浮的尘埃。那一刻我的心里，竟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充盈、愉悦、温暖、自由和满足的感觉，我明白了，帮助他人其实就是在救赎自己。

2013年徒步尼泊尔

2013年暑假，我俩去尼泊尔围绕海拔8091米、世界第10高峰的安纳普尔纳雪山重装徒步了14天，每天行程几十公里，到过的最高山口海拔为5800米。

这次旅程的起因可以追溯到儿子小学二年级时的一个夜晚。那时，我想让儿子参加英语课外辅导班的学习，开始他并没有同意。过了几天，我换了个角度对他说：“老爸一直有个梦想，想去尼泊尔徒步，可是老爸英语很差，一直不敢出去。如果你能学好英语，等你初三毕业后，我们一起去尼泊尔徒步，你做老爸的翻译，好不好？”孩子想了想，答应了下来。

所以2012年我俩在川藏线骑行途中，就已经计划好了这次旅行的方法和目标：重装，不请背夫，所有的一切交给儿子去做。一是锻炼他的综合能力，二是锻炼他的交际、处事和口头表达能力。

环安纳普尔纳雪山线路，原本21天的行程，我计划压缩到14天内完成。于是，我们每天都要赶很长的路，而且要背30多斤的装备。第三天，儿子已经有些崩溃了，途中他对我说：“老爸，太累了，我走不动了，我真想回家

看书。”

攀登那个5800米的山口时，两天的路并成了一天，这让我们走得极其受挫。途中突然起了风雪，天色急速黯淡下来。最后200米的上坡路，我站在高处，看着儿子走两步歇一下的样子，心疼极了。我差点准备下去帮他背包，可最终还是忍住了，只是在风雪中不断为他加油。后来，他上来时，嘴唇已经被冻紫，还低声对我嘟囔道：“老爸，对不起，我实在走不动了。”我却感动得大声叫道：“儿子，你太棒了！”

最后一天，因为天热，又加上一路遭受蚂蟥的袭扰，使我很恼火。晚上回到客栈后被告知，没有事先说好的热水可供洗澡，我的火“噌”的一下就蹿了上来。我冲着伙计大吼起来，围拢在门口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老板也来了，儿子站在门口不断向外面的人解释、道歉。

等围观的人散去，儿子一字一句地对我说：“老爸，你今天根本不像我的老爸，你让我看不起。如果你真是这么想别人的，就说明你才是那样的人。我不屑再和你一起走了，今天晚上，要么我走，要么你走。”他说得斩钉截铁，眼泛泪花。

那一刻，我羞愧无比。我立马认错，对儿子说：“儿子，对不起，是我不对，请你原谅。我下次再也不这样说话了，好不好？别让我离开就行。”

儿子想了想，沉默着径直走到床边，和衣面朝里躺下。尽管那晚他没再理我，我却因为拥有了一份从未有过的自豪感而窃喜。

2014年攀登雀儿山

2014年的暑假，我们一起攀登海拔6168米的雀儿山。在一号营地，他因为过长时间地穿着漏水的登山鞋，被冻感冒了，晚上开始发高烧。翌日，当我们到达二号营地时，他已经烧到40度，血氧

含量最低时只有40多，躺下后便开始说胡话。后来吃了药，全身出汗，将羽绒睡袋都弄潮了。早晨醒来，我问他是否还能继续攀登，他说：“老爸，没事。”

第三天，从二号营地到三号营地要攀上一个约100米高的雪壁，当他攀登到四分之三处时，本来松软的只有四五十度的雪坡陡然变成了将近70度的坚硬的雪壁。在此之前，他只参加过在一号营地进行的不到一小时的攀冰训练，所以，那天我一直与他并肩攀登。攀登时，我注意到他每次踢冰时都极其费力，有几次差点滑坠。终于，他崩溃了，我看见他双手吊着冰镐，双膝跪靠在雪壁上，转过头，用一种近乎绝望的口吻对我说：“老爸，我不行了，我肯定上不去了。”

那天，我最担心的就是他说出这样的话。那一刻，我的心里突然冒出一丝从未有过的恐惧。我提醒自己镇定，想了想，最终做出一个决定，我大声对他说：“陈天成，这时候，谁也救不了你，你只能靠自己了。”接着，我又补充了一句，“你试着用法式的方法攀登，借助上升器。”说完，我硬着心肠，头也不回地向上攀登而去——我不能留给他一点有可能得到帮助的印象空间。

最终，儿子成功了。我们到达顶峰时，风雪很急，我看到他的脸被冰块划破了十几道口子，嘴唇也被冻得乌紫，我很心疼，也很欣慰。

后来，攻顶下撤快到一号营地时，儿子突然对我说：“老爸，这次真的感激你，如果没有你，我绝对上不去。”这是他第一次对我说“感激”两个字，那一刻，我觉得这些年的付出都值得了。

人生的成功必须靠自己的努力，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为他打开一扇窗，这很重要，因为窗里窗外，是两个境界。

（安格尔摘自《户外探险》2015年第6期，戴晓明图）

适合初级水平学习的英语电影

电子情书 You' ve Got Mail

加菲猫 Garfield

功夫熊猫 Kung Fu Panda

好好先生 Yes Man

歌舞青春系列 High School Musical

狮子王系列 The Lion King

窈窕淑女 My Fair Lady

冷山 Cold Mountain

冰河世纪系列 Ice Age

毕业生 The Graduate

牛仔裤的夏天 The Sisterhood of the Traveling Pants

（筱 笑摘自《辽宁青年》2015年第6期）



地表下，二战仍在“进行”

◎张文智

这是一个大风天。在波兰西部雷茨泽克，托马斯·绍克站在一块空地上，在他身后，挖掘机已往下挖了大约一米深。

“停！”绍克喊道，他注意到沙土中有块地方与别处不同，“下面是一具尸体。”

驾驶员将挖掘机熄火，发掘小组的其他成员拿起小铲子继续挖，埋在下面的物体逐渐清晰起来。这是一具士兵的遗骸，有钢盔、颅骨、军靴、带衬里的上衣以及肋骨。

1939年，这块地方被纳粹德国占领，成为“第三帝国”的“瓦尔特兰省”。战争结束70年后的2015年3月，绍克他们正在做的，是要让那些二战中的逝者永久安息。

整个欧洲“建筑在尸体之上”

时间回溯到1942年8月，德国“国防军伤亡办公室”的瓦尔特·松塔格上校，签署了如何安葬阵亡士兵的文件，对集体安葬士兵遗体做出了明确要求，其中有诸如“安葬区的坟墓超过3000座，就必须配一条宽12米的路”“单个坟墓占地不超过7平方米”等内容。

德国《世界报》称，二战共打了2077天，更确切地说是49842小时16分钟。平均每小时有1000人死去，其中100人来自德军。德军在二战中共阵亡约500万人——埋在德国地下的，估计就有数十万之多。

战争之初，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能被像模像样地安葬，但随着战局发展，他们只能被草草掩埋。虽然后来有相当一部分遗体被移葬到战争公墓，但仍有很多未被确认身份的士兵遗体埋在欧洲的土地下。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整个欧洲“建筑在尸体之上”，只消往地表下浅浅挖几下，就可能挖出人骨、弹片、未爆炸的炸弹、“狗牌”（军人身份确认牌）、念珠、勋章和腰带搭扣等物品。

绍克原是德国北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一名林警，他厌烦了静谧荫翳的森林，于是去学发掘遗体的相关知识。如今他加入了德国“战争墓地委员会”，负责在中欧和东南欧发掘士兵遗体，并将他们重新安葬。

可以说，绍克们不仅在挖掘遗骸，也在挖掘一段未能载入史书的历史。

盗墓者正在毁掉我们的未来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些半裸士兵陈尸街头的一幕。”1944年2月，6岁的安娜·罗斯目睹了一队德军士兵遭射杀的场景。如今已更名为安娜·多曼斯卡的她在给波兰“桥梁基金会”的信中写道：“他们后来被埋在雷茨泽克新教徒墓地的一个大坑中，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哥哥也葬在那片墓地。”过去10年间，“桥梁基金会”携手德国“战争墓地委员会”，调查并确定波兰境内的二战墓地。

在多曼斯卡的帮助下，绍克找到了这处墓葬并进行了挖掘。这些被埋藏了数十年的遗骸重见天日时“看上去有些变形”，但靴子里的腿骨大多完整无缺。

据统计，二战阵亡士兵中仅有1/3的人身份得以确认。有些人的个人信息会被写在一张纸上，塞入瓶中与其一同下葬。挖到这样的遗骸很容易确认其身份，此外“狗牌”也能帮上大忙。绍克最怕墓地被盗墓者抢先“光顾”——这些他最讨厌的人会将



WAST里存放的阵亡士兵遗物



WAST的工作人员在检索索引卡



写有士兵信息的“狗牌”能帮助确认遗骸身份，但盗墓者往往会抢先“光顾”，将这些物品洗劫一空



“狗牌”等能确认士兵身份的物品洗劫一空，然后在网上出售，或在专门的展览会上展出，让绍克只能对着一堆凌乱的遗骸徒呼无奈。

对盗墓行为，英国军事考古学家保罗·里德对《每日电讯》报表示：“二战考古才刚刚兴起，盗墓者正在毁掉我们的未来，他们的行为是对死去士兵的亵渎……”

二战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在柏林西北部的莱尼肯多夫区，有一座德国帝制时代的红砖建筑，它曾是德国军火公司的生产车间，如今是德国“国防军失踪与被俘人员信息办公室”（WAST）的办公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也是一处“墓地”。里面有通过梳理文件来确认德军埋葬地点的“遗骸发现”部门，负责与阵亡士兵亲属打交道的“对外协会”，以及负责重新安葬遗骸的部门。

WAST的最大财富，是里面数千吨关于阵亡德军士兵信息的纸质文件，它们包罗万象，有军医院病历、个人档案、墓地信息列表、家庭地址登记表、156卷军队邮政服务目录、重新安葬礼仪章程，以及战俘信息等。

进入这座建筑，你会意识到，尽管上一次世界大战已过去70年，但在这里，至少在上班时间，“战争”仍未停止，甚至有些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意味——约250名工作人员仍要忙碌地处理1800万张索引卡和手写文件。

索引卡上，在作战中阵亡的士兵会被标以蓝十字。标有红十字意味着士兵被正式宣告死亡，但对工作人员来说，画上红十字意味着工作刚刚开始。“要出具官方死亡通知书！”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然后开始进入抚恤金发放及遗产继承等环节。”

除了死亡信息，这座建筑里还存有150万份“抢救报告”。从斯大林格勒战役到库尔斯克大会战，每一起士兵脚被冻掉的故事、每一项自残事例、每一台截肢手术、每一次对腹部伤势的处理……都被详细记录下来。

根据德国相关法律，只要是在德国境内发现的士兵遗骸都可被重新安葬。“麻烦的是那些葬在国外的士兵遗体，”WAST的档案管理员汉斯·赫尔曼·索齐格说，“这时我们就要查对信息，以确认遗骸身份。”他还对WAST同俄罗斯相关部门的合作表示高兴，认为这对搜寻阵亡士兵遗骸、促进和平大

有裨益。

但并非所有德国人都像索齐格这样高度重视WAST存在的意义。曾有政客认为，在二战结束数十年后，还用公共财政去雇用250人梳理这些战争文件，没有必要。

让生者安心

德国“战争墓地委员会”与WAST是协同合作的关系，前者主要负责实地挖掘工作，后者负责确认、重新安葬，以及档案工作等后续事宜。实际上，德国“战争墓地委员会”曾在1989年认为，已完成了寻找士兵遗骸的所有工作，负责在德国境内寻找阵亡士兵遗骸的小组也被解散。但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该机构又开始重新运转，并将搜寻范围扩大至全欧洲。

迄今，德国“战争墓地委员会”一共找出了827812具骸骨，包括去年的31698具。

“到处都有（德军）墓地。”绍克说。因此在二战结束70年后的今天，很多德国老人仍会突然接到他们的兄弟或父亲的死亡信息。

绍克很喜欢现在的工作。“每处坟墓里不仅埋有士兵遗骸，也埋着一段悲剧。有时，施害者也会变为受害者。”绍克说。

这种认识是他在捷克发掘遗骸时形成的：“捷克有很多死于1945年的无名军属的墓，捷克政府希望我们在墓碑上写上他们死于二战的最后几个月，但实际上他们在战争结束时还活着，后来死于当地人的报复行动。”

雷茨泽克的发掘工作继续进行，有工作人员在骸骨中发现了一面小镜子。严格来说，在这里发现的每样物品都属于波兰文化及国家遗产部。不过根据德国同波兰达成的协议，绍克他们可以带走发掘出来的每一样有助于确定骸骨身份的物品。

“这些私人物品提醒我，这些遗骸曾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他们的家乡，亲人们曾急切地盼望他们回家。”绍克小组成员，32岁的亚当·比亚拉斯说道。

让逝者安息，更让生者安心——这是绍克对自己工作意义的理解。用他的话说：“不管过去多少年，亲人们仍需知道他们的下落，需要在军墓的石碑上看到他们的名字，需要有个地方去凭吊他们。”

（李宇摘自《看天下》2015年第15期）



父母的二战往事

● [俄罗斯] 普 京

父亲主动要求上前线

战争爆发的时候，父亲在一家军工厂上班而无须服兵役，但他写了入党和上前线的申请书。就这样，他被派往了仅有28人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别动队。队伍被投送到德军后方，完成炸桥和破坏铁路等行动，但他们几乎立刻就中了埋伏——有人出卖了他们。法西斯分子在树林中不断搜索，但父亲活了下来，他在沼泽地里躲了几小时，用芦苇秆来呼吸。

我记得很清楚，父亲曾对我

说，别动队队长是个德裔公民，但其实他还是德国人。

值得一提的是，两年有人从国防部送来了该别动队的档案。我在新奥加廖沃的家里珍藏着档案的副本，上面记录了小组成员名单和简短介绍。是的，一共28人，队长是德国人，跟我父亲说的一样。28人上了前线，仅有4人活着回来。

在列宁格勒身负重伤

后来，幸存者被派到列宁格勒郊外的部队。当时这里是德军包围的最热点地区，战斗异常激

烈。父亲说，他在那里受了重伤。腿上的弹片未被取出，伴他走完了一生，从此落下了病根。

当时，他和战友向德军后方出动，他们爬啊爬，结果爬进了德军的火力点，遭到了敌方的机枪射击。从敌方走出一个健壮的男人，父亲说：“那个男人仔细地看向我们，然后接连向我们扔出了手榴弹。”生命就是这么简单又残酷的东西。

那么，父亲恢复知觉后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当时已是隆冬时节，涅瓦河上结了冰，他需要爬到河对岸寻求专业的医疗救助。但父亲已经无能为力了，这个河段被纳粹的炮火和机关枪控制，几乎没有东西可以掩护他爬到对岸。但巧合的是，父亲竟然碰到了在彼得霍夫的邻居。邻居毫不犹豫地就把父亲弄到了医院，两个大活人是爬过去的。邻居一直在医院等着，直到确认父亲做了手术，然后他说：“好了，现在你活下来了，我该去赴死了。”于是邻居又返回了前线。

此后，他们彼此失去了联系，父亲以为邻居已经不在了。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父亲回到家后哭了起来，原来他在列宁格勒的商店里偶遇了这位救命恩人。

从死神手中抢回母亲

母亲讲述了她是如何到医院探望受伤的父亲。列宁格勒已被希特勒的军队牢牢围困，人们忍饥挨饿。当时他们有一个3岁的孩子，父亲背着医生和护士，将医院的份饭偷偷交给母亲，好让她带回家喂孩子。后来父亲饿晕在病房，医务人员搞清状况后



吾蜀有安仁镇，以刘文彩庄园闻名。1951年春，我20岁，做党报的见习记者，跟随《吕梁英雄传》作者之一的西戎，采访此镇。一日街上遇见轿车多辆，载京中民主人士数十，来此观察土地改革运动。贵宾云集茶馆，谈笑甚欢。领队的秘书长杨绍萱，是京剧《北京四十天》的作者，西戎认出来，上前去招呼。杨绍萱引西戎和我到茶桌边拜见一位蓄须老翁，圆眼带笑，知是史学大师陈垣。



陈垣在茶座上说过啥话，记不得了。只是今日读到一篇短文，唤醒旧时记忆。那短文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人呈上所著书稿，书名有“远东”二字，当面请教。陈垣注视稿本，沉默良久，忽然问道：“你是哪国人？”其人语塞，面赤而退。

“远东”一词，从前常见于报章杂志，习以为常。20世纪之初，在上海开远东运动会。二战结束后，同盟国要审判日本战犯，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法庭。远东者，东亚也。日本、韩国、朝鲜、中国、蒙古都在东亚。对中国而言，东亚不存在远近的问题。所谓远东一词，牵涉坐标原点。如果坐标原点设在欧洲，也就是说，站在欧洲，从那里向东望，东亚最远，所以欧洲人把东亚叫作远东（Far East）；中亚次之，所以叫作中东（Mid East）；西亚最近，所以叫作近东（Near East）。远东不过是地理概念，不同

陈垣斥『远东』

●流沙河

于“殖民地”“附属国”之为辱称。中国人立足中原向外望，也有自己的坐标原点，也据此以命名。例如越南，意指百越（广西）之南。又如新疆以及新疆以西，汉称西域。再向西去，更远更远，远到欧洲，明清以来，叫作泰西。泰即太，太西了，到头了。泰西正好对应远东。国内地名同样牵涉坐标原点，例如广东之名出自广南东路，广西之名出自广南西路。广乃湖广（湖北、湖南）简称，可知广东、广西之坐标原点在湖北、湖南。又如陕西者，陕州之西也；云南者，云岭之南也。

然而“远东”之称，从前往往出自老牌帝国主义之口，色泽毕竟不良，终非纯粹的地理概念，见斥于史学家，我认为斥得好。但是，那部书稿的作者亦沿袭误用罢了。陈垣冷斥，稍嫌严厉，不过是要他一次性牢记，亦与人为善也。这类所谓政治错误，如果落到东方学大师萨义德手里，便难免被打入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欧洲文化中心论”，予以痛歼了。上纲上线这套整人玩意儿，我们搞了多年，早已厌弃。怎奈欧美学府没玩过这一套，所以对萨氏之说喜闻乐见，把他捧红。陈垣谦谦儒者，谨遵夫子正名之教，正是吾国读书人的优良传统，应该代代传承。

（留痕摘自新星出版社《晚窗偷得读书灯》一书）

不再让母亲探视。

后来孩子被抢走了。母亲说，为了不让小孩子们饿死，他们被集中在幼儿园等待转移，这甚至不征求家长的意见。这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哥哥，在幼儿园得了白喉病，最终没能活下来。父母甚至没被告知他葬在哪里。

失去孩子后家里只剩母亲一人，当父亲拄拐出院回家时，看到卫生员正在往外抬饿死的人。在这些人里他看到了母亲，但他

觉得母亲气息尚存。父亲对卫生员说：“她还活着！”卫生员却回答：“路上她就会死的。”父亲说，当时他举起拐杖冲向卫生员，强迫他们将母亲抬回屋内。在父亲的照料下，母亲活了下来，一直活到了1999年，而父亲则在1998年年底去世。

父亲一脉是个大家庭，他有6个兄弟，其中5人死于战争。对一个家庭来说，这是场灾难。母亲家也有亲人死亡。我出生得

晚，母亲41岁才生下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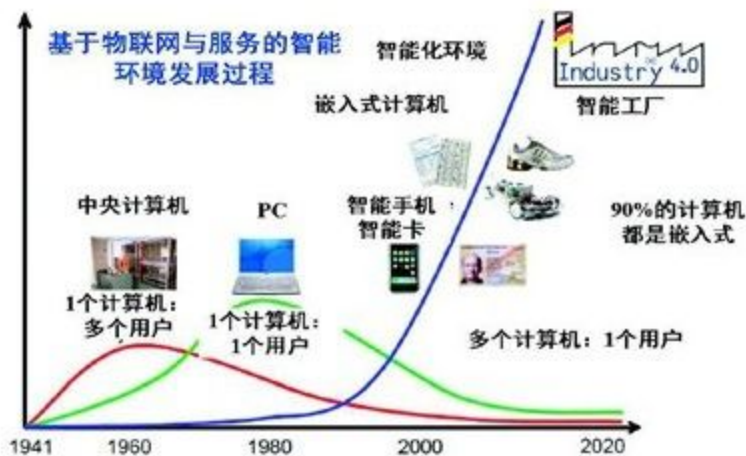
我是在仇恨敌人的苏联书籍和电影中长大的，但母亲完全没有这样的情感。她的话我记得非常清楚：“能从他们那儿得到什么呢？他们和我们一样，是普通的劳动人民，只是被赶上前线罢了。”

这些话，我从小时候牢记至今。

（萧远摘自《参考消息》2015年5月2日，李晓林图）



什么是真正的工业 4.0



■ 工业4.0——德国高科技战略计划

■ 两大主题：智慧工厂、智能生产

■ 智慧工厂

- 重点研究智能化生产系统及过程，以及网络化分布式生产设施的实现

■ 智能生产

- 主要涉及整个企业的生产物流管理、人机互动、3D打印以及增材制造等技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应用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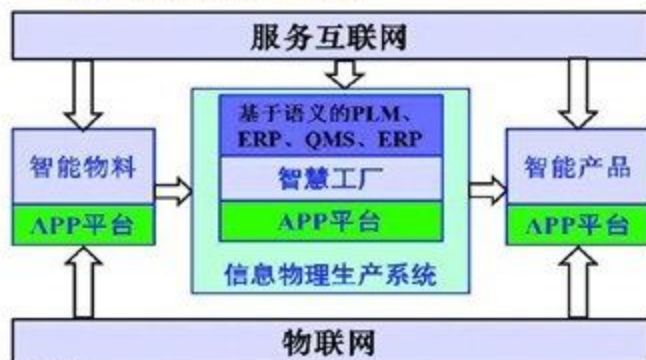
■ 工业4.0——德国高科技战略计划

■ 三个设想：产品、设施、管理

- **产品**：集成有动态数字存储器、感知和通信能力，承载着在其整个供应链和生命周期中所需的各种必需信息
- **设施**：由整个生产价值链所集成，可实现自由组织
- **管理**：能够根据当前的状况灵活决定生产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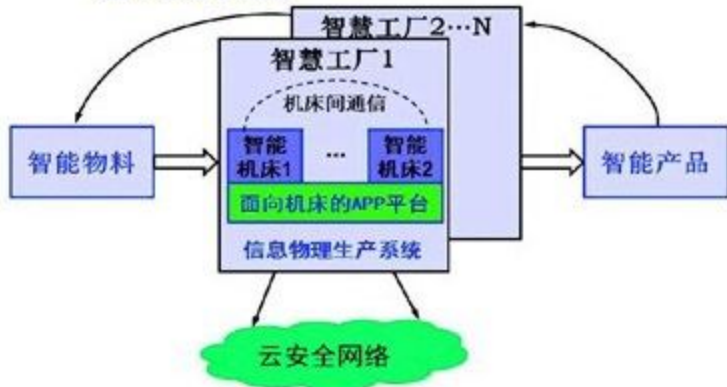
■ 智慧工厂的架构

——基于物联网和服务互联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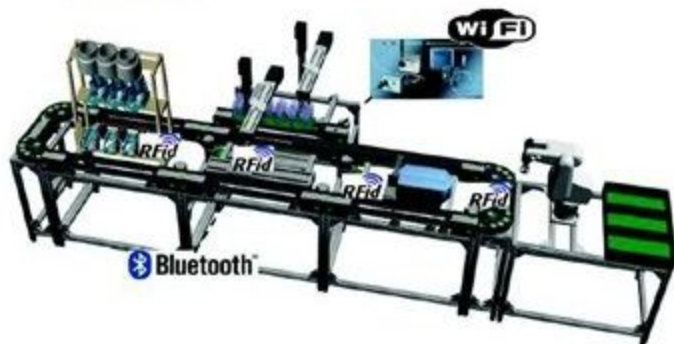
■ 智慧工厂的流程

——基于云安全网络



■ 智慧工厂的车间

——基于无线、无线电射频技术(RFID)、传感器和服务的架构



什么是真正的工业4.0

工业4.0下的产品特点

——集成了信息存储、传感、无线通信功能

产品是信息载体

- 产品在整个完整的供应链和生命周期中都一直带有自身信息

产品是一个数字信息媒介

- 产品所附带的信息会告诉机器需要什么样的生产过程

产品具有自我监测功能

- 产品会对其自身状态和环境进行监测



工业4.0下的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

——大数据

- 制造业存储了超过其他工业部门的数据
- 从2010年以来新产品数据达到接近2艾字节 (2¹⁶)
 - 仪器仪表产品
 - 供应链管理系统
 - 产品全生命周期系统



工业4.0下的多模式交互



以人为中心的基于信息物理系统的智能工厂辅助系统



智慧工厂中的机器人技术

机器人不再被固定在安全工作地点, 而是与人一起协同工作

今天



明天



新一代轻量化、灵活的机器人与人类在智能工厂一起协同工作

智慧工厂中的智能装配

DFKI研发的抽象产品记忆系统用于自适应抓取和智能产品装配





什么是真正的工业4.0

■ 工业4.0自动化-信息物理系统 (CPS)

- 信息物理系统 (Cyber Physical System, CPS) 强调物理过程与信息间的反馈
- 200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Lee.E在其技术报告《信息物理系统：设计挑战》中指出：信息物理系统是计算和物理过程的整合集成。嵌入式计算机和网络对物理过程进行监测和控制
- 从自动化技术的观点看，CPS是一种工程系统，由一个嵌入在物体中的计算和通信的内核，以及物理环境中的结构所监测和控制 (Karl Henrik Johansson, 2011)
- 以信息物理生产系统 CPS 为模型构建智慧工厂，或者数字化工厂

■ 工业4.0自动化-信息物理系统 (CPS)



■ 工业4.0自动化-信息物理系统 (CPS)



■ 工业4.0自动化-信息物理系统 (CPS)



■ 工业4.0自动化-信息物理系统 (CPS)



总结

- 多品种小批量智能产品的高精度卓越品质生产是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
- 80%的制造创新基于信息通信技术，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实现了智慧工厂、绿色生产和城市生产
-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基于信息物理系统、物联网和互联服务，它将产生大量的大数据流，这些大数据能够被搜集和分析用于指导高效高品质生产
- 基于信息物理系统的工业辅助系统能够支持、帮助和培训智慧工厂的下一代工人
- 多通道增强现实系统能够允许个性化的工作流程和快速学习新产品工艺

(王 明摘自“物流沙龙”)



工业 4.0 原来是这样玩的

●王 蕾

你相信吗？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吃的药是根据每个人的基因来配方的；我们的早餐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及营养需求来调配生产；工厂生产线可以按照工人希望的时间开工；生产车间里是机器告诉机器下一步做什么……

德国工业 4.0

德国人工智能研究所首席执行官兼科学总监沃夫冈·瓦尔斯特说：“德国工业 4.0 是德国政府推行的‘新一代智能工厂计划’，以物联网为基础。这意味着网络进入工厂大生产，是一个崭新的工业制造逻辑和方式。过去是以中心控制指挥系统，每一分钟对机器发出指令。现在有了完全不同的生产结构，按照商品所附带的信息，由这些信息告诉机器需要什么样的生产过程，以制造出符合客户要求的产品。”

目前德国和国际制造业主要和普遍采用的是“嵌入式系统”，这是一种将机械或电气部件完全嵌入受控器件内部，为特定应用设计的专用计算机系统。而工业 4.0 正是在嵌入式系统技术基础上的革新，并逐步过渡到智能生产。

德国工业 4.0，事实上是德国政府 2012 年发布的 10 项未来高科技战略计划中的内容，即通过物联网完成大生产，实现生产全自动化、个性化、弹性化、自我优化和提高生产资源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全新生产方式，以实现革命性、大幅度提高生产力的最终目标。

德国工业 4.0 计划，目前正由德国人工智能研究所的智能工厂与众多和信息技术、机器人技术、激光感应技术相关的企业合作，进行技术试验。其中部分研究成果已开始在德国的大企业，如博世、西门子的个别产品生产流水线上进行尝试性实施。

智能工厂究竟有多智能

德国人工智能研究所研究部副总监多米尼克·高瑞奇博士解释，智能生产除了由机器对机器发指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灵活性和模块化。在智能流水线上，安装着不同性能的组件模块，每一个组件都符合具体客户在电子和机械两个方面的需求标准，并可根据实际需要添加或拆卸，以便随时按照客户的具体要求来对产品进行调整。

在生产过程中，除了人工将零配件装入流水线之外，所有程序都是通过设备与设备之间的数据阅读，由机器人自动完成。整个生产过程，涉及的技术包括二维码、射频码、机器人软件程序及数据分析等。

物联网在工业生产上的运用催生了智能工厂，而智能工厂的信息传递途径是通过建立于云计算基础上的具有安全保障的网络系统进行的。

专门负责工业 4.0 推进工作的阿德·寇莱克博士说，博世工厂实施工业 4.0 计划包括 5 个内容：智能化原材料输送、国际生产网络系统、流水线操作状况监控和支持系统、远程技术支持和高效设备管理系统。

“原材料输送系统，包括登记注册、下订单、确认和追踪等程序都通过无线电射频技术（RFID）达到高度自动化。”寇莱克介绍说。

每一个装有原材料的盒子上都贴有射频码。在之后的生产中，这些含有生产信息的射频码，通过射频识别，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提供生产步骤信息。这种高自动化原材料输送系统，可以增加可视化，从而减少库存，降低消耗，提高效率。

整个车间中有 3 条生产线在紧张工作，寇莱克说，这是通过同一网络管理系统进行管理的生产线，目前在全球 8 个国家设立了 20 条生产线。通过对大量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实时保证所有生产线持续不断地进行标准化生产。如果出现故障或问题，流水线操作员便会接到系统信息，使用连接系统网络的设备，在系统上进行标准化的纠错，还可以运用现代传播和通信手段，由更高级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远程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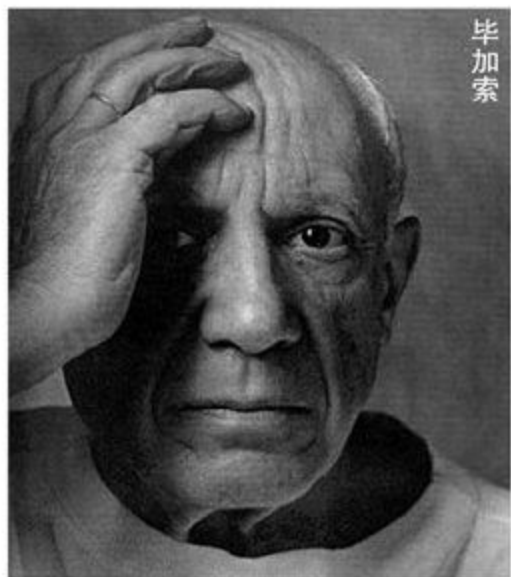
每一台设备都安装了射频码，利用生产执行系统，将每一个相关机械设备的数据库信息进行储存和显示。这些信息包括了该设备的运作情况、寿命、维护保养时间表等，这样就可以根据需要，一边保养，一边更换，一边生产，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益、降低成本。

（林 乔摘自《第一财经日报》2014 年 12 月 16 日，本刊有删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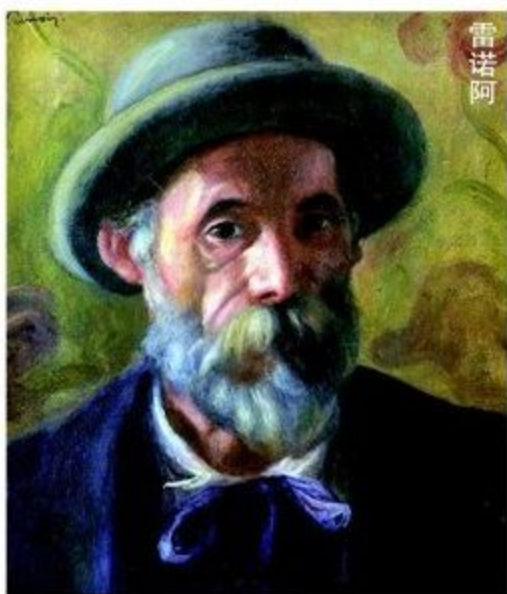


1863年，雷诺阿和莫奈在巴黎，不晓得自己将来会成为不朽的传说，只是安心画画。当时的年轻学生，穿衣打扮大多是波希米亚风。换句话说，以不羁为美。但雷诺阿后来描述说，莫奈的打扮很具有布尔乔亚风格：“他兜里一毛钱都没有，却要穿有花边袖子、装金纽扣的衣服！”在他们的穷困期，这衣裳帮了大忙。那时学生吃得差，雷诺阿和莫奈每日靠吃两样东西度日：四季豆和扁豆。幸而莫奈穿得阔气，能找朋友们蹭饭。每次有饭局，莫奈和雷诺阿就窜上门去，疯狂地吃火鸡，往肚子里浇红葡萄酒，吃罢别人家的存粮，才兴高采烈离去。

那时节，他们的思想比造型更叛逆。他们上着学院派的课，却讨厌学院派，讨厌安格尔，讨厌安格尔规定的素描套路。安格尔认为绘画以素描和线条为基础，于是雷诺阿索性不用线条。13年后，雷诺阿完成了传奇的《煎饼磨坊的舞会》，这幅动人的画描绘了欢乐的人群和节日的美丽，最核心的部分是：阳光落在回旋的人群身上时，节日服装的鲜艳色彩如何悦目。近景的人物



毕加索



雷诺阿

谁没年少气盛过

◎张佳玮

脸上光线斑驳，越往远处去，形象就越隐没在阳光与空气中。当然，全画都没有用线条勾图。

6年后，莫奈去了诺曼底，而雷诺阿终于去了趟意大利，看到了拉斐尔的原作。41岁的他幡然醒悟，觉得自己一直误会了拉斐尔。从那之后，雷诺阿开始用线条作画了。

1900年，刚19岁的毕加索给朋友写信说：“让高迪和他的圣家堂见鬼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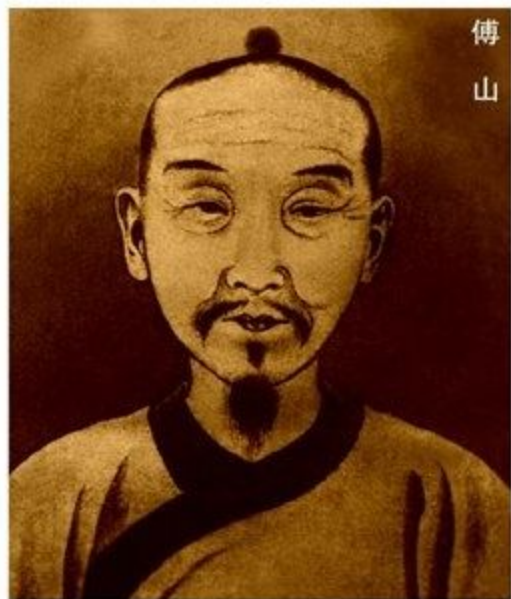
那时，48岁的高迪已经确立了自己的风格：对材质的想象力、对材料和色彩的感觉、铁装饰、抛物线穹顶、循环不停的门脸、动态空间。那时的毕加索喜欢西班牙画家格列柯，喜欢拉长形体，运用阴惨的颜色。1917年，毕加索去意大利旅游后，也开始画一些线条柔和、暖色调的作品了。

罗伯特·休斯认为，毕加索到中后期，受了高迪的影响。约翰·理查德森则认为，毕加索不喜欢高迪，一半是因为艺术观点冲突，一半是因为1900年高迪

对巴塞罗那的进步青年艺术家不信任，毕加索觉得自己受了排挤，满心愤懑。

明清之际的大师傅山，少年时学赵孟頫书法，后来明亡清兴，傅山仇恨清朝，连带对当年屈身侍元的赵孟頫不爽起来，就说他极不喜欢赵孟頫，痛恨他书法浅俗无骨。又过些年，傅山心情变了，于是写道：“赵厮真足奇，管婢亦非常。”他到底还是对赵孟頫，重新表达了佩服。

世上事大多如此。年少气盛，眼光锋锐，却总不免偏激；待到年长，看得多了，才品回以前没领会的妙处。类似弯路，雷诺阿、毕加索、傅山都走过。



傅山

《倚天屠龙记》里，张无忌离开冰火岛前，谢逊曾逼迫他背下许多武功要诀，还说：“虽然你现在不懂，但先记着，将来总会懂的。”

许多东西未必需要喜欢，阅读游历，其实也不为都记下来，只是留个印象，在心里生根。日后触景生情，总会懂的。

（李静摘自《看天下》2015年第6期）



当我们谈做菜时 我们在说些什么

●和菜头



你看遍了所有的菜谱也不会进厨房一次，这就是所有厨艺达人面临的难题。做菜从来不是个技术问题，会与不会从来都不是关键，如何激发人们心中对生活的热忱和冲动才是。

纪德在《人间食粮》中写道：“你永远也无法理解，为了让自己对生活产生兴趣，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同样是一枚鸡蛋，可以打匀了拿去蒸，也可以把蛋清分出来裹在肉丝上爆炒，还可以放在恒定温度的水里使其变成晃晃悠悠的温泉蛋，更可以煮到蛋白凝固，用针管抽出蛋黄，把剁好的肉茸注射进去，接着煮出来给人以惊喜。

同样是一碗蒸蛋，可以点入酱油，变成深色的蛋羹，也可以蒸的时候加一点点猪油，撒一点点胡椒面，香滑程度能提升一个等级。还可以加入剁碎的虾肉和小葱，适合给重感冒的病人补养身体。

这是知识？是技能？不，这是好奇，想看看一枚鸡蛋能变出多少种花样来。讲述美食，重点从来不在于食物本身，而是讲述

人和世界的联系。就如同你吃的不是香椿，你吃的是春天，所以一年只有一季。面前有香椿的时候，天空中北斗七星斗柄应该指向东方，因为东方属木，万物生发；指向南方则是夏季，因为南方属火；指向西方为秋季，因为西方属金，金主肃杀；指向北方为冬季，北方属水。不过在北方，无论春夏秋冬斗柄都指向饺子，因为饺子是乾坤一气儿全给包了。

人们总是对变化充满兴趣，也总是会忍不住自己动手试一试。所以，永远要不厌其烦地仔细讲述如何用不锈钢勺子刮西红柿，让皮肉自然分离；如何用筷子插入西红柿蒂，在煤气火上旋转着烧烤，剥皮的时候能保留最多的果肉；如何用蒸屉或者开水加热西红柿，便于去皮的同时，因为加热而半熟的果肉最适合炒蛋，前后不超过15秒出锅，蛋花和西红柿同等鲜滑柔嫩。讲述这一切，是为了让人们在还没有做之前，脑海里就有了生动的过程，而在验证之后会欢欣鼓舞，觉得自己被生活亲吻了额头。

和大厨的视频相比，文字最

大的优势在于传递微妙的情绪。美食文字不是父母教孩子做菜，不是师傅教徒弟烹饪，而是你的朋友请你去吃家宴，酒酣饭饱之际，他醉眼迷离地告诉你：其实吧，这道菜做起来很简单，你回家以后可以这么来……完满地把“你也可以做到”传递到对方心底。

在这一切之上，最为关键的是图片。千万，千万要选一张卖相平平的照片。99%的人看了菜谱下厨房，都是为了里面那张色泽诱人的图片，认定自己按照里面的流程操作，就能做出一碗一模一样的菜。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为了保持菜形，那些美图里的菜并不放盐。他们也永远不会知道，为了那样的视觉效果，需要多长时间的后期处理。选择一张卖相平平的照片，看上去平凡至极，就像是任何一个家庭主妇都能够做出来的那种，确保大部分人能够做到这个水准，第二次、第三次再做就能够轻松超越的水准，你就把绝大部分的欢乐和成就感带给了大家。

（林殊摘自作者的微信，喻梁图）

钻戒

刚在咖啡店点完单，和老公一起在柜台等着拿，随手翻开桌上的时尚杂志，上面在介绍钻戒。我嘟嘴说：“老公，我要这个，还要这个。”老公瞄了一眼，说：“好，等会儿把这页撕下来给你。”

男人四十

昨天去吃饭，看着菜单不知道点什么好，突然看到有个菜名叫“男人四十”，也不贵，想了想，实在有点好奇，就点了。

不一会儿，服务员上菜：“男人四十，请慢用！”

定睛一看，竟然是花心大萝卜。

这么有缘

男：“姑娘，你在看对面那辆保时捷？”

女：“是啊，是你的吗，帅哥？”

男：“不是，不过我也在看。咱们这么有缘，方不方便留个电话？”

奇迹

朋友圈有人卖面膜，我看见说功效特别厉害就问了一句：“过敏能用吗？”她说：“一贴就好。”我问：“长痘呢？”她说：“一贴就好。”“皮肤皱纹呢？”“可以极大改善。”“感冒呢？”“也可以缓解。”我最后问：“那缺钙呢？”过了一会儿，她说：“我跟你讲，我们做生意的，都相信奇迹。”

喝多了

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老师喝多了，红着脸来上课。



那课讲得是慷慨激昂啊，有一个同学小声说：“老师肯定喝多了！”没想到被老师听见了，老师说：“是，我是喝多了，但是我没讲错吧。好了，同学们，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道菜！”

点菜

今天陪老板出去吃饭，老板提前嘱咐我：“一会儿不管多少人，就点9个菜。”我问老板：“为什么只点9个？”老板淡淡一笑，说：“朋友圈只让上传9张图。”

打劫

老公和老婆晚上回家，路旁突然跳出三个持刀蒙面大汉，大吼道：“打劫！你俩可以走一个，回家筹钱去吧！”

老公一把将老婆推开：“快走！”

待老婆走远后，三个蒙面人摘下面具：“怎么现在找你打个麻将这么费劲？”

蚕宝宝

朋友圈有一个女生，前段时间开始养蚕，然后就每天晒她的蚕宝宝，喂桑叶，清蚕屎，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细心体贴。就

这样，在她的照片中蚕宝宝从破卵到吐丝结茧……

正期待着它化茧成蝶的那一刻，昨天她在朋友圈晒了一道菜：油炸蚕蛹！

突然倒地

我的车开得很慢，突然，有个小伙子在侧前方倒地，表情很痛苦。

我下车质问他：“我没撞着你啊，你年纪轻轻不学好，想讹人啊？”小伙子说：“谁能证明不是你撞的，你装行车记录仪了吗？”我心头一紧——没装啊。“后悔了吧？”说着，小伙子站了起来，从包里掏出一个盒子，“大哥装一个吧，看在你担惊受怕的份儿上，给你个优惠价。”

舍不得

我有一个朋友特会过日子，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有一年冬天去他家玩儿，见他正在用凉水洗澡。

我说：“哥，你咋啦？天这么冷怎么用凉水洗澡啊？”结果他说了一句我一辈子也不会忘的话：“家里还有两盒感冒药，再不吃就过期了。”

土豪

一次同学聚会，大家都说自己的工资有多高多高，问到我时，我弱弱地说：“少得可怜，就3000块。”大家都笑话我。

最后我补了句：“老婆发的。”全场瞬间沉默，然后惊呼：“这才叫土豪啊。”

（周继红、尹成荣、英翔宇、史志鹏、繁星若尘、小楼听雨、在远方等摘）



荣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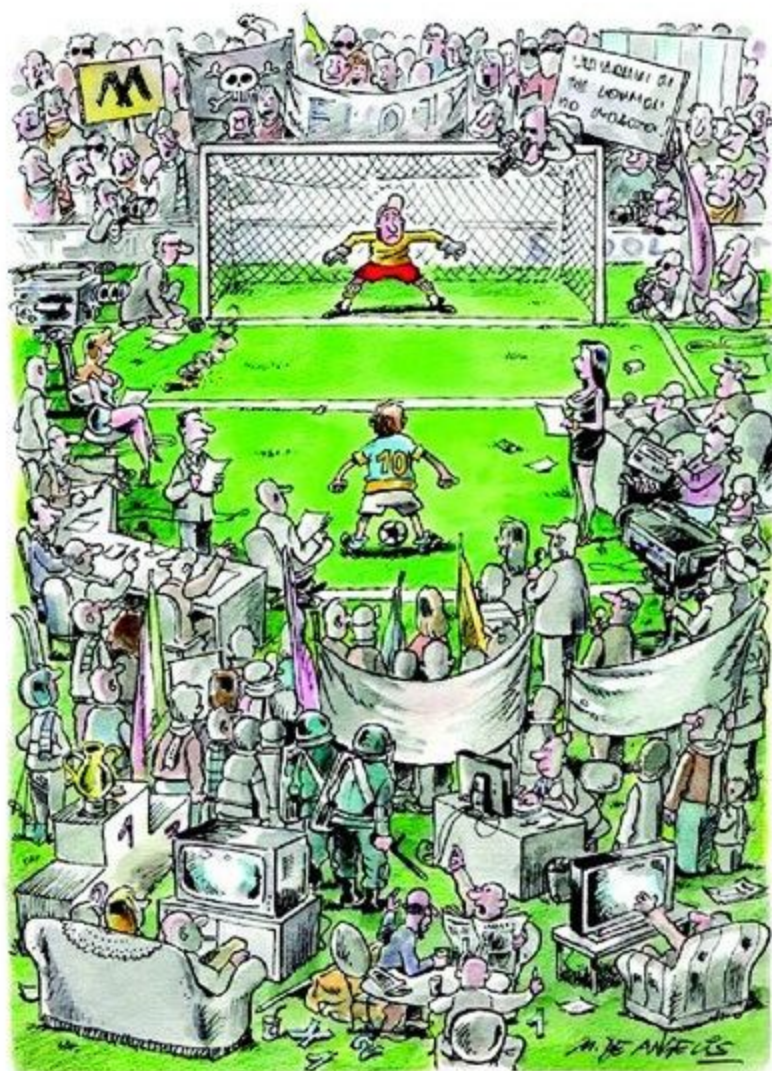


对阵



心

◎ [意大利] Marco De Angelis



关注



搁浅



王 力

1

从北大图书馆南门回本科生宿舍区，有一条穿越燕南园的近路。上中学时我就知道，燕南园是北大著名学者居住的别墅区。那时，我认定中文系是我的最佳选择，知道了燕南园60号别墅住的是语言学泰斗王力先生。

王先生学越南语时，已经72岁，越南语成为他熟练掌握的第7种语言。这让我无法不自惭形秽，我14岁开始学英语，却认为太晚了。

我知道王力先生，是因为他编著了4卷《古代汉语》。我一直不知道王先生要花多少时间记忆，又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写完这部巨著。究竟有多少汉学家曾受益于它，谁也无法统计。使我大吃一惊的是，这4卷书为王先生带来了惊人的版税收入。刚入学的第10天，中文系指派高年级学生王川带我们拜谒王力先生，路过燕南园南边的工商银行，王川说，这银行的半数存款是王先生一个人的！

进60号楼之前，王川叮嘱我们，见王先生时，“切忌手在

脸上乱摸乱抠”。这句嘱咐，让我觉得王先生十分神圣。等到我作为高年级学生带新生拜谒前辈时，“不得乱摸乱抠”也成了一条铁打的戒律。我痛恨一切把这句话当耳旁风的人。我们隔着半个世纪的风雨，去参拜长者，除了毕恭毕敬之外，别无他选。

王先生家最让我垂涎三尺的，是客厅墙上挂着的梁启超写给先生的条幅。另外还有一幅水墨画，是老舍的夫人胡絮青画给先生的。

先生家到处都是书，包括厕所，因此60号别墅显得拥挤不堪。后来我发现，因为书多而拥挤不堪，是所有学者家居的特点。前不久受香港传讯电视之

我的生死北大

●阿 忆

托，在朗润园采访87岁的季羨林先生，老人家的两套单元房，全部被书刊占据。

我入学时，王力先生已超过80岁。他既是老人，又是孩童。王先生曾拉住我的手说：“听说你们班出了个陈建功……”大家窃笑。陈建功是77级学生，当时已因《丹凤眼》和《飘逝的花头巾》蜚声文坛，而我们进校时已是1983年。

提起“文化大革命”，王先生十分委屈地说，当时的红卫兵还没有我们大，却伸手戏摸他的光头，先生从没受过此等委屈，认为这比让他死还要可怕。

由于身体原因，王先生已深居简出，但当年的中文系元旦联

欢，先生还是被搀扶着出席了。我实在不清楚，毛孩一帮，群魔乱舞，先生何以看得津津有味、笑逐颜开。

上二年级时，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不写一写燕南园主人們的晚年，写写他们如何在阳光雨露下颐享天年？我怕别人赶了先，没打招呼便直奔60号楼，按了先生的门铃。先生下楼后，坐进沙发。当他确认我没有预约，便无论我问什么，回答只有两句：医生不让我多说话；你没有预约。

没有想到，10年后我自己也经常被人造访，而我最不喜欢的，也同样是不速之客。

不过，没等到我悟出此类同感，王先生已经作古，终年86岁。

2

上中学时，我们常去北大玩耍。有一次，途经燕南园一段残垣断壁，看见一位十分矮小的老人，静静地坐在青石板上。看到我们走近，老人拄起拐杖，慢慢绕到残垣之后，隔着那段残破的矮墙，递过一枝盛开的花朵。

同学们一定是被老人家浪漫



朱光潜

的举动吓坏了，便加快脚步，慌张地跑掉了。我只好一个人走上前，站在矮墙外，双手接过小花。我看见老人的嘴角在动，我知道，他是在努力地微笑。

直到考上北大，我才知道，老人家竟是美学大师朱光潜。但我无论如何无法接受，那位写出鸿篇巨制的朱光潜，竟会是如此矮小的老人！他学贯中西，学富五车，身高却只有1.5米。

那些年的中午，每逢我从图书馆抄近路回宿舍，总会看到朱先生独自静坐在青石板上，目光中充满童真，凝望着来来往往的后生。

先生对后生的爱，听着让人动容。那时，许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时常到先生家领受钱票。

大三的时候，我从燕南园独自穿行，途经那段残垣，先生又一次隔着矮墙，送过来一枝小花。

直到今天，我一直偏执而迷信地认为，那不是自然界中一枝普通的花朵，它分明是人类精神之树的果实，是一代宗师无言的暗示。在即将熄灭生命之火的岁月里，先生不断越过隔墙，把旷世的风范吹进晚辈们的心灵中。

朱先生病故时，是89岁。听闻先生驾鹤西去，我驱车回家，把那部夹着两朵小干花的《西方美学史》点燃，心中默念着：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3

王瑶教授是我所见过的先生中，寿命最短的一位。但他74岁时，记者还误以为他会长寿。

记者问他：“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王先生答曰：“秘诀有三：

抽烟，喝酒，不锻炼身体。”

王瑶是朱自清先生的研究生，完全继承了朱先生的遗风。他从不给研究生上课，而是像朱先生那样把学生们请到家里喝茶，他自己则像朱先生一样抽着大烟斗。据说，王先生所有的研究生也都个个继承了王先生的衣钵，信奉“抽烟，喝酒，不锻炼身体”是长寿之本，因此大多体弱多病。



1996年，我为中央电视台系列专题片《香港百年》做总撰稿，每星期要去港澳办文化司审节目。谢伟民是王先生的博士生，在那里当处长，我见他不吸烟，便责问他为何不发扬先生的健身法则。谢伟民立即辟谣说，先生以身作则是真，但弟子全部效法是假。

不过，如此浪漫的讹传佳话，我简直不忍截断，所以至今仍热衷于以讹传讹，不在话下。

王先生溘然长逝时，恰是他发表长寿宏论的第二年，终年75岁。

4

大三的时候，我对中文系厌倦到了极点，闹着要转到法律系。正是这时，我们开了一门新课，是“民间文学”。

开课大约4周之后，我才勉强听了一堂课，原因是听说授课教师是屈玉德，她是金开诚先生

的太太。当年“金开诚”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名字，他不光是语言学家，而且是社会活动家。他的太太该是什么样子呢？

事实上，第一次上屈教授的课，我就被吸引了。但吸引我的不是她的民间文学——她讲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只是望着她发呆。

听说金先生娶屈教授时，屈教授是北大第一美女，但眼前的屈教授，已被疾病改变成另外的模样。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中，屈教授祸不单行，患了咽癌。长期的痛苦完全摧毁了她青春时代的美丽容颜，也差不多摧毁了她的发声器官，她竟以鼻音方式为学生们讲了十几年课。

记得1985年隆冬一个极为严寒的早晨，刮着凛冽的北风，本来就不乐意忍受屈教授难听的鼻音的同学，这下就更不愿意离开热被窝去教室上课了。那一天，屈教授在教室里耐心地等待着，但可容纳百人的教室只稀疏坐着7名学生。她没有像往日那样点名，把没来的人登记下来。她望着窗外的风，低声说：“有7个人，我也会来上课。即使只有1个人，我也会来。不过，如果1个人也没有，我就不会来了，但这不可能发生。”

当时，我们在座的7个人都很难过，课后讲给没来的同学听，大家都后悔了。

我有一个夙愿一直没有完成，我想亲口告诉她：“我敬爱您。”

1989年4月15日，屈教授咽癌扩散，与胡耀邦总书记同一天病逝。

（彭慧慧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英雄实在不是好当的

●梁宏达

像李牧、岳飞这样的大英雄，尽管是被自己的领导给处死了，但起码人民群众还是支持他们的。有一个大英雄比他们惨多了，死了之后被当众凌迟，割下来的肉被满城的百姓抢着吃了，而他做的事恰恰是要保护这满城的百姓。这个大英雄就是明朝的袁崇焕。

明朝末年，后金对关内虎视眈眈，大明朝昏庸腐败几乎无将可用。清朝的前身后金就跟南宋时期的金国一样，武力强盛，特别是他们的领袖努尔哈赤，出去打仗从来没败过。当时防守后金的重点在辽东，本来守将守得挺好，后金根本没有机

会。这时候明朝著名的大太监魏忠贤派了一员大将去镇守辽东，这个人当然也是个太监，叫高第。这个不知名的宦官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撤退，把以前辽东修建的所有城池全部清空，老百姓全被赶回山海关——这地方太危险，万一努尔哈赤打过来怎么办？我先跑得了。这么一来，明朝可以说全无战略纵深考虑。努尔哈赤不可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于是率领20万大军直奔山海关。一路势如破竹，当然也没人防守。他走到宁远这个地方的时候被吓了一跳——这个小城竟然有人戍守。

守城的是谁呢？就是袁崇

焕。努尔哈赤都气乐了——大都将都跑了，你个文官在这儿凑什么热闹？努尔哈赤就给袁崇焕写了个字条，意思是你投降，我给你官儿做。袁崇焕也给努尔哈赤回了个字条，说投降不可能，我不怕你，你说你有20万大军，我知道也就13万人，但是你别伤心，我不嫌少。努尔哈赤这边就开始进攻了。袁崇焕当时手里就1万人，他明知守不住，可还是下令：有一人逃跑，格杀勿论！

袁崇焕之所以决定守在这儿，是因为这里有10门红夷大炮，这是当时明朝从葡萄牙进口的。他命令炮手使劲轰，把炮弹都打光。袁崇焕用大炮轰其实是在捐躯之前把后金军给打疼了。没想到他运气不错，也不知道是哪个炮手开出的一炮，恰好打在了努尔哈赤的营帐里。努尔哈赤被火炮所伤，后金军进行了一天报复性的攻击之后，撤退了。

后来崇祯皇帝登基，废了魏忠贤。袁崇焕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任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努尔哈赤的继任者就是皇太极，这也是个天才。袁崇焕把辽东守得水泄不通，皇太极就绕道儿，从蒙古攻打北京。袁崇焕当时奉命擒王，他观察了蒙古骑兵的形势之后做出了一个在军事上非常明智在政治上却非常弱智的决定——进北京城防守。为什么说在军事上明智呢？后金军都是骑兵，而明军都是步兵，在平地上打肯定是打不过。但是要守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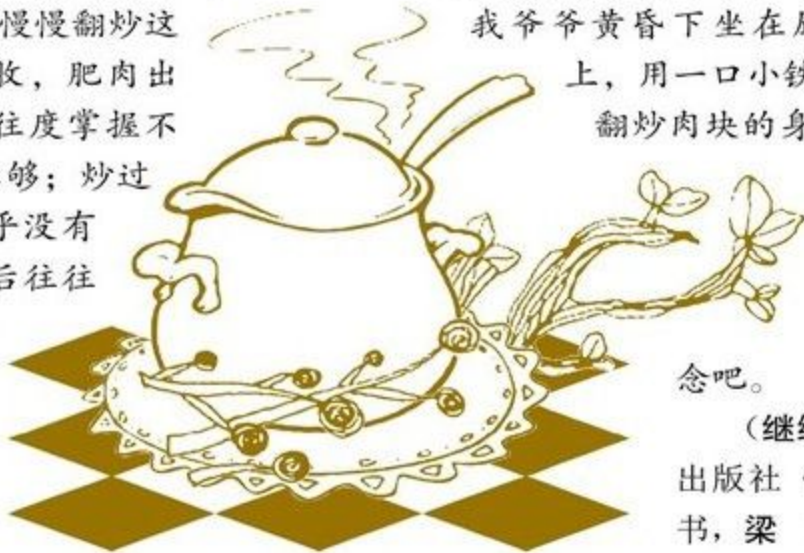




每个人的红烧肉

●许亿

我爷爷是泰州人，当干部多年，游历四方，可以说知味天下，更是做得一手好菜，其中红烧肉尤可称为经典。这经典的由来说起来有点难堪，主要是因为奶奶这个人比较小气，买肉总爱买些大肥肉（瘦肉很少的那种），如何做好这些肥肉，没有一点人生智慧还真是很难。我爷爷智慧了得，所以一招破解，这招叫作“化肥为油”，秘诀如下：肥猪肉切大块，葱姜用热油炒香，放肉煸炒，加白酒去味，而后重糖、红酱油、微醋加水大火烧开后，放小火慢炖至肉烂汤稠，再放盐增味。关键的一步来了，家传秘方首次公开，这关键的秘诀就是在最后再次微火煸炒。记得当年，我爷爷坐在厨房外面的小板凳上，在一个小炭炉上慢慢翻炒这一锅红烧肉，直炒得汤汁全收，肥肉出油。这个说起来简单，但往往度掌握不当——炒不充分，肯定味道不够；炒过了，肉就会被炒焦。爷爷几乎没有失手过，但见一锅肉炒到最后往往只剩寥寥的几小块和一大碗油。在他炒肉的时候，香气在黄昏弥漫，每个人的胃口都得到足够的酝酿，所以到吃饭的时候，就着一两块肉



可以吃下一大碗饭。肉汁浇在白米饭上，染成油油的酱红色，每粒米被糖油浸泡，吃起来甜香无敌，回甘无穷。只抱怨自己的胃口实在太小，已经添不了第二碗饭。

爷爷去世以后，此等佳味几乎不再，虽然我们都声称已得真传，但说老实话，做得最好的时候，也只是有几分相似。而且，我爸做成一种，我三叔做成一种，我又做成另一种。形式上或有，内涵上全无。即便我二叔正经学过厨艺，在部队操过大勺，做的红烧肉也是绝佳，但和我爷爷做的红烧肉已完全是两种风格。

我想，纵然有一天我可以完全复制了，也不会再有往昔的那个味道，因为不会再有我爷爷黄昏下坐在厨房外面的小板凳上，用一口小铁锅在小炭炉上慢慢翻炒肉块的身影。假如非要把这

失去的味道定义出来的话，我想这失去的味道大概就是期待和想念吧。

（继续前进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旧时光的味道》一书，梁亮图）

话，后金军怎么都打不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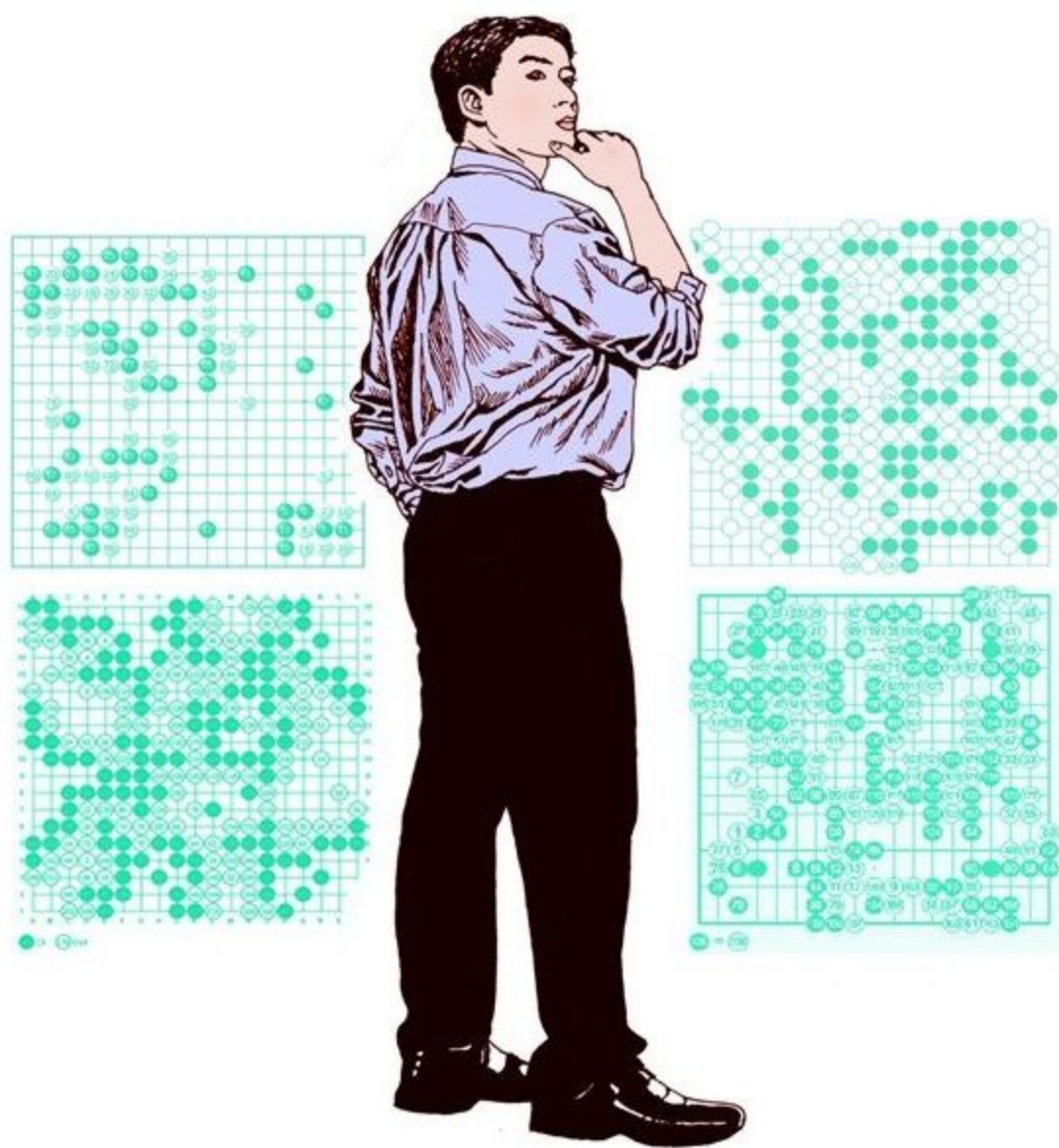
为什么说在政治上弱智呢？你是手握重兵的大将，你带大军进城，后面跟着的是后金的部队，你是要守城还是要造反啊？这个其实袁崇焕也想到了，他特意跟皇帝说，我们不进内城，就在外城守着。其实这时候袁崇焕不是不知道北京城进不得，可是为了保住北京城，他只能如此。这时候皇太极用了个阴招儿。他抓到了两个太监，关在一个柴房里，然后让自己的士兵故意在柴房门外小声说话，意思就是袁督师跟我们联系好了，他先进城，然后我们跟着。说完之后故意放

走其中的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回到北京之后立刻把这事儿告诉了崇祯。

崇祯本来心里就嘀咕着呢，这“准确消息”果然就来了，袁崇焕真的是要造反啊！于是他罗列了袁崇焕通敌的多条罪状，最后把袁崇焕押上刑场凌迟处死了。袁崇焕的罪状是对外公布的，当时京城里的百姓人人自危，就怕后金军打进来。一听说抓到罪魁祸首了，就是袁崇焕，京城老百姓全出动了，有钱的人都出高价从刽子手那儿买袁崇焕的肉。袁崇焕在行刑过程中没有丝毫惧色，直到气绝身亡。

所谓英雄，都有几个共同点：一是本身有能耐，能干大事；二是勇往直前，有的时候有点一根筋；三是不计后果，只要认为自己做的事对得起良心和自己的原则，就不管自己最后的结局。所以中华五千年历史，能够成为英雄的人屈指可数。因为做英雄就等于你要放弃名誉、地位、金钱，甚至是生命，并且死后很可能还有很多人骂你。袁崇焕就是死后150多年才被平反。看来，这英雄实在不是那么好当的。

（伯仲摘自重庆出版社《老梁论成败》一书，于友善图）



我的围棋生涯

●马伯庸

我小的时候，正好赶上中日围棋擂台赛最热闹的几届。聂卫平在擂台上一路披荆斩棘，燃起了无数国人学围棋的热情。那时候我年纪不大，正是学棋的黄金年龄，爹妈一商量，决定先让我舅舅教我，看我有没有这方面的天分。

我舅舅也不含糊，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本书，上面全是围棋棋谱。我舅舅说学棋必须打谱，然后从中间挑了一张，说就打这张入门。

我那时候不懂啊，稀里糊涂就答应了。我们一大一小两人对着棋谱，一步一步将棋子摆在棋

盘上，每摆一步我舅舅都给我解说一下落子用意，但教到第五手就教不下去了。为什么呢？我舅舅说下围棋的原则是“金角银边烂肚皮”，但是这棋谱里第五手黑棋“咣当”一下，放到了正中天元。

这下我舅舅挠起头来，琢磨了半天，最后一拍桌子：“可能是黑棋下错了！”继续往下打，结果越打越糊涂，开始还能解释一二，到后来彻底看不懂棋路了。经此一役，我兴趣尽丧，围棋之事遂罢，从此再没摸过棋子。

直到后来我年岁渐长，偶尔

在家里收拾东西翻出那张棋谱，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是1933年吴清源对秀哉名人的棋谱，号称世纪巅峰棋局。吴清源执黑子先下三三，再下星位，第三子直落天元，震惊整个棋坛。我舅舅拿这个棋谱给我入门，和让6岁的杨过逆练九阴真经差不多。

所以每次别人谈起围棋的时候，我都双目惆怅地凝望远方，喃喃说道：“都是吴清源害了我……”有了这段经历，我对围棋虽无大成，却也有了些兴趣，只是很少下。在桂林上高中时，同宿舍有懂棋的兄弟邀战。我想我虽不才，怎么说也是吴清源熏陶出来的，梅庄四友、玲珑棋局之类的典故也熟稔在胸，岂能怕了你？欣然应战。

结果一局还未到中盘，我已然是四角尽没，中腹被围，丧师失地之惨，有如晚清。我一看，不好，眼看要败，不由得学李小龙一声怪叫，把棋盘“哗啦”掀了，双手抱拳，朗声说道：“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学业紧张，不可玩物丧志，这局不如和了吧！”对方不干，争执之下两人打了一架，战况难分难解，反正不算我赢。

我自幼时学棋，至高中方遇这一败。

从此我领悟到了一个道理：即使是下围棋，也需要装。到了大学，我不再轻易出手，只是偶尔会买一些围棋的理论书籍，比如陈祖德的《超越自我》、吴清源的《中的精神》等等。这类书有个好处，哲学和历史谈得多，具体棋局谈得少，容易懂，又好唬人。

有了先进思想武装自己，再见别人对弈时，可就有讲究了。



鲁迅论《西游记》：“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高老庄一段故事最有人间喜剧味，每个角色都有出色表演，值得品咂。

话说这高太公是个标准的乡绅，只可惜膝下无子，只生得三个女儿。小女儿本来是要招个上门女婿养老的，一招却招了个妖怪。招妖怪肯定要不得，但高太公不满意的两个理由却很奇怪：

第一是败坏家门。这本来容易理解，但高太公一解释，反倒不容易理解了。悟空开玩笑说，八戒论身份是天神下凡，干活是好手，而且对老婆相当疼爱，他高家招了这个女婿，既不丢人，也不吃亏。高太公说：“虽是不伤风化，但名气不堪好听。”可见败坏家门云云，并非事实上的损失，损失的只是虚名。第二个理由呢？是“没个亲家来往”。当初读到这一句，差点笑出声来。及至细想，高太公是非常实



高老庄的人情世故

●张宗子

际的，凡物都必定物尽其用。无论什么样的亲家，总是多了一份势力。招个没来历的妖怪，等于白投资，收不到一分利息。

悟空答应降妖，高太公不免控诉一番八戒的罪状，其中一条是太能吃。唐僧不通世事，胜过寻常的书呆子，此时在一旁却听明白了，因此不客气地捅了一句：“只因他做得，所以吃得。”

首先观棋不语。待双方厮杀得差不多了，先“咦”一声，侧头微探，眉头轻扬，引起别人注意后，再略摇摇头，幅度不可大，以20度到30度为宜。对弈之人看你这副神态，必会好奇心大起，问你说：“同学，你也懂围棋？”

这时你需摆手推辞，说“略懂，略懂”，你越是推辞，别人越是好奇，非要拽着你请教。

这时你要负手而立，端详棋盘片刻，然后伸出右手在棋盘上虚空一指——注意，不可指得太清楚，不然露怯了，淡淡道：“若下在此处，则另有一番天地。”弈者多半大惊，追问何故。可以微笑作答：“咱们今天

不谈死活，只说大势。围棋之道，取势为上，取地为下。”然后趁他们低头沉思之际，飘然离去。

为什么要抓紧时间“飘然离去”呢？一是充一下世外高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风度；二是确保万一，如果下棋的人反应过来你是在诈唬，搞不好真的会动手，所以早早离开为妙。

再后来，我负笈海外，求学于新西兰，中途难免心怀故国。于是我弄了一副围棋，在学校草坪上随意摆着玩。这时一个当地白人大学生凑过来，问我这是什么。围棋的英文叫Go，可这是从日文读音学的。我心里不太爽，就告诉他这叫熊猫棋——黑

高太公只好另辟蹊径，改而指控八戒非法拘禁良家妇女。

高太公势利、吝啬，符合他土财主的身份，不过心肠未免太狠了些。悟空保证拿下妖怪，让妖怪写退亲文书，高太公却迫不及待地说：“但得拿住他，要什么文书？就烦与我除了根吧。”悟空因他的“超人”身份，一向是不把几条人命妖命放在眼里的，高太公是善良百姓，此处对不久前的“至亲”，却绝情得很。

小人物的凶狠，有时候实在不亚于暴君权臣，关键是看他有没有那个能力和机会。机缘不是土坷垃，俯拾即是。蜷缩街头的乞丐，也许本来乃是大政治家军事家的坯子；看着自家牛死而伤心落泪的老农，假若阴差阳错坐了龙庭，没准比朱元璋杀人还疯狂。时势造英雄，谁说不是呢？

（安 华摘自三联书店《书时光》一书，王 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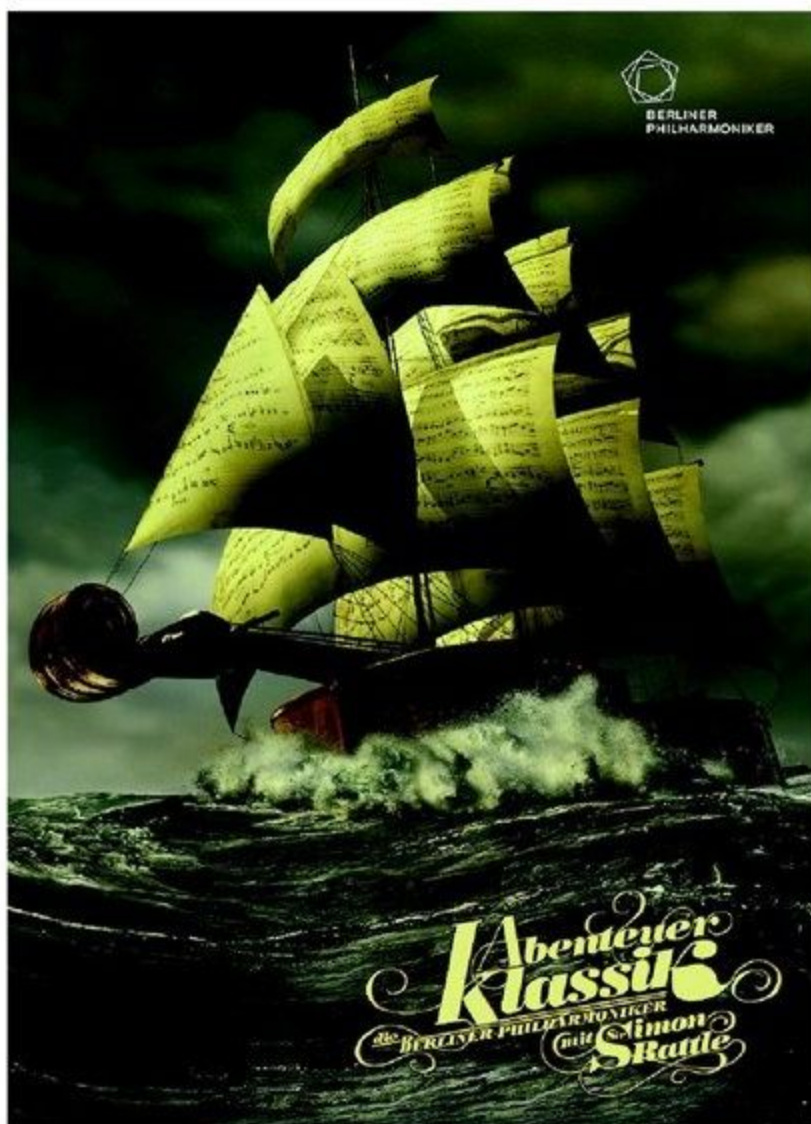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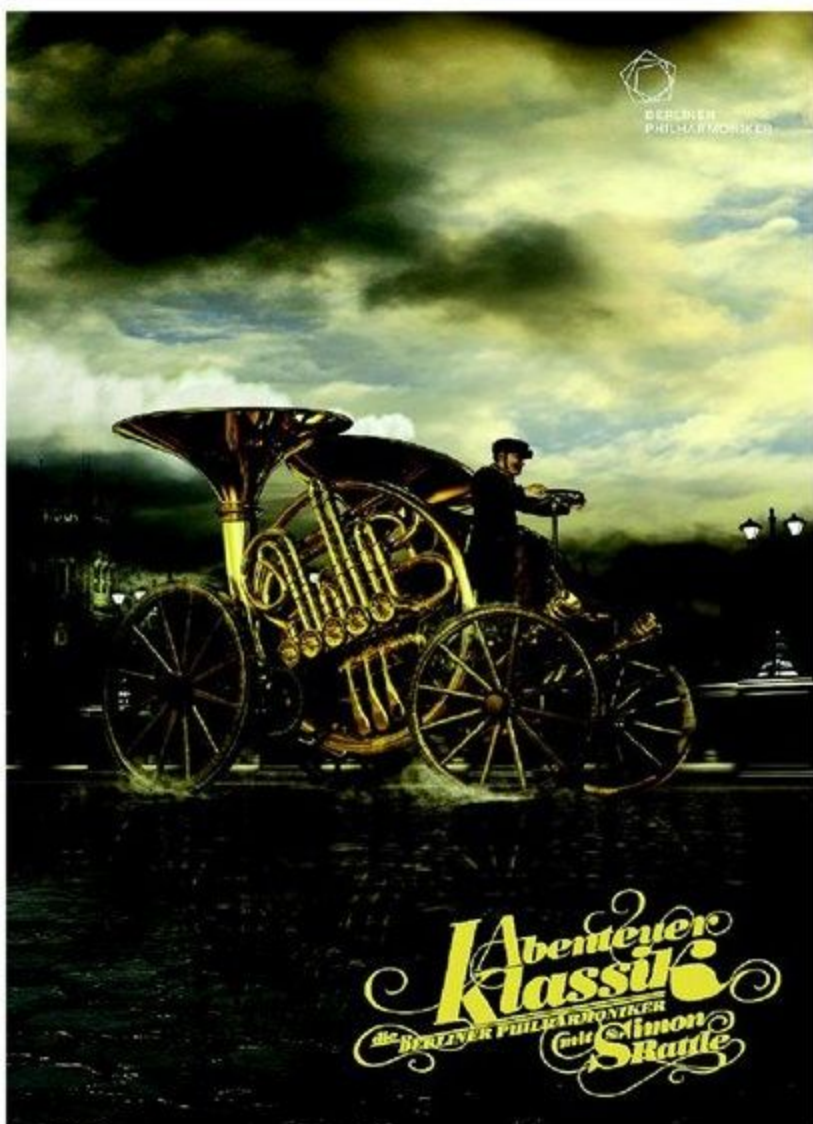
白两色嘛。

我眯着眼睛，高深莫测地告诉他：围棋之道，繁复无比，兼之有阴阳调和之理，不是寻常人能学会的。这大学生是个理科生，数学极好，听了更感兴趣。我看他有诚意，就教了些基本规则，又从图书馆找了本英文围棋入门书，让他自己回家揣摩，告诉他揣摩透了，再来与我对弈。

我生平下围棋只败过两次，一次在高中，一次就是在新西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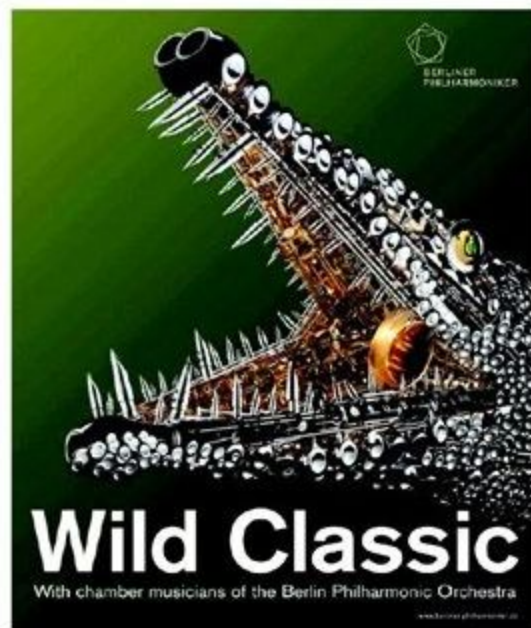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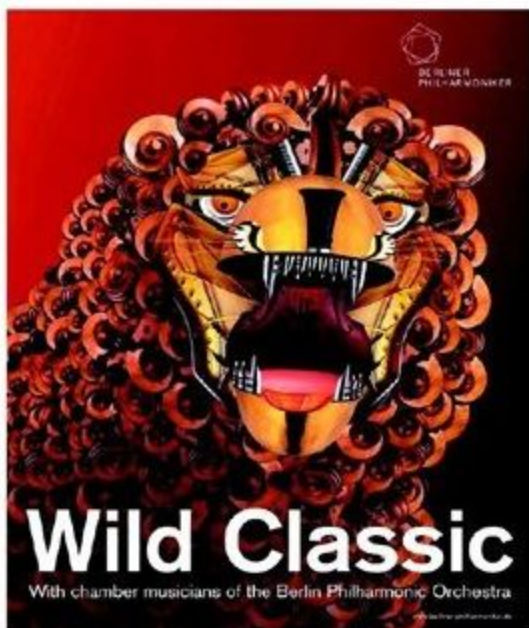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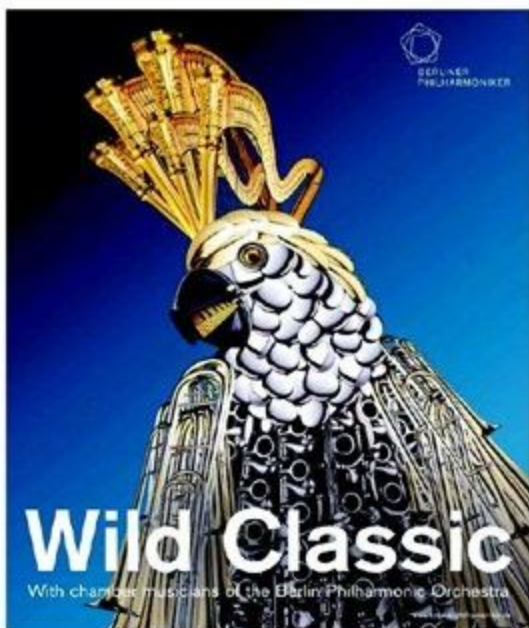
再然后，我忽萌退意，封盘收子，棋坛上从此再也没有我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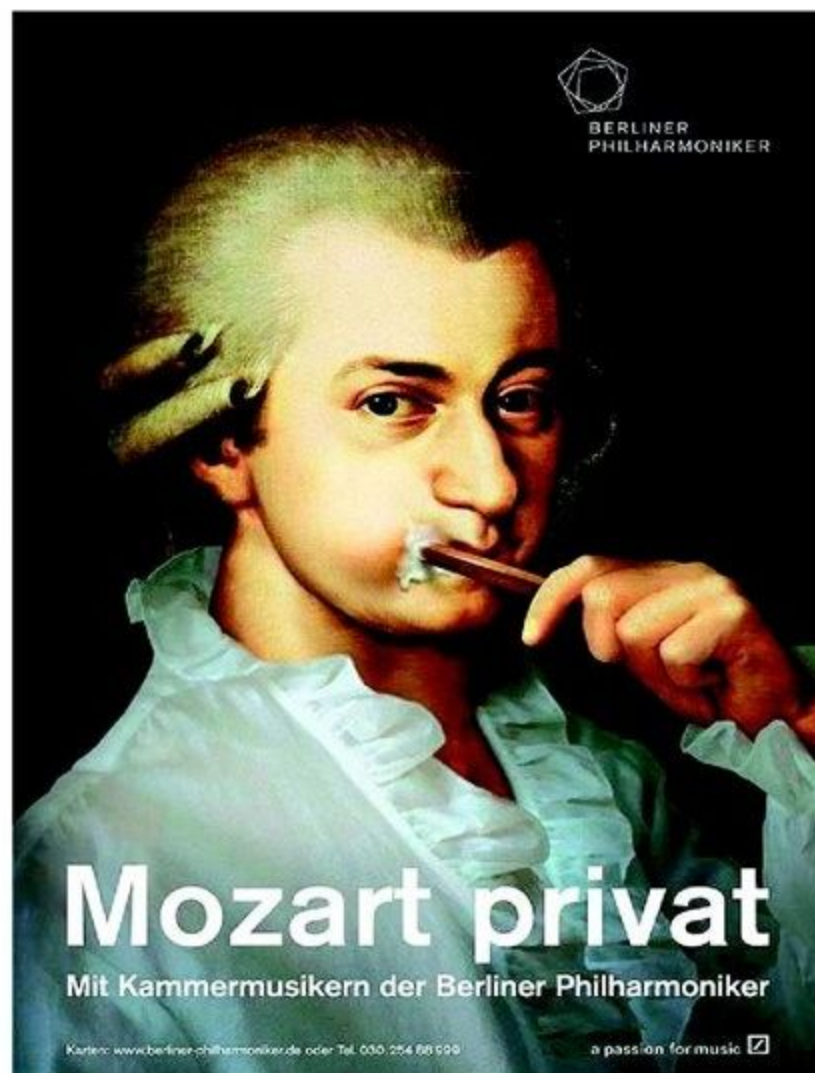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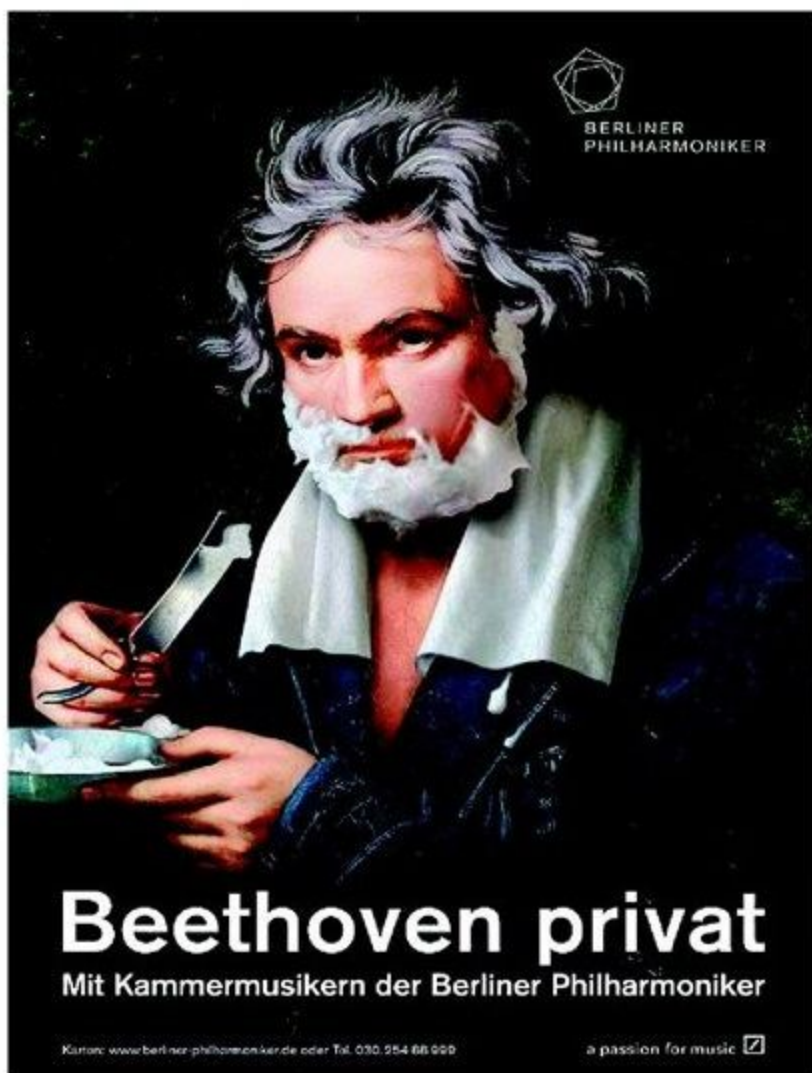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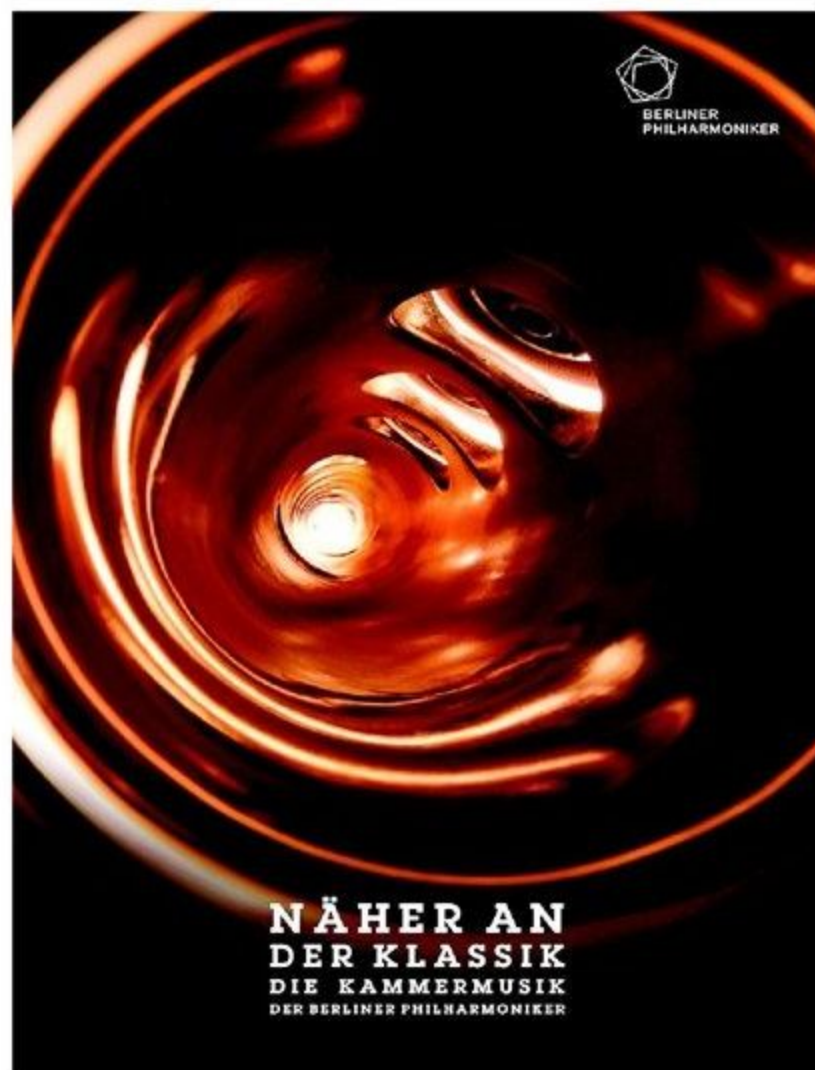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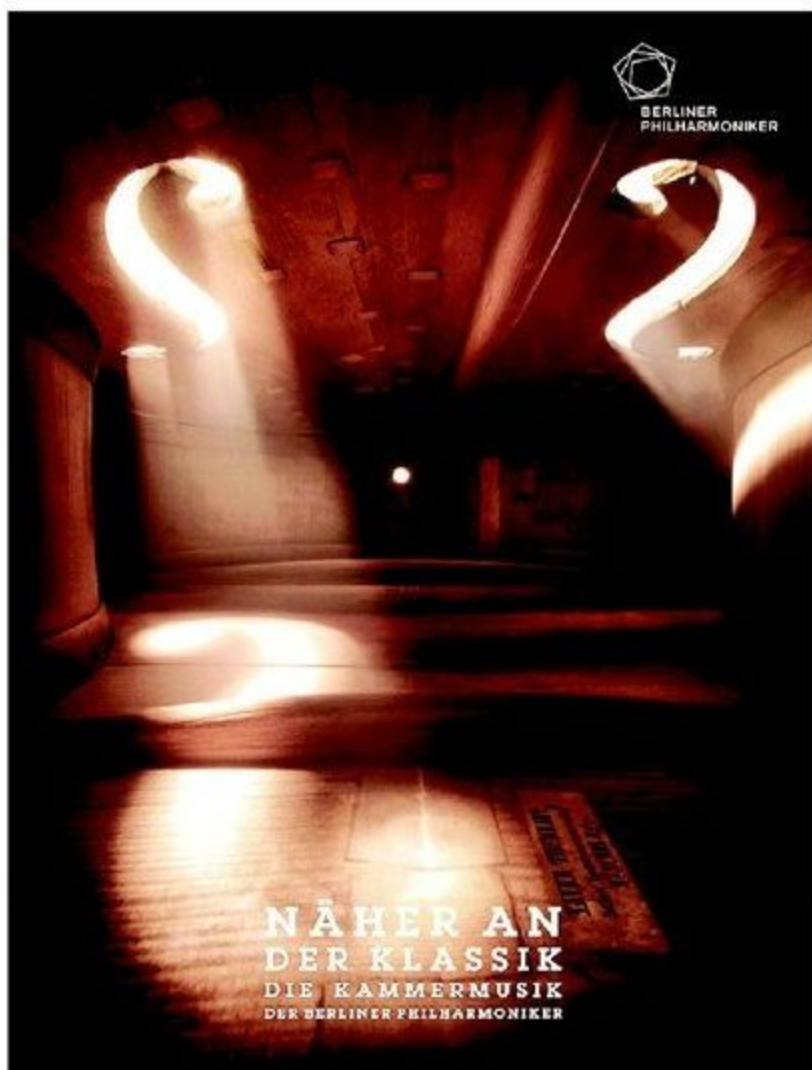
（季 波摘自《文苑·经典美文》2015年第6期，杜凤宝图）



严谨却不拘谨的音乐会海报设计

今天，全球范围的艺术设计、环境艺术、工业造型，都直接或间接受到德国当年的包豪斯现代主义设计思想的影响。德国人严谨但不拘谨，德国艺术更是如此。看看下面几组“柏林爱乐”海报，天马行空的创意思象，让人叹服。





(摘自天天老相机)



池塘里的鸭子

◎〔美〕贾森·茨威格 ◎刘寅龙 译

1972年3月，格雷厄姆在西北密苏里西州立大学商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有人提问，大多数个人投资者为什么失败？他给出一个简要的答案：“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过于在意股市当前的运行情况。如果投资者因为所持股票市场价格不合理地下跌而盲目跟风或过度担忧的话，那么他就是不可思议地把自己的基本优势变成了基本劣势。对于这样的投资者而言，他的股票干脆就没有市场报价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因为其他人的错误判断而遭受精神折磨了。”

格雷厄姆用这一段话对自己毕生的经历进行了总结。投资者难得见到这样的话——它们就像熊市气氛中稳定的稀有气体。如果你牢牢记住这些话，并且以它们来指导你的整个投资活动，那么，你将能够在所有的市场环境中生存下来。那么，格雷厄姆所说的“基本优势”指的是什么呢？茨威格认为，聪明的投资者完全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追随市场。你享有独立思考的权利，而这种优势恰恰是机构投资者不具备的。因此，个人投资者有理由与机构投资者做得一样好，甚至更好。一方面，聪明的投资者知道自己无法左右持有股票的价格或企业业绩；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可以控制自己能够控制的因素，如交易费用、预期、风险，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行为。

我们有必要认识自身的能力和弱点，只有这样，才知道为什

么要克制自己的情感，以及哪些东西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

——荷兰哲学家贝内迪克特·斯宾诺莎

如果你是池塘里的一只鸭子，由于暴雨的缘故水面上升，你开始在水的世界之中上浮，但此时你却以为上浮的是你自己，而不是池塘中的水。

——沃伦·巴菲特

在纽约市，有一名叫克拉克·哈里斯的肠胃病医生，在不久之前买进了一家农业和建筑设备公司的股票。当有朋友问哈里斯为什么认为这只股票会上涨时，这位在购买股票前通常要做一番研究的医生坦率承认，自己对这家位于荷兰的公司几乎一无所知。显然，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大都市的哈里斯，既不了解农业拖拉机，也不知道干草打包机，更不熟悉推土机或是锄耕机。但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他就是喜欢这只股票。克拉克·哈里斯医生的解释是，自己的全名是克拉克·尼尔森·哈里斯，而这家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的交易代码也是CNH，这恰好和自己名字的3个首字母不谋而合。他不无欣喜地承认，这就是自己购买这家公司股票的原因。当朋友问是否还有其他什么原因时，克拉克·哈里斯医生的回答简单明了：“我就是喜欢它，对它有种说不出的好感，没有别的原因。”

做出财务投资决策时，并不是只有肠胃病医生才跟着感觉走。1999年，电脑读写公司的股票在一个交易日内狂涨33%，

至于背后的原因，仅仅是公司名称在这一年里和疯狂至极的.com联系到了一起。1989年至1999年期间，出现了一类特殊的股票，它们的市场业绩居然比业内其他股票高出63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仅仅是因为这些股票的发行公司堂而皇之地把.com、.net或Internet放在自己的名字里。

在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主场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球队获得过17次总冠军，位居NBA球队之冠——译者注）股票公开上市交易的那段时间里，其价格基本不受新球馆建成等重要经济因素的影响，相反，股价的涨跌几乎完全依赖于球队在前一天晚上比赛的胜负结果。至少从短期来看，凯尔特人队的股价并不取决于收入或是净利润等基本因素，而是被球迷最关心的东西所左右，比如说昨天晚上的比分。

其他投资者对感觉的依赖，甚至比哈里斯医生或是凯尔特人队的球迷们更加严重。2002年年底，一位交易商在解释自己买进脆奶油甜甜圈公司股票原因的时候，在网上曾经直言不讳地说：“太不可思议了，我们老板竟然以每个6美元的价格为全公司买了300多个甜甜圈。天哪，太美妙了！千万不要用咖啡就着甜甜圈吃，那就糟蹋了这么好吃的东西了。还是再买点股票吧。”谈到奶油甜甜圈公司的股票，另一位投资者在网上论坛中大肆宣称：“这只股票肯定会直



线飙升，因为他们的甜甜圈太好吃了。”

这些判断的第一个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源于直觉。购买这些股票的投资者并没有对投资进行研究分析，相反，他们只是在跟随着自己的感觉、情绪或是预感。而第二个共同点则在于，他们都是错误的。自从克拉克·哈里斯医生买进CNH之后，该公司的业绩就一直低于市场大盘；很多互联网股票在1999年至2002年期间的跌幅竟然超过90%；事实上，在休战期，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股价甚至比赛季期间还要高；脆奶油甜甜圈公司股票的下跌幅度则高达75%，此时的甜甜圈和以前一样酥脆可口。

但是这样的思维模式绝不只属于那些看似天真幼稚的散户投资者。一项针对250位金融分析师进行的调查发现，在投资估值

中，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干瘪枯燥的事实编织成一个楚楚动人而又不乏说服力的“故事”。基金经理总喜欢高谈阔论一只股票是否让他们“感觉良好”，而专业交易商们则习惯凭“直觉告诉我”这样的论调，每天将几十亿美元把玩于股掌之间。据说，世界上最富声望的对冲基金经理乔治·索罗斯，就曾因为背痛而抛掉手里的股票。

在《眨眼之间》一书中，格拉德威尔指出：“眨眼之间做出的决策，完全有可能和那些经过深思熟虑、搜肠刮肚做出的决策一样，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格拉德威尔绝对是一个超一流的作家，但在投资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绝对是相当冒险的。当所面临的状况比较简单时，直觉的确可以为我们带来灵光一现的精彩决策。遗憾的是，我们在投资

中所面对的选择很少会这么简单，而影响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也很可能起伏动荡（至少短期来看是这样的）。

在某些时候，债券也许符合这个条件，但是当你买进债券后会发现，它只能带来那么一点可怜巴巴的回报；手里的新兴市场股票也许让你郁闷不已，然而，就在你刚刚出手时，它却有可能急速上涨，甚至转眼之间便翻上几番。在嘈杂喧嚣的金融市场上，唯一永恒的也许就是墨菲定律（即有可能出错的事情，就会出错——译者注）。这个定律缘于美国一位名叫墨菲的上尉，他认为自己的一位伙伴是个灾星，便讽刺他说：“如果有什么事可能会被弄糟的话，只要让他去做，就一定会弄糟。”墨菲定律在理论上可以表述为：如果做一件事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法，且其中至少有一种方法可能会带来失败，那么，必定有人会采取这种做法。事实就是这样：任何可能会出错的事情注定会出错，而且总会出现在你最不希望它出现的时候。

（苏菲摘自广东经济出版社《格雷厄姆的理性投资学：如何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做出合理决策》一书，刘宏图）

火车穿过一个个十字路口，在暮色中匆匆地越过了一大片郊区。也许在她睡一觉把他移交给褪色的历史之前，她会留意到那片夕阳，会稍作停留，会想起以往的时光。这个昏暗的薄暮将永远遮蔽阳光、树林、鲜花，和他那欢声笑语的年轻世界。

——（美）F.S.菲茨杰拉德《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路怒与网怒

● 荣筱箐

成都的女司机被打之后，一段多年前的视频再次刷爆朋友圈，画面是某个外国汽车监视器镜头捕捉到的外国司机们文明开车、互助互爱的温馨场景，所有转发的人都不忘加上一句类似于“你看看人家”的评论。不过要是你在“人家外国”待得足够久就知道，拿这些人口稀少的小城中井然有序的小马路上质朴醇厚的人情，去比对一个人口过千万的城市里多道并行的大马路上发生的冲突，有多么不公平。

怎么也得用曼哈顿西侧的高速公路做对比，两年前一个叫 Alexian Lien 的华裔驾车者曾经在那条路上跟一群摩托党争路，被从车里拖出来打得遍体鳞伤；或者用波士顿的 Dudley 街做对比，3月底，两个男司机在这条路上发生争执，一个被另一个一枪打死；又或者就用休斯敦的45号州际公路做对比，也是3月，一个女司机在这条路上对一个男司机按喇叭，结果被男司机

照头打了一枪。

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些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路怒”这个词本来就源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高速路上暴增的枪击事件。

2008年，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心理学家 William Szlemko 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一辆车上有越多的个人化设置，比如座椅靠垫、小挂件和贴在车身上的个性化标签，车主就越容易路怒。这项研究多少可以借来支持一下我的非科学猜测：路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的自我意识在车厢这个狭小却专有的空间里急遽膨胀，让你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又对任何外来的侵犯不让分毫；而车子金刚铁甲的外壳，就像在我们自己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之间竖起的铜墙铁壁，给人一种隔空喊话，不用面对后果的错觉。

这大概能解释为什么走在路上温文尔雅的人，握起方向盘就变得睚眦必报；说不定也能解释为什么平日里慈眉善目的人，敲

起键盘就变得面目狰狞。比起汽车的有限空间，互联网拥有无限广阔的空间，加上一种虚拟平等，会使人自我膨胀，变得幽默自信、谈笑风生、个性十足、正义感爆棚，就像路怒之后的网怒。网民成了好莱坞大片里的超级英雄，平时穿着西装戴着眼镜，朝九晚五混迹于红尘之中，往电脑前一坐就像换上了神奇行头，顿时能飞檐走壁、救死扶伤，完事后继续做回低调的普通人。谁能拒绝这样的诱惑啊？至于当事人的感受，有电脑的金刚铁甲隔着，我们就不用去管了。纽约纪实作家 Jon Ronson 在他出版的新书《话说你被当众羞辱》里说：“我想，当羞辱以远距离遥控的无人轰炸机的方式进行，就没人需要去考虑众口铄金这件事了，反正一片雪花永远不需要为雪崩负责。”

在这本新书里，Ronson 追访了曾经成为“网怒”风暴主角的人。这些人在被网民的唾沫星子淹没了之后，原本已经适时地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Ronson 却偏要把他们悲惨的生活展示给我们看：丢了工作，陷入抑郁，背负着网上抹不去的羞辱永世不得翻身。最后他说自己在写完这本书后就决定不再去网上骂人，虽然有时还会怀念那种快感，但就像一个人变成了素食者，“可能还是会怀念牛排，却不能再无视屠宰场的血腥”。

多亏这本书，让路怒和网怒的相似性更加昭然：最终你还是要走出机器的金刚铁甲，去面对活生生的人和他们真实的伤痛，无论在路上还是在网上。

（洛 祈摘自腾讯网《大家》栏目，邝 颺图）

一日之迹

●陈 迅

清代篆刻大家邓石如、吴让之都刻过数方“一日之迹”的朱文闲章。“一”那长长的一横，“日”那圆圈里稍短的一横，都是迹的表现。一日很快过去，往往了无痕迹。能留下痕迹的，少之又少。群贤咸集于兰亭，嵇康临刑前弹《广陵散》于东市，东坡月下泛舟于赤壁，少有之痕迹呀。做个有品位的人，争取让匆匆而过的日子，留下那么一点点痕迹。哪怕绝句似的，就那么一点点。

（周继红摘自《新民晚报》2015年6月9日）

终身受用的三根骨头

●〔美〕哈维·麦凯

◎陈 音 编译

年轻的毕业生准备开始新的生活，临行前他去咨询自己的老师。老师说：“记住人有三根骨头，你就能面对任何困境了。”“哪三根骨头呢？”学生问。老师说：“三根骨头是眉骨、颧骨和脊梁骨。眉骨让你不断地开阔视野；如果你有疑问的话，颧骨会助你找出答案；脊梁骨则会让你盯住目标，直至成功。”

（极品咖啡摘自《知识窗》2015年第6期）

显而易见却视而不见

●〔巴西〕保罗·科埃略

◎夏殷棕 译

弟子问本·左马大法师：“天底下谁最睿智？”

“善于学习他人之长处者。”法师答。

“谁最强大？”



意 ● 林

“善于自控者。”法师答。

“谁最富有？”

“深悉自己拥有之财富者，其财富乃生命之分分秒秒，可改变其周遭之一切。”

“谁值得敬重？”

“自重并敬重邻里者。”

“大师所言，皆显而易见。”

另一弟子说。

法师接过话：“显而易见，不过很多人却视而不见。”

（林冬冬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文）

思 想

●简 明

一个人身上最体面的东西是什么，是高官厚禄，还是显赫名望？都不是，一个人身上最体面的东西是思想。思想是乞丐头上的皇冠。一位记者问法国《世界报》创始人梅里：“你一生写了多少文章？”梅里说：“我写文章不计算篇数，只计算思想。”

（若 子摘自《今晚报》2015

年6月1日）

安贫若素

●〔印度〕安东尼·德·梅勒

◎孙开元 译

一天，一位弟子问大师：“什么样的人最有资格当您的弟子？”

大师回答：“那些即使穷到只有两件衬衫，也会卖掉其中一件，用换来的钱买花儿的人。”

（生 花摘自《牡丹晚报》2015年6月2日）

仁 心

●慧 清

小僧在读《论语》。

他问师父：“孔子讲‘仁’，佛讲不讲‘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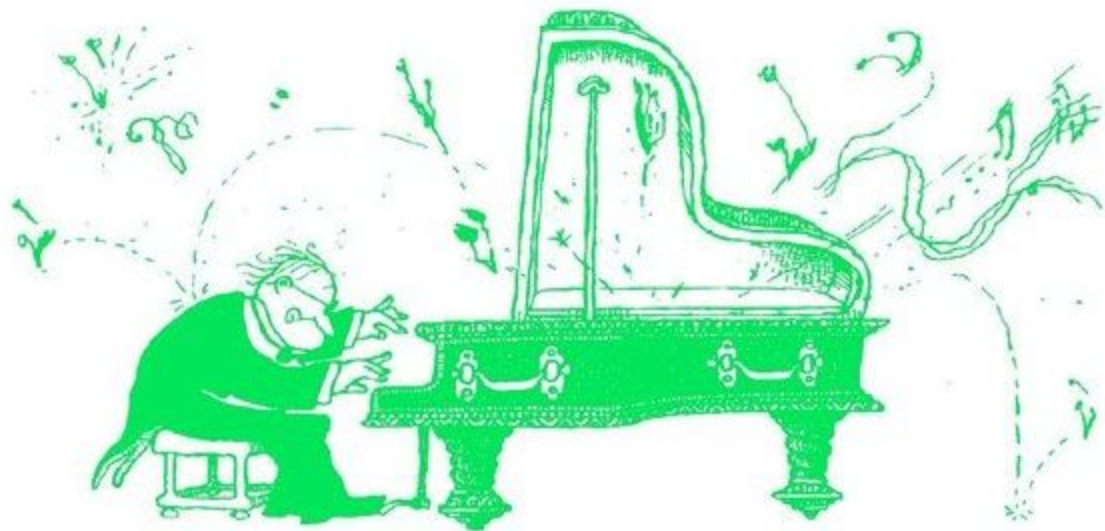
师父领他到院中，一只寺里新近收养的小黑猫正在晒太阳，毛茸茸、懒洋洋的。

“看到小黑，你有什么想法？”

“小黑很可爱，看着让人感觉内心柔软，不忍伤害。”

师父颌首道：“内心柔软即是仁，即是慈悲，儒与佛的区别，只在学术，并不在心。”

（林晓华摘自文化艺术出版社《如是我所闻》一书，（阿根廷）季 诺图）





1977年，当高校重新招生的消息传出后，我上大学的愿望死灰复燃。但看到具体要求后，我发现对考生年龄的要求是30岁以内，而当时我已满31周岁。

我是1964年从上海市北中学高中毕业的，但在此前，我的大学梦已经破灭。那是在1962年的5月，我正读高二，在学校的一次体检中，我发现患开放性肺结核。经过拍片复查，确诊无误，医院通知我立即病休，3个月后复查。进高中不久，我就已瞄准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我也是语文、历史、英语等科教师心目中最有希望的学生。要是不能在3个月内治愈，就会影响报考大学，这一切就都完了。于是我将一切希望寄托在治疗和休养上，按时服药，严格按照时间表作息，每天早上去公园学太极拳。但是每3个月一次的复查都是一次新的打击——我一直无法进入钙化期，因此不能复学。直到1963年11月，同班同学早已毕业，绝大多数考入大学，我才在休学一年半后获准复学，转入下一届高三“试读”。可是到第二年5月高考报名体检时，我的

我的1978年

●葛剑雄

肺结核还是没有完全钙化，不符合报考条件。

在老师的劝说下，我暂时放弃了继续报考大学的打算。作为一名新团员，服从组织分配是起码的要求，我接受了参加上海教育学院师资培训的安排，留在母校市北中学实习，1965年8月，被分配到古田中学当英语教师。不过我并没有放弃上大学的打算，当年就报名考上了上海外国语学院之夜大，进修英语。但“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一心上大学是不是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作祟，所以不仅自己公开暴露思想，还一次次进行自我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些都成了大字报中揭发批判的内容。

有了这样的经历，我对1977年的意外遭遇相当平静。

到1978年公开招收研究生时，报考年龄放宽到40周岁，

而且为了“不拘一格”选人才，对学历没有任何规定。我再也无法抵御大学的诱惑，但一点儿把握都没有，所以在单位开证明时还要求领导给我保密。

报考研究生是要选定专业和导师的，对这些我几乎一无所知。首先想重温旧梦，选择北大。但当时新婚，小家庭初建，到外地读书显然不现实，最后选定复旦大学历史系谭其骧教授指导的历史地理专业。其实我当时还不知历史地理专业的性质，只是因为历史和地理都是我喜欢的，并在工作期间一直有所积累。对谭其骧教授，记得“文革”前曾在南京路“上海先进模范”的光荣榜中见过他的照片，我初中的历史教师向我介绍过他在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那年报名的考生很多，初试就近举行，我的考场离我工作的古田中学不远，骑自行车不过10分钟。我对考试完全没有把握，既不想惊动同事，又不愿影响日常工作。我把这三天要上的课调了一下，每天早上还是像平时那样到广播室，在升旗后的早读时间里对全校同学简单讲话，

然后骑车前往考场。在5门考试中，政治是最熟悉的，因为这些年我一直教政治，只要注意答得规范就行了。英语我有上夜大两年的学习基础，拿到题目后觉得很容易。古汉语和历史我自以为是强项，虽然对问答题中的“魏晋玄学”一题不大有把握，但不会离题太远，因为我主要根据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复习，里面专门有一段介绍。历史题中一个名词解释是“谭绍光”，我正好看过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编的一套近代史小册子，上面提到太平天国后期的将领慕王谭绍光，记得他是忠王李秀成的下属，驻守苏州，所以也答出了。地理试卷中有的名词解释我没有见过，只能据字面意思猜想，瞎蒙几句，估计得分最低。

待收到复试通知，我不得不认真对待了。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根据历史地理专业的要求复习，只能去上海图书馆找资料。到那里的参考阅览室后才发现，里面坐着的大多数是考生，报考复旦大学的更是占了很大一部分。当天下午，我正在看《中国历史地理要籍选读》时，有人过来问我，是否报考了历史地理专业，得知他也是报考复旦大学历史系，但是世界史专业。他又给我介绍了两位报考历史地理专业的考生——顾承甫和杨正秦——后来是我的同届同学。询问我的是顾晓鸣，后来是我们同届研究生中的活跃人物。交谈中我暗自吃惊，他们都毕业于复旦大学，顾、杨两位还出自历史地理专业。但到这时也顾不得多想，只有临阵突击，多多益善。

复试那天，我早早来到复旦大学，找到大礼堂。各系的监考

老师给考生发下试卷，并在周围巡察，我们专业来的是周维衍、邹逸麟。上午、下午各考一门，小题目已记不得了，大题目是《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一段话，要求今译并论述，另一段大概是《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论述明朝建都北京的。没有什么意外的考题，考下来自我感觉还不错。

第二天是导师面试，因为我们的导师谭其骧教授正住在龙华医院治疗，周维衍通知我们早上到复旦的大门口搭车去医院。

事先只见过谭其骧先生的照片，走进他的病房才第一次见到他本人，想不到正在治疗中的他精神很好，声音洪亮。他很随和地问了我的经历，然后问我看过什么书，对什么问题感兴趣。在我提到钓鱼岛的归属时，他又问我可以举出什么证据，我尽自己所知谈了。

复试过后，我感觉到成功的希望很大，开始担心学校能否同意我离开。想不到党支部书记曹德彬告诉我：区教育局钟一陵局长明确表示，如果你能考上研究生，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也说明国家更需要你，学校应该无条件地支持。

10月初，我收到复旦大学发出的录取通知。此事在我所在的中学和闸北区中学界引起不小的轰动，一时间产生了不少传说。第二年，中学教师中报考研究生的人数大增，其中也包括没有本科学历的。我的高中同学得到消息后，纷纷与我联系。他们有的是“文革”期间的大学毕业生，1978年报名时担心自己没有上完大学课程，怕考不上，所以没有报考；有的是“老三届”，“文革”中进了工厂，没有

上过大学。听了我的经历后，他们就开始做报考准备，并经常来我家复习政治和英语，第二年都考上了，现在都是各自领域的知名学者。

在开学典礼上，校长苏步青特别强调，研究生不论年纪多大、资历多高，一定要当好学生，“资料室里最年轻的资料员都是你们的老师”。他又强调要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后来才明白也是有所指的，因为他坚持晚上10点半一定要熄灯睡觉，所以所有的学生宿舍楼中，除了走廊、厕所、盥洗室和专职辅导员的房间可以开灯外，其他房间一律切断电源，而图书馆、资料室和所有教室一到10点钟全部关门。但无论在年龄、生活习惯，还是所面临的学习任务上，研究生都无法适应这一规定。多数研究生外语水平很低，必须恶补。每天熄灯后，走廊里顿时热闹起来，一片读外语声。与厕所相通的盥洗室中也是看书的同学，顾晓鸣干脆搬了一张桌子，几乎每天晚上在盥洗室读书读到后半夜。

“文革”结束，复旦校园内疮痍未复，大草坪上依然种着庄稼，大字报、大幅标语随处可见，一些知名教授尚未恢复名誉，或者还不能正常工作。图书资料严重不足，不少同学在吃饭时到食堂买几个馒头就去图书馆、资料室抢占座位和书刊。工农兵学员与新招的本科生、研究生形成明显差异，往往意见相左。但是新事物、新思潮不断在校园中出现，终于迎来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慧 慧摘自中信出版社《我们应有的反思》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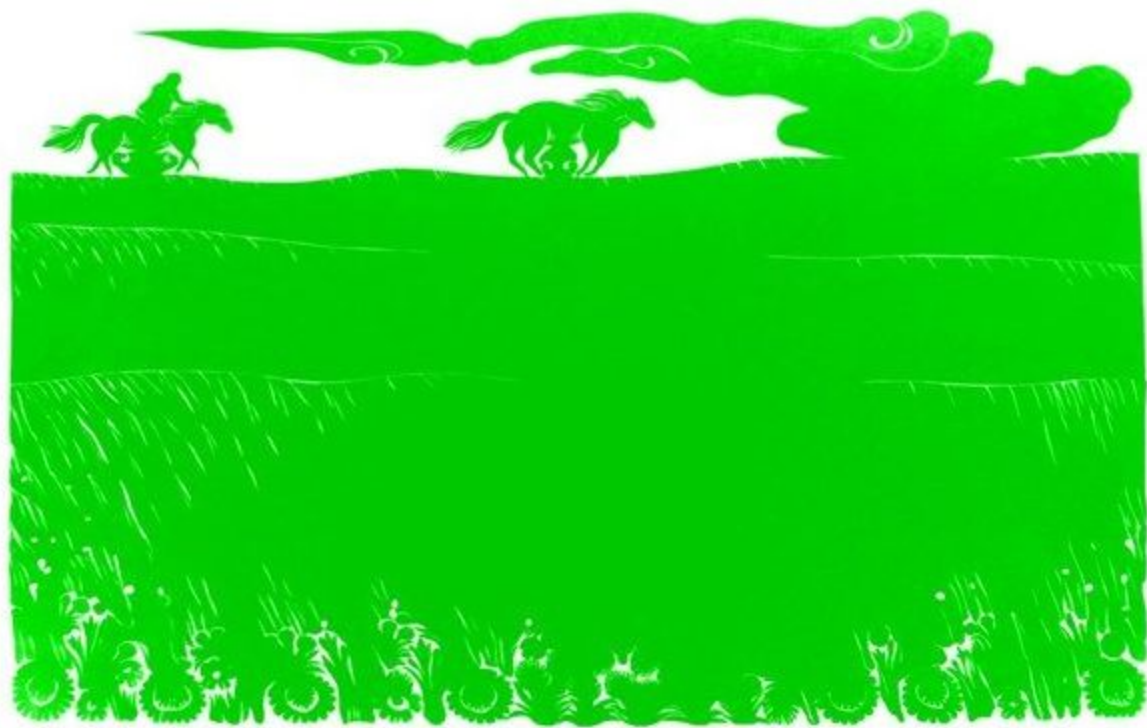
初秋，和朋友去张北草原骑马。我骑的那匹青马不爱跑，一路小颠儿地折磨我，整个肺腑都要让它颠出来了。更过分的是，它专门从两棵树中间或者灌木丛中间走过去，悠然自得地停下来咀嚼草叶，我则被迎面而来的枝条准确地击中。

终于，马夫小张骑着一匹枣红马“呦嗒嗒”地跟上来，对着那青马扬了一下鞭子，并没有打在它身上，但是青马立即振奋起来，离开灌木丛，跑了起来，好在我一直抓牢缰绳。初秋的草原“嚓嚓”从眼前飞快地退后，粉色、紫色的花连成一片，已经看不清单独的一朵，只剩模糊的一团团色彩。风从身体所有透气的部

分钻过去，人一半是被气流托着飞出去的。我兴奋得声带发痒，也“呦嗒嗒”地大叫起来！青马觉得受到鼓励，四蹄撒开的某一瞬间像是和地面平行了一样，一小会儿就跑在了小张和他那匹枣红马的前面。

跑到一处山坡的阳面，我觉得和大部队离得太远了，就“吁”一声勒马停下，踩着马镫下来，回过身看，才发现跑了那么远啊！草原起伏都显现出来，其他的人和马小小地嵌在这些绿

的起伏中缓慢地移动，天地宽阔无比。青马喘着气，打着响鼻，还在前后倒蹄，适应着从激烈的速度中减缓。我摘了一把草喂它，轻拍它的脖子，它是汗津津的。它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定在那里，眼神深邃睫毛翻飞，我也那么定定地看着它，然后它缓慢地咀嚼起草来，把头偏向了一边，不再看我。



我是北方的马

◎桑格格

小张笑呵呵地跟上来，熟练地骗腿儿下马，顺手把枣红马拴在一处树桩上，向我走过来：“怎么样？我说这青马有劲吧！”我重重地“嗯”了一声：“但开始它欺负我，不肯跑呢！”小张是蒙古族和汉族的混血青年，二十来岁，国字脸，黑红脸膛，有着北方人的浓眉大眼和雪白牙齿。他“嘿嘿”一笑：“马狡猾着呢，你第一次骑，它觉得你不是个熟手，就不肯出力；但是等它用力的时候，你不害怕还鼓励

它，它就服你！马就是这么个脾气！”

晚上吃饭，他热情地招呼我们过来围坐。他手上拿着一瓶酒，小心翼翼地问我：“来点？”我知道他怕我是个女的，不喝酒，尤其是白酒。我点点头：“来点就来点。”

这酒叫作草原白，一种烈性白酒，单喝辣得要命，配着流油的热羊肉倒是一绝。我并不怎么爱攀谈，酒却不用劝。小张看见我这样喝着，高兴地搓着手，一个劲儿地劝肉劝酒。几杯酒下肚，他话就多了起来，说起他的马来：这匹枣红马已经老了，是他爸爸养的，和他一起长大。我不禁朝外面看了看，他们不把马养在家里，到晚上让

马自己上坡吃草，找个地方睡，白天自己回来。他眼神慢慢涌上来温柔，说：“这枣红马还是我救活的呢。有一年它得了绞肠痧，疼得满地滚，兽医来了说不行了，杀了吧，少受点罪。我就不让，想这绞肠痧就是肠子打绞嘛，就大着胆子从‘后门’把胳膊伸进去掏，一边掏一边和它说话，说你别怕，我救你呢。那枣红马喷的沫子都是粉红的了，发着抖躺在地上让我掏，我试着一点一点捋着那打绞的肠子，挖出

对别人的善意要有交代

●郝金红

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的儿子约希在感恩节时参加了一个捐赠活动，活动中，他收到3位香港市民300港元的捐助。约希问妈妈：“这笔钱我们该用来买些什么给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们呢？”林郑月娥说：“你可以买一些诸如罐头、花生酱等耐存放的食品。”约希按照妈妈的要求，买了300港元的食品。

接着，林郑月娥陪着儿子来到捐献现场，将食品捐给了活动组委会，林郑月娥还特意用相机拍下了现场照片。活动结束后，约希松了口气：“妈咪，我们的工作终于结束了。”林郑月娥抚摸着儿子的头说：“不，我们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约希不解：“妈咪，还有什么要做的吗？”林郑

月娥说：“你应该将这些照片和买食品的发票寄给那3位好心人，还有，你必须亲自写一张卡片，表示你的感谢。”

一周后，3位捐献者收到了小约希寄来的一个大信封，里面是一张300港元的购物发票和几张照片，照片上是约希与几位小孩拎着两大袋食品在现场捐献的情景，还有一张漂亮的卡片，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3位捐献者的名字和一段话：“正因为有了你们的支持，我们小组才能捐献出这么多食品，才能帮助更多无家可归的孩子。再次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看着这几样东西，3位捐献者心里特别温暖。

在总结这次活动时，林郑月娥对儿子说：“能够帮助别人是

来一把把消化不了的草料。然后，守了它一夜。第二天天蒙蒙亮的时候，它一下子站了起来，我抱着它的头就号啕大哭！”

他说：“你知道吗？今天青马带你跑起来的那种步伐，叫作‘绷子’，就是四蹄全速，那是最快也最让人舒服的一种跑法。”我重重地“嗯”一声：“可不，反而慢步走让人受不了。”他叹口气：“青马是匹年轻力壮的马，我的枣红马可不行喽！但它跟我走的地方最多！”我问：“最远去过哪里？”他说：“厦门。”

是厦门一家游乐场雇他们去的，给的价钱高，小张算过，一年下来，吃穿用度除开，够他添置三匹俄罗斯种的马匹。他当时是带着三匹马去的，我问：“那

两匹马呢？”小张没说话，拿着小匕首在羊腿骨上慢慢剔肉，剔下来，又小心地蘸着孜然、辣椒粉送到嘴里咀嚼起来。半晌之后，他痛快地说：“都死了！一匹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倒下就起不来了；还有一匹，迷路走到高速路上被车撞死了。剩下的枣红马当时也病了，我抱着它给它下了死命令：你是北方的马，我带你回家，你死也要死在北方的草原上。然后，枣红马好歹跟我回来了，你看，就是现在不能跑‘绷子’了。”

我喝了一大口酒，慢悠悠地唱起一首歌，那是一首蒙古的歌，说的是草原的马儿要回到家乡，就算蹄子走烂了也要回到家乡。



林郑月娥（麦润田摄）

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应当一生都坚持下去。还有，对于别人的善意，要有一个清清楚楚的交代，这既是受惠者的义务，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敬和感恩。”

（高升摘自《东方青年》2015年第18期）

小张在厦门没有干够时间就回来了，他并没有拿到能买三匹俄罗斯马的钱，还白白搭上了那两匹马的性命。他说他不要钱了，回来之后，也不打算再出门了。

夜深了，酒席撤去，小张半醉着谢谢我听他讲这么多话，说这样的客人不多；我也半醉着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马的故事，故事真好。我面颊滚烫，面对黑暗站着，空气清凉。我知道不远处是草坡，模模糊糊中有影子在晃动，那是北方的马儿，吃饱了草，休息，安静地等着天亮，好回到主人身边。

（文远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不留心，看不见》一书，赵希岗图）



寒夜急诊

◎陈妙青

睡意渐渐袭来。她拉了拉被子，掖好被角。刚要睡着，忽听他说了一句：“家里有止疼药吗？”她一惊，以为自己听错了。过了一会儿，他用胳膊肘碰碰她，又问了一句：“有没有止疼药？”她没好气地说：“没有。”

他性子急、脾气倔，而她爱唠叨，又小心眼儿。两人经常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口角。两天前，他们刚刚吵了一架。起因很平常。那天，她一直在厨房手忙脚乱地又是切菜又是翻炒，而他却悠闲地斜躺在沙发上摆弄手机。忙着忙着，她的无名火就蹿了上来，不由得对着沙发上的他唠叨开了：“你每天进了家门就知道玩手机，从来不做家务。有你这样的吗？凭什么家务就该我一个人干！”如果此时他能发扬风格，明白女人的唠叨都是有口无心，少说两句，让她发泄一下消消气，也就算了。可他偏偏毫不让她，不耐烦地回敬：“我不就闲这一会儿吗，你做个饭还以为自己有多大功啊？”两人就这样你一句我一

句地吵开了，谁也不肯少说一句。吵急了他突然拿起手机狠狠地往地上摔去。“啪”，那部刚买不久的手机瞬间支离破碎。她一下子愣住，然后一句话没说，转身进了厨房，“砰”一声关上了门。随后，他也摔门而出。

屋子里很静。路灯昏黄的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斜斜地落在床上。她从被子里坐了起来，看了看，黑暗中他没动。她打开灯，看到他在被子里蜷成一团，整张脸痛苦地扭曲着。

两天来，他们一直在冷战。想起他平日的种种“劣行”，想起他摔手机的“野蛮行径”，又想着自己辛辛苦苦操持着这个家却不被他理解，她觉得心灰意冷，恨他入骨，甚至觉得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

她“啪”地关了灯，重新躺了下去。风凉凉地灌进了被子，她缩了缩身子，拉紧被角。他呻吟了一声，缓慢地翻动着身子。片刻，她又坐了起来，把灯打开，冷冷地抛过去一句：“你哪儿疼？”“好像是胃。”她犹豫了一下，拿起衣服往他身上一扔，说：“起来，去医院。”

到医院时，已是凌晨1时。下了车，他强撑着想要站起来，却怎么也无法直起身子。她用力搀着他来到急诊室，迎面出来一位医生，她急急地说：“医生……”对方打断她的话，匆匆地说：“这会儿不接病号，正在抢救病人，你们去急诊科找值班医生。”

此时，他已像霜打的茄子，耷拉着脑袋，双手捂着腹部，蹲在急诊室门外的走廊里。她连拖带搀，把他弄到急诊科，简单说明了情况。值班医生稍作询问，说：“先去做心电图和彩超检查一下吧。”随后又边开单子边说：“去西边楼大厅交费，再去后面二楼做彩超，四楼做心电图。”

她搀着他又一步一步地挪下楼，找到交费大厅，把他安顿在椅子上休息。她跑到交费窗口，“咚咚咚”敲着玻璃窗。

好不容易交了费，做了心电图和彩超，医生看过检查结果说：“像是急性阑尾炎，抓紧时间去对面五楼找外科医生。”

看着他双手死命地顶着腹部，紧咬着牙，脸色苍白的样子，她转过脸悄声问医生：“医生，能不能先给他用点止疼药？麻烦您了。”“不行啊，

你赶紧带他去外科楼吧，到那里看医生怎么说。”

她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一把扯开羽绒服的扣子，再次扶起他艰难地往楼下挪去。

深夜的医院显得寂静、清冷而又空旷。她抬头看看天空，没有月亮。路灯的光惨白地照在冰冷的地面上，寒风一阵阵刮过来。她紧搀着他，在路灯下却像是只有一个人的影子。

他突然停住脚步，蹲了下去。

她说：“干什么？别停，得赶紧去。”

他的头垂在胸前，声如蚊蚋：“起风了，扣上你的衣服扣子。”

“少废话，快走。”

三

找到外科医生，她把检查结果呈给医生，心急如焚地等待“发落”。

她觉得犹如经历了一个世纪般漫长的时间，医生终于开了金口。

“你是他……”

“爱人！”她迅速地答。

“那好，在这儿签你的名字。”医生指着一张单子的空白处说。她看都没看单子上的内容，拿起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趴在办公桌的一角，双脚不停地在地上蹭来蹭去，嘴里不住地发出呻吟声。她再次谦卑地请求医生：“医生，您看，他疼得受不了了，先给他用点止疼药吧？”“这儿没有止疼药，你赶快去一楼交押金，我给他办住院手续。”她转身就跑。

经过楼上楼下的几番折腾，加上心里着急，本来瘦弱的她已感体力不支，可她此时只想快点把手续办好。

她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对歪在休息椅上不住呻吟的他说：“你在这等着，我马上来。”说完，她匆匆往楼梯口跑去。

“等一下，我跟你一块儿去。”

她一回头，见他已佝偻着身子，蹒跚地跟了上来。

“你去干吗？耽误时间。”

“你一个人不行，不认路。”

“你别管，我丢不了。”

“不行，我也去。”

她知道是拗不过他了，回头搀上他说：“累赘，快走。”他们像一对蜗牛，在深夜的医院里缓慢

移动。走了几步，她把他一丢，迈开步子朝前奔去。

四

西北角的那栋楼黑黢黢的，借着微弱的光线，她找到了交费处。那个穿着毛衣披着棉袄的小伙子睡眼惺忪地接过单子看了一眼，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唉，你来这儿交什么费啊？在办住院手续的地方交押金。”

突然间她感到无助极了。回头一看，他已经跟了上来。“你一个人不行，打电话叫个人过来帮你吧。”他说。她拿出手机，翻出弟弟的号码，可一看手机上显示的时间，她没有拨，又把手机放回衣兜。

他脸色蜡黄，想呕。她掏出纸巾递给他：“你就在这儿等我，我再去问问医生。”可她并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她是路盲，在陌生的环境里从来不会辨方向，更不认路。平时家中出外都是他独当一面，她一直在他的羽翼下生活。很多时候，他都把她当孩子一样呵护着。

“什么事，什么事？”不知从哪间屋子传出一个声音。

“找外科。”

“去最东边。”

她拔腿往最东边跑去。“开门啊，麻烦了，开下门吧。”屋里没动静。忽然从走廊的另一头又传来一个带了几许无奈的声音：“连东西南北都不分了吗？”她一愣，意识到自己跑错了方向，她迅速往真正的东边跑去。一时间，她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惭愧极了。

此时，她才发现在这寒冬腊月的深夜，自己的毛衣几乎被汗水浸湿。从外科出来奔到楼下时，她看见黑洞洞的楼梯口他蜷成一团的身影。

两个小时以后，她终于把他安顿到病床上，医生、护士开始忙碌。她跌坐在那儿，长出了一口气。猛一低头，发现自己居然穿着一双高跟鞋，鞋一侧的拉链已完全敞开，是出门时随便趿拉上的，难怪这么不得劲儿。

他紧蹙的眉头渐渐舒展，慢慢地睡着了。黎明时分，他醒来，一眼看见病床边的她，问：“你没睡？”她下巴一抬，眉毛一挑，嗔道：“我爱睡不睡，关你什么事！”

（孤山夜雨摘自《羊城晚报》2015年6月1日，宋德禄图）



● 贾树新



“慢悠悠”的德国人

2012年父母到德国看我，一下火车就看到站前广场在重修，我们只好拖着行李箱绕大圈子去广场对面的公交车站。两个月后，他们返程再次去火车站时发现，站前广场还在修。于是父母感叹，这点地方这么久还没整完——德国很多所谓的广场其实只有两三个篮球场那么大。然而，父母第二年再次来到德国时，令他们惊讶的一幕出现了：广场还没修完。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个广场直到2015年才重新使用。这真的是非常慢了。

有时候这是流程和制度的问题。比如在德国要整修一段公路，德国人会先找几个人把这段路用护栏围起来，放好标识、警示灯，还要给工人搭建厕所及其他配套设施。这样一套“热身”

下来，可能就一周过去了。施工过程中如果遇到降雨（德国时常会有阵雨），不利于某些项目施工，工程也会暂停。

很多人会基于上面两点原因肆意嘲笑德国人的“低效”，但是他们显然忽略了另一个原因：认真的态度也会影响工作的进度。

有一次我家门口有一小段路面要铺设管道。几个工人过来后，先把地面上的花砖一块块小心地撬出来摆好，然后小心地把下面的土挖出来。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土层的颜色有差别，有一部分土层颜色偏红，工人们便把这部分土单独堆在一边，每天收工时用网将土罩上，以免扬尘，铺管道时再把土和撬出来的花砖运到其他地方。等到管道铺完，他们又把土运回来，按照土层原

来的顺序填回坑里，认真压实，原来的花砖原位铺回，并拿着笔尺仔细检查花砖排列得是否平整，几个星期后他们才收工走人。我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他们曾经在那里施工过，想必真的觉察不到那里曾经刨砖动土。

其实，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不仅仅体现在铺地砖、埋管道的工人身上，很多其他行业的人也不逊于他们。我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时候，需要一块水浴控温板，与实验室的加工工人沟通交流后，决定请他帮我设计和制作。工人使用塑料板前后制作了三个模型与我讨论，每次都有改进，为的就是做到尽善尽美。

控温板最终完成时，他很自豪地拿过来给我看，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说，这里他采用了什么样的接口，可以更好地起到密封作用，而在那里他又采用了什么接口，可以更方便我做实验时进行拆卸。最后，他还给控温板涂上了一层质感很强的黑漆，这让他的小作品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专业厂商生产出来的正规产品。在他的介绍中，我能感觉到他对这个小小的东西倾注的感情，很多细节的改进根本不是我提出来的，而是他自己想到的。看得出来，他很享受工作的过程。

我们一直自豪于我们的建设速度，我们可以在几个星期内盖起一座楼房，几个月完成对一处开发区的规划，也曾执迷于提前完成某项工程。这种速度确实让人感到震撼，但是，速度并不是衡量一件工作好与坏的唯一标准。如果适当地放松对速度的追求，让参与工作的人们都能够认同自己的工作，充分地发挥主观



在外国人看来，住在本州、九州和四国三个岛屿上的日本人，毫无疑问都属于同一个民族。但是，他们彼此之间的看法往往大相径庭。

我接触过几个老家是四国的日本人，他们都显得有点怯场，细问之下才知道四国人在日本常被看作典型的乡下人。没办法，四国没有大的城市，工业也不发达，说的方言也有些土气，因此四国人与本州人、九州人相比有些自卑也就是自然的了。这当然不表示四国人被排斥在日本人之外，只不过多少有些“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那种感觉。

然而，在本州，有两个地区的日本人对彼此的看法就针锋相对，以大阪、京都为代表的关西人和以东京为代表的关东人相互排斥。关西地区是日本传统的政治中心，直到江户时代东京都还是偏远地方，所以关西人的历史优越感很强，常常指斥关东人是暴发户。而关东人占据今天日本的首都，又反过来说关西人落后于时代，是土包子。两边都认为自己最能代表日本，显而易见，谁也不服谁。

假如碰上两边的人互相叫板，那听起来才有意思呢。电视里可以看到这类节目：关西人说关东人都是跟着欧美学出来的假洋鬼子，不是传统的日本人，所以冷漠、没人情味儿；关东人马上反唇相讥，说你们关西人都是商人，自古以来无商不奸，你们口蜜腹剑才更没人情味儿。

在这种争论中，关东方面略占上风。这主要是因为关东地区的日本人使用

的是日本的普通话，而关西地区的日本人固执地使用一种很多日本人都听不懂的方言——关西弁。在日本要是找外语学校的招生广告来看，就知道，关西弁可是与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并列的。用的语言都不是标准日本话，怎么能称作典型的日本人呢？关西方面因此失分不少。

我总怀疑日本人把关西弁和外语并列起来带有一种恶搞的性质。感觉上，关西弁在日本的地位和粤语在中国的地位差不多，虽然区别不像粤语与普通话那样大。而日本的相声、小品、滑稽剧，大部分演员无论出生于何地，一上台都是一口关西腔，从这个角度说，关西弁又类似东北话了。

作为外国人，能够把日本人分类到如此地步，自以为已经得其精髓。然而，前几天白井先生的儿子娶媳妇，我才明白日本人自己的分类远比我们认为的复杂。

白井先生因为儿子娶了个长崎的媳妇而洋洋自得。“长崎人和一般的日本人不一样。长崎是日本最早和西方打交道的城市，所以长崎人很洋气。我儿媳妇他们家族有荷兰血统呢……”白井一副崇洋媚外的模样，得意扬扬地介绍。

白井先生介绍的时候，手里拿的是他的全家福，里面女眷都排在一起。我看了半天，实在看不出他的哪一个儿媳妇有一丁点儿的外国人模样。

大概，在外国人眼里，永远难以发现那些微妙的区别吧。

（余长生摘自文汇出版社《与“鬼”为邻》一书，黎青图）

日本人看日本人

● 萨苏



能动性，从而在细节上做到更好，或许也是值得的。

我们已经走过了靠量取胜的阶段，数量庞大的60分产品靠着低廉的价格可以打败65分甚

至70分的产品，但是永远无法与90分的产品站在同一个舞台上竞争。对速度的崇拜有时也是一种浮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欠缺。如何向

“慢悠悠”的德国人学习，做到取长补短，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吧。

（赵蕾摘自《财经国家周刊》2015年第11期，喻梁图）



一杯茶引发的思考

●假装在纽约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要改变自己固有的观念，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尝试新的事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最近正好是新茶上市，前不久收到竹叶青给我定制的春茶，于是我就带到办公室给同事们尝鲜。几个老外围观了我泡茶的全过程，看着杯子里竖立的茶芽，都发出啧啧的惊叹声。我告诉他们，看茶就如同红酒里的品香一样，是中国茶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

可是，当我把泡好的茶端给他们请他们品尝时，他们犹豫着接过，闻了又闻，就是不敢张口去喝。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茶应该是茶粉、茶包。

而眼前这杯水，充满神秘魔幻的东方气息，美则美矣，但真要咽下肚子，却有点勉为其难。



我一再坚持，告诉他们喝绿茶追求的是新鲜，中国人喜欢用每年春季最新鲜的茶叶招待朋友，所谓“新茶老友”。

出于礼貌，他们小啜了几口，就放在了一边。下班的时候，每个人的办公桌上都还放着满满的一杯茶。

对我来说，在“推广”中国文化时遭受这样的挫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有一次和同事聊天，几个人都夸口自己喜欢吃中餐，我对他们说，你们吃的中餐都不是真正的中餐，而是经过改良的美式中餐，在中国根本没有人吃，下次我带你们去吃真正的中餐。

看着他们一脸神往，我一下子来了劲头。第二天中午，我拉着这帮人去了一家很正宗的川菜馆，点了夫妻肺片、蒜泥白肉、水煮鱼、回锅肉和蚂蚁上树。

等菜一盘盘上桌，我的同事们脸上的表情也在慢慢变得诧异。他们小心翼翼地举起筷子，小心翼翼地夹起菜放进嘴里。虽然出于礼貌不停地说很好吃，可是他们的胃没法撒谎，吃了半个小时，大部分的菜都还是满满的一盘。

于心不忍的我只好又善解人地点了左宗鸡和芝麻牛肉。看着他们如释重负又欢欣鼓舞地把这两道美式中餐里最常见的菜一扫而光，我在心里哭笑不得。

在纽约这样的城市，每个人都标榜自己愿意接受新鲜事物，他们夸张地标榜自己热爱中国菜、热爱韩国菜、热爱尼泊尔菜——热爱任何一个国家的菜，就连用筷子都是人人掌握的基本技能。可是很多人这样做，其实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社交虚荣心，对他们来说，能够接受的中国菜也就仅限于改良后迎合了他们口味的美式中餐而已。

到过美国的人大概都知道美式中餐是怎么回事。全美各地一共有4万多家中餐馆，比麦当劳、肯德基和汉堡王加在一起还要多，大城市里街头巷尾几乎随处可见，如果你开车上路，即使在最荒无人烟的偏僻角落，也能看到中餐馆像灯塔一样顽强地矗立在路旁，这些中餐馆大多是中国移民开的小型家庭餐馆。我在地图里搜了一下Chinese



Restaurant, 结果密密麻麻。

这些中餐馆里最著名的菜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左宗棠鸡。这个名字其实是误传, 它真正的名称是General Tso's Chicken, 意思是“左将军的鸡肉”, 左将军就是清朝将领左宗棠。这道菜是用大块去皮的鸡肉裹上面粉, 油炸后浇上浓稠的糖醋酱, 味道又酸又甜, 口感有点像咕咾肉。此外, 还有芝麻鸡和陈皮鸡, 味道都差不多。

美式中餐里最常见的配菜是西兰花, 肉类一般是鸡肉和牛肉, 由此就诞生了另外两道美式中餐: 西兰花炒牛肉和西兰花炒鸡肉。这里用“炒”有点不恰当, 因为所谓的炒, 其实无非是把肉弄熟了浇点汤汁, 至于西兰花, 则沿袭美国人的习惯, 几乎是生的。

此外, 还有鸡肉、牛肉以及虾肉和其他几种蔬菜的组合, 但也不外乎青椒、豌豆和蘑菇这几种。所有这些菜的味道也都差不多。

美国人不太吃猪肉, 所以中餐馆几乎没有猪肉, 不过一部分中餐馆会提供叉烧, 当然味道和中国的叉烧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一道名菜芙蓉蛋, 就是把鸡蛋和蔬菜拌在一起油炸, 根据顾客口味的不同还会加上牛肉、鸡肉或者虾, 另外附送一份不知道怎么弄出来的浓酱蘸着吃。这道菜各个餐馆的口味差别极大, 主要区别在于酱, 有些餐馆调制的酱味道还算不错, 虽然口味奇特, 但是挺好吃的。

还有用了很多淀粉勾芡的黏糊糊的蛋花汤, 酸辣汤也很普遍。

美国人吃完中餐,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 结账时店员会给每个人发一个签语饼, 用鸡蛋和面粉做的, 味道有点像蛋卷。打开后里面藏着一张小纸条, 一面写着一句励志的“心灵鸡汤”和幸运数字, 另一面则会有一个中文词语, 配上英文解释。没有人知道在中国完全不存在的签语饼是如何在美国起源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几十年前想出这个主意的人是个天才, 因为这个小把戏在早期美式中餐流行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这些小中餐馆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但每一家看起来都非常相似, 就像是连锁餐馆一样, 几乎都有一样的店面、一样风格的灯箱招牌和重复率极高的店名。

菜单也都长得很像。

甚至连外卖盒都几乎一模一样, 在美剧里经常

能看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美国的几万家中餐馆就是美国版的沙县小吃——定位低端, 价格低廉, 开店极多, 风格统一, 并且都在唱着一首忠诚的赞歌。

接受度颇高的美式沙县小吃是快餐, 并非中国美食的正统。茶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占有重要一席, 在美国的接受度却不高。不过, 看到同事们留下的、几乎没动过的竹叶青, 我也不会觉得失望。众口难调是普遍现象, 更何况是两种饮食文化的碰撞。真正有特色的无一不是个性的, 但凡奢侈的都是需要时间的, 例如一年只有一次的新茶。

所以我宁愿这一杯早春绿茶, 依旧以根根竖立的茶芽和神秘鲜嫩的东方绿, 让老外好奇又犹豫, 甚至暂时被“嫌弃”, 也不愿它为了快速迎合老外的习惯而变成茶粉、茶包, 软趴趴的一坨, 没了原来的精气神, 然后还要跟其他的茶包竞争。

(黄芸摘自微信公众号“假装在纽约”, 勾犇图)



真正的君子

●吴伯凡

这世界上有两个维度可以把一个人显示出来, 一个是“示弱”和“示强”, 另外一个则是“自弱”和“自强”。

可以有四种分法: 第一种人显得很弱, 但内心很强, 这叫“示弱自强”; 第二种人“示强自强”, 就是显得很强大, 本来也很强大; 第三种人“示弱自弱”, 就是显得很弱, 其实也真的很弱; 还有一种人“示强自弱”, 显得很强大, 其实没什么料, 也就是外强中干。

后三种都是不同程度的“小人”。

只有“示弱自强”, 也就是“无往不形于外, 高山仰止蕴其内, 空谷藏峰之象”的人, 才是真正的君子。

(飘雪摘自《牡丹晚报》2015年5月21日)

用热血显影的抗战历史

将敌人侵略我国的暴行，我们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参加救亡运动等各种场景反映出来，以激发民众自救的意识。同时，要严密地组织起来，与政府及出版界切实合作，务使多张有意义的照片能够迅速地呈现在全国同胞的眼前，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摄影界当前应负的使命。

——沙 飞



1936年12月，绥远抗战前线，晋绥军机枪手。(方大曾摄)



1936年12月，绥远前线，高射机枪。(方大曾摄)



1937年，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邓发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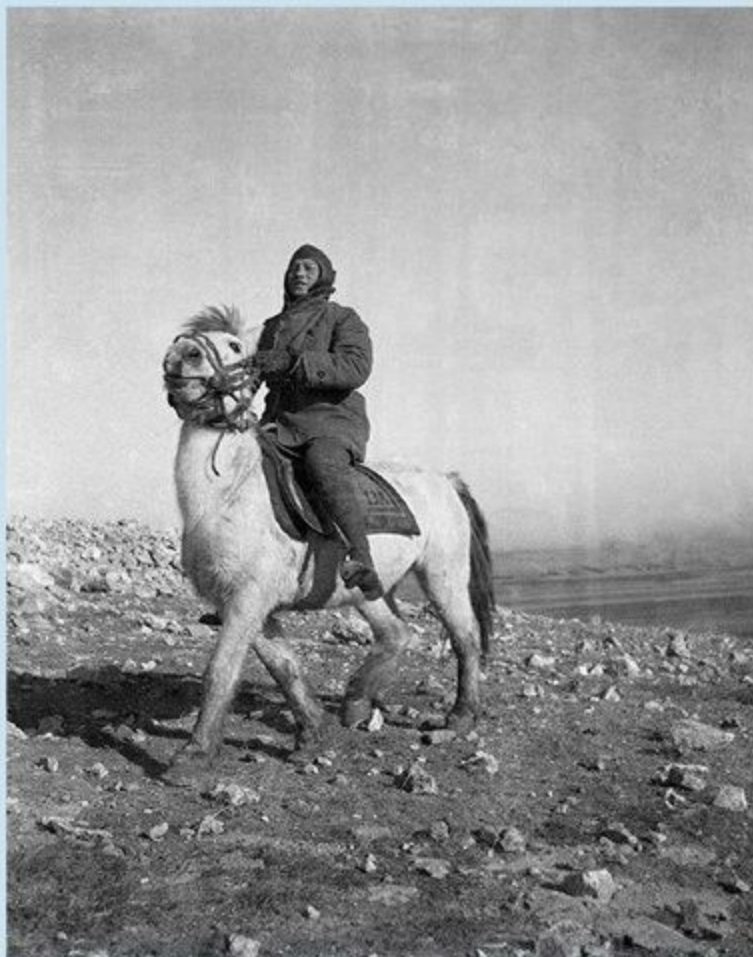
1938年，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儿童团站岗并教路人识字。(沙飞摄)



1939年，白求恩在日光浴。这年10月，他在河北涞源黄土岭前线手术时，手指被划破而感染，于11月12日不幸去世。(沙飞摄)



1939年2月，周恩来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叶挺摄）



1936年12月，方大曾在绥远前线采访时骑马翻越大青山途中。



我们在太行山上。（沙飞摄）



国民政府从1932年起，将每年的4月4日定为儿童节。此图为1940年4月4日，儿童团检阅大会期间所摄《我们是抗日小兵》组照中的一幅。（赵烈摄）



1944年7月，八路军围困冀中小漳据点。为减少消耗和伤亡，八路军经常采用围而不打的战术逼敌就范，这幅作品就是这种战术极好的注解。图下暗部是120胶卷衬纸上胶布的痕迹。（流莹摄）



1943年春节，延安鲁艺秧歌队在边区政府门前表演《歌唱南泥湾》。（徐肖冰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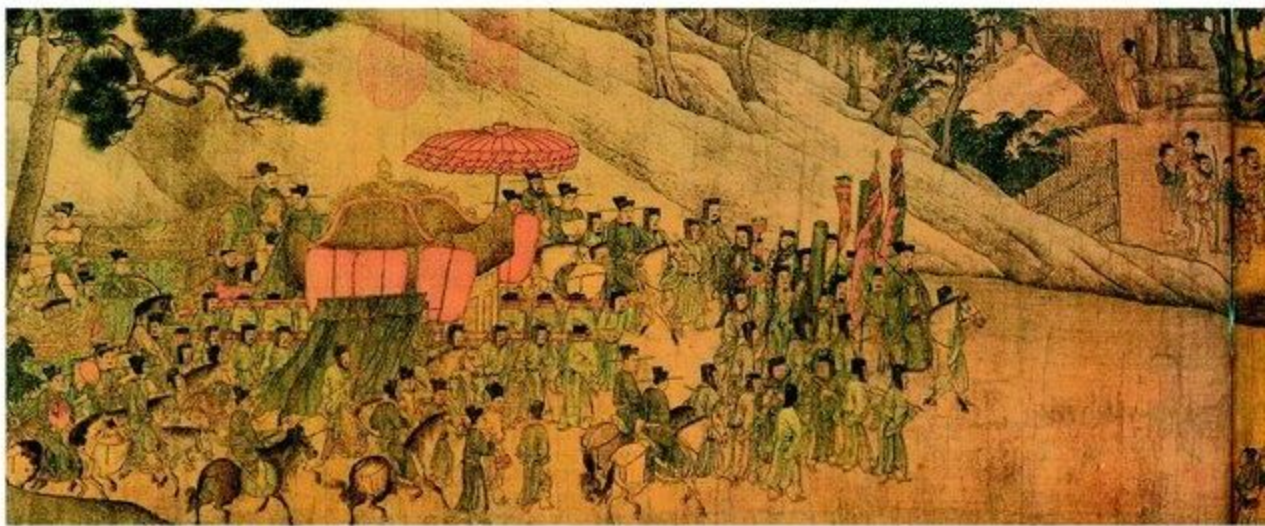


一名宋朝的平民，如果遇上君王出巡的日子，在大街上碰见皇帝，需不需要“扑通”一声跪伏下来迎接圣驾？我们从文艺作品中看到的描述，似乎是必须跪拜迎驾的。事实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图像显示：不是非跪不可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迎銮图》，由南宋宫廷画师所绘，图画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宋朝使臣曹勋从金国接回高宗母亲韦太后，以及徽宗赵佶的棺椁，韦后之弟平乐郡王韦渊在淮河南岸奉迎銮驾。画面上，除了绘有归宋的太后銮驾、迎銮的宋朝官员，还有夹道驻足观看的宋朝百姓。皇太后的銮驾，尊贵不亚于皇帝，但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围观的平民并没有诚惶诚恐地跪下迎驾，他们的姿势、神态都相当随意、自然。显然，在宋朝画师的观念中，平民百姓置身于迎接太后銮驾南归的场景中，是可以站立旁观，不必跪迎的。

应当承认，作为验证本文命题的图像史料，《迎銮图》是有缺陷的，那就是皇帝本人没有在场。不过我又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景德四图》中，寻得一张有宋朝君主在场的《舆驾观汴涨图》，此图说的是因汴水暴涨，惊动御驾，宋真宗亲自巡察汴河的故事。图中，河工正在扛背沙袋、抢修河堤，没有一个人因为皇帝驾到，跪伏迎接。这至少表明，当一位宋朝的画师在表现皇帝亲临民间的情景时，他会认为，画面上并不需要出现一个臣民跪迎圣驾的特写。



平民碰见皇帝，必须下跪吗

● 吴 钩

还有一幅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宋画《望贤迎驾图轴》，更有助于我们重建宋人迎驾的现场。此图轴所描述者，为唐代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在咸阳望贤驿迎接自蜀归来的太上皇李隆基这一历史事件。如果说图像是历史的定格，那么这幅《望贤迎驾图轴》定格的便是李隆基在唐肃宗的陪同下跟地方父老会面的那一瞬间，太上皇、皇帝、卫士、平民百姓，出现在同一个时空中。因此，通过图像，我们仿佛可以回到历史现场，见证皇帝出现在当地百姓面前的那一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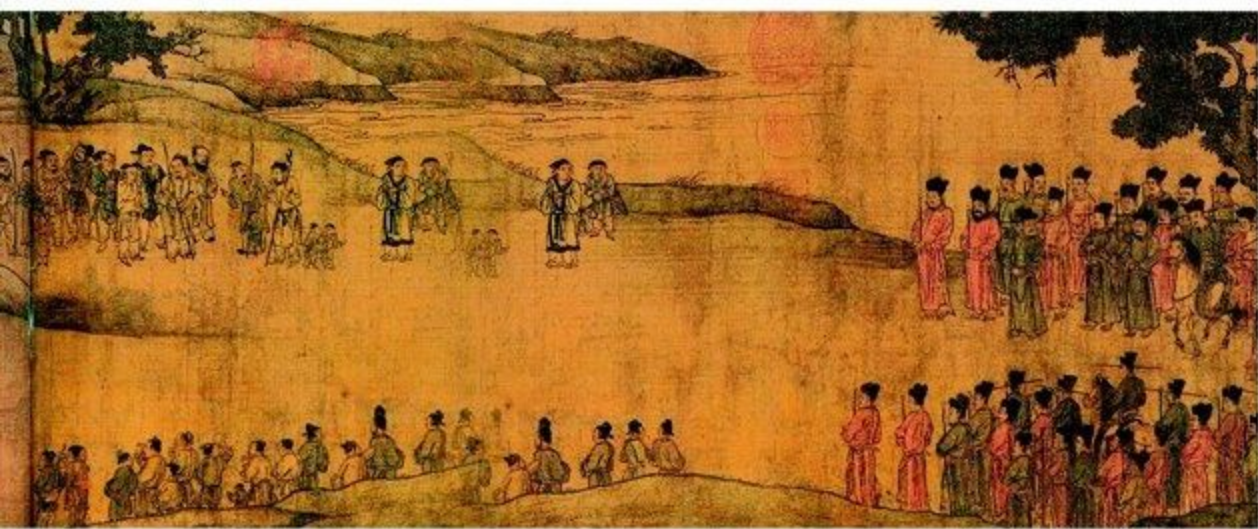
从图上我们看到，当地方上的老百姓见到李隆基（红色华盖

下着白袍的老者）与唐肃宗（白色华盖下着红袍的中年人）时，有人激动万分、跪拜于地，有人以手拭泪，有人对皇帝作揖行礼，有人驻足旁观。不见整齐的队列，没有一致的动作，显然官府并没有统一规划、预先操演。设想一下：为什么南宋的画家不画出地方父老跪成整齐的队列迎接皇帝的画面？答案只能是宋人无此观念。因此，我相信，《望贤迎驾图轴》所表现的便是宋人观念中的迎驾图景：老百姓见到皇帝，可以跪拜，也可以作揖，并无一定之规，官府也不会强制庶民尽严格的礼数。

最后必须补充说明：尽管《望贤迎驾图轴》说的是唐人的故事，但图轴是南宋作品（从技法看似出自画院画师李唐之手笔），图中迎驾情景是宋人的历史想象，来自宋朝画师的生活经验。换言之，图像反映的与其说是唐朝的故事，不如说是宋代的历史，正如我们在宋人绘制的蔡文姬归汉的《胡笳十八拍》上，可以看到宋朝（而不是汉代）的



《景德四图》（部分）



《迎銮图》(部分) 南宋

建筑形制，这是画家不自觉透露出来的信息。

文献记载：没有跪伏迎驾的强制规定

如果说人们对图像史料的解读容易发生偏差，那么我们还可以将图像的证据跟文献的记载相印证。《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记录了宋真宗的一次出巡：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八月，“上观稼北郊，宴射于含芳园。都人望见乘舆，抃跃称万岁”。开封市民看到皇帝的乘舆，只是欢呼雀跃，而不是惶然跪倒。

按历代卤簿仪仗制度，皇帝出行，仪式极为隆重、严肃，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宋朝君主往往简化了出行的仪仗与仪式，甚至出现“不成体统”的情况。据《文献通考》记载，北宋仁宗朝，“车驾行幸，非郊庙大礼具陈卤簿外，其常日导从，惟前有驾头，后拥伞扇而已，殊无前典所载公卿奉引之盛。其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步辇之后，但以亲事官百余人执挝以殿，谓之禁卫。诸班劲骑，颇与乘舆相远，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

喧呼不禁。所过有旗亭市楼，垂帘外蔽，士民凭高下瞰，莫为严惮。逻司街使，恬不呵止，威令弛阙，玩习为常”。

如此简陋的皇家仪仗，恐怕还不及后世一个县长下乡视察时之威风。围观皇帝的士庶，非但没有跪伏、回避，还跟随在皇室扈从之后，“夹道驰走，喧呼不禁”；皇帝车驾经过的街路，“士民凭高下瞰”，官方也“不呵止”。

针对这一情况，参知政事宋庠在康定元年奏请朝廷，参照“前代仪注及卤簿令”，订立“乘舆常时出入之仪”。那么这套君主出行的威礼是什么样子的呢？恰好《东京梦华录》里有段记



《望贤迎驾图轴》(部分)

录：“正月十四，车驾幸五岳观、迎祥池”，皇帝车驾出行，当然戒备森严，“驾将至，则围子数重，外有一人捧月样兀子，锦覆于马上。天武官十余人，簇拥扶策，喝曰：‘看驾头！’”警卫人员只是向围观的路人喝令：“圣驾到了，小心！”并无要求百姓跪下迎驾之举。

南宋《武林旧事》也有关于皇帝“四孟驾出”仪仗、官民迎驾礼仪的详录：首先，官府会提前发布通告，“约束居民，不许登高及袒袒观看”。既然说是“不许登高及袒袒观看”，那么只要不是登高、不是袒胸露臂，在警戒线外面，便允许观看。到了祭祀当天，“车驾所经，诸司百官皆结彩门迎驾起居。俟驾头将至，知班行门喝：‘班到排立。’次喝：‘躬身拜，再拜。’（驾回不拜，值雨免拜）。班首奏圣躬万福，唱喏，直身立。靛巷军兵则呼万岁”。并无要求居民跪伏迎驾的记录。诸司百官迎驾，也只是行揖拜礼，且回驾不拜，下雨免礼。

图像与文献互参，让我相信，在宋代，皇帝车驾出行，并无要求庶民、百官跪伏迎驾之强制规定。

那么跪伏恭迎圣驾之习是什么时候兴起的呢？这个问题尚难考证，不过我们可以确知，至迟在清代，皇帝出巡，臣民跪候、跪迎已经是统一的“规定动作”了。因为清代宫廷画师绘制的长卷《康熙帝出巡图》与《乾隆南巡图》中，都有跪迎圣驾的画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找来看看。

（何中敬摘自《南都周刊》2015年第11期）



军机空中相遇怎么打招呼

●高美

一般军机都在本国领空飞行，不同国家军机打照面的机会并不多。不过，万一两国军机相遇，怎么“打招呼”可是大有讲究。

相遇：晃动机翼判断意图

根据《国际法》，一国的军用飞机只有在本国领空和公海上飞行的自由，在事先未经过专门授权或允许的情况下，不能飞越另一个国家的领空。

但万一两国军机相遇，怎么打招呼呢？

船只以鸣笛打招呼，而军机通常用的方法是：晃动机翼。

空军指挥学院教授陈洪介绍说：“军机之间判断意图，通常采用晃动机翼的方法。如果他国军机在公海或我国专属经济区上空飞行，逼近我国领空但还没有

到达我国领空，根据规则，我们会派出飞机伴着它飞，并晃动机翼，以判断对方军机的意图。”

除了晃动机翼，另一个打招呼的方式是通过无线电。

陈洪介绍，一般每个国家的军机都只在自己的频道上通讯，但是国际上也有一个公用的无线电频道，可以跟对方联系。上次美国军机飞近我国南海岛礁上空，我国海军就是用无线电发出了警告。

警告：情况严重射击警告

陈洪表示，一般军机飞临我国领空附近之时，我们先“伴

飞”，如果它继续逼近，就可能会遭到拦截——空中拦截是对闯入者的警告和威慑。

如果外国军机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接近或进入我国领空，应该怎么办呢？

最轻的是警告，有信号警告、动作警告和射击警告三种。

信号警告，通常采用晃动机翼的方式。白天，是在目标机的前侧方，摇摆机翼，由内向外做水平移动，并可发射机尾陆空协同信号弹。晚上动作相同，同时伴以不规则地闪烁航行灯，其含义是“你已越境，立即退出”。

动作警告，通常在我方一侧向其做小速度差的连续攻击动作，含义也是警告越境飞机，要求其立即退出。

再严重一点的，则是用“射击”来警告对方。在目标的侧方，平行略靠前，用单炮向前方射击，意思是要求对方“立即改变航向”。

被拦截的目标应该如何回应？它同样要摇摆机翼，并立即改变航向，如果在晚上，也要不规则地闪烁航行灯，意思就是“明白，照办”。

外逼：可做连续攻击动作

如果被拦截的军机对我方动作视而不见，或者面对种种信号，被拦截目标都不配合，并且规则地开关一切可供使用的灯光，跟闪烁灯光方式不同，那就是说“不能照办”。

这时，我国军机通常会采用外逼和引导出境的方式。据新华网报道，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上校2015年3月14日曾表示，中国空军在3月13日组织多

玩物养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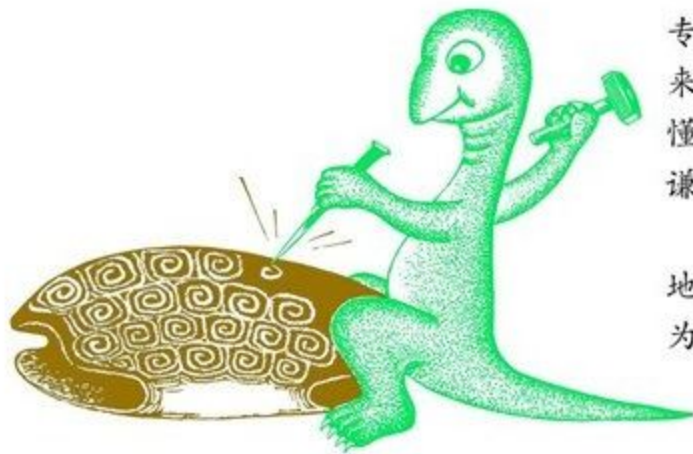
●蔡 澜

很多年前，我写了一本书《玩物养志》，也刻过同字闲章自娱，拿给师父修改。

“玩物养志，有什么不好？”冯康侯老师说，“能附庸风雅更妙，现在的人就是不会玩，连风雅也不肯附。”

香港是一个购物天堂，但也不尽是一些外国名牌，只要肯玩，有心去玩，贵的有，便宜的更可随手拈来。

很佩服的是苏州男子，当他们穷极无聊时，在湖边舀几片小浮萍，装入茶杯里，每天看它们



生长，也是乐趣无穷。我们得用这种心态去玩，而且要进一步地去研究世上的浮萍到底有多少种。从浮萍延伸到其他植物，甚至大树，最后不断地观察树的苍郁，为它着迷。

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很多参考书，从前辈那儿得到宝贵的知识，便把那个人当成了知己，朋友就增多了。慢慢地，自己也有些独特的看法，大喜。以专家自称时，看到另一本书，原来数百年前古人已经知晓，这才懂得什么叫羞耻，从此做人更为谦虚。

香港又是一个卧虎藏龙之地，每一行都有专家，而怎么成为专家？都是努力得来，对一件事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论多么辛苦，也会去学

精。当你自己成为一个或者半个专家后，就能以此谋生，不必去替别人打工了。

教你怎么赚钱的专家多得是，报纸的财经版每天指导你，事业成功的老板更会发表言论。书店中充满有钱人的回忆录和传记，把所有的都看遍，你也不见得会发达。

还是教你怎么玩的书，更为好看。人类活到老死，不玩对不起自己。生命对我们并不公平，我们一生下来就哭，人生忧患识字始，长大后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只有玩，才能得到心理平衡。

下棋、种花、养金鱼，都不必花太多钱，买一些让自己悦目的日常生活用品，也不会太破费，绝对不是玩物丧志，而是玩物养志。

（风吹麦浪摘自中国华侨出版社《洒脱的人才“玩”得起人生》一书，潘远熙图）

批战机起飞，对向我境抵近飞行的缅甸军机进行跟踪、监视、警告、外逼。

外逼的动作是：在我方一侧，向目标机反复压坡度。如果是白天的话，可以向目标做连续的攻击动作或采用大角度进入拦截的方法进行冲击；晚上的话，向目标做连续的攻击动作。这些动作的意思，都是告诉对方“向外飞行”。

配合的军机应该摇摆机翼，表示“明白，照办”。

如我军机摇摆机翼（夜间可不规则地闪烁航行灯），用对方目标跟得上的速度向境外方向飞去，那意思就是“跟我来”。或者接近边境做大于90度的上升

转弯急速脱离目标，不要穿越被拦截目标机的飞行路线，这是告诉对方“你可以前进”。

同样，被拦截军机应以“摇摆机翼并跟随”的动作表示“明白，照办”。

迫降：降速引领对方降落

如果各种“打招呼”后对方依然无所忌惮，就可以采取措施使其迫降。

迫降的动作是，在目标机左前方摇摆机翼，得到回答后，向左以目标跟得上的速度做水平慢转弯，飞向指定机场。如果是晚上，还要辅以不规则地闪烁航行灯。这组动作的意思是，“你已被拦截，跟我来”。

被拦截目标应该摇摆机翼并跟随，表示“明白，照办”。

如果既不摇摆机翼也不跟随，而是规则地开关一切可供使用的灯光，跟闪烁灯光方式不同，那就是说“不能照办”。

未经允许闯入他国领空，情况更严重，按照国际规则，对于进入本国境内的军用飞机或者其他有敌对行动的航空器，该国可予以击落。陈洪介绍，很少会出现发射武器击落军机的情况，这和两国的政治关系及互信程度有关。

（李伟摘自《新京报》2015年5月31日，小黑孩图）

寒冬夜行人

◎夏 笏

缅怀一个人有许多种方式，没有人说得哪一种方法最好，恐怕连逝者本人也说不出。

我现在想要讲的，或许是你从未听说过的最奇怪的一种。

我的父亲是一名图书管理员。许多年前，当我还小的时候，他经常把我带到他上班的地方，让我跟那些散发着灰尘气味的旧书做伴。或许因为这样的耳濡目染，我从小就对那些纸质书有一种亲近感，哪怕没有别的娱乐方式，也能捧着一本大部头津津有味地看上一整天。我成了一个性格孤僻的书呆子，不喜欢社交，也没有什么朋友。大学毕业

后，我回到故乡小镇，去父亲工作过的图书馆里上班。那感觉是如此自然而然，就好像一本书按照书脊上的编号，找到了架子上属于自己的那个位置。

图书馆的工作很清闲，在电子化阅读的时代，热衷于泡图书馆的人已经寥寥无几。我像一个守墓人一样，照看这些无人问津的书本，偶尔接待一下前来“扫墓”的人，却不用与他们多说一句话。

博尔赫斯曾说过：“上帝在克莱门蒂诺图书馆的四十万卷藏书中某一卷某一页的某一个字母里。我的父母、我的父母的父母

找过那个字母，我自己也找过，把眼睛都找瞎了。”我不信上帝，但有时候也觉得自己像是在寻找什么。

一个秋雨绵绵的午后，图书馆收到了一批赠书。我翻开一本，看见扉页上一枚小小的红色藏书印，便知道又有某一位嗜书如命的老先生去世了。我将这些书整理登记，编撰条目，贴上索书号与条形码，擦拭灰尘，一层层码放整齐等待上架。

一口气干了两个小时，我累得头晕眼花，决定停下来休息一下。烧水泡茶的间隙，我随手从书堆最上面捡起一本薄薄的小书，翻开一看，是一本诗集。

我读了起来，从第一首诗的第一行第一个字开始，我就依稀感觉到，自己像是找到了一直在找的东西。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我细细咀嚼那些诗句，像饿了太久的人手捧琼浆玉液，舍不得一口咽下。

那些诗来自一位我从未听说过的诗人，关于她的介绍只印了寥寥两行，连张照片都没有。只知道她用笔名写作，真实姓名不详，死于二十年前，年仅三十一岁。在诗集中间，我发现了一张图书馆的索书单，索书单上写有书的名字和一个借书证号，笔迹工整有力。我将相关信息输入电脑中查询，发现借书人曾经是这座图书馆的常客，却有好几个月没来了。但借书人的借还记录中并没有这本诗集，因为在此之前图书馆里根本就没有这本书。

为什么图书馆的索书单会夹在私人藏书中，又为什么会在绕了一大圈后回到这里？单子上的借书人是谁，与老人是什么关系？又或者他们其





实是同一个人，只是用了不同的名字？

写诗的人究竟是谁，长什么样子，曾住何处，过着怎样一种生活？

我找不到答案，只能反复地读，像鱼潜入水底。诗人和她的诗变成我黑而幽深的梦境，隐藏住所有秘密。

三个月后，当第一场冬雪悄然落下时，我竟然见到了那位借书人。他四十多岁，中等身材，脸庞清瘦，衣着朴素。当我在借书证上看到那串熟悉的数字时，激动得差点叫出声来。但图书馆内的寂静提醒着我，让我咽下了呼喊。

我用监控设备偷偷观察他的行动，看他像个幽灵般在走廊与楼梯间穿行。我看着他走进空无一人的旧报刊区，从架子上找出装订在一起的报纸，小心地摊放在桌上，一页一页慢慢浏览。突然间，监控器里的借书人抬起头来环顾四周，盯着摄像头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巧妙地挪动坐姿，让身体挡住面前的报纸。几秒钟之后，他把报纸翻到下一页，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但在那短短一瞬间，我确定他干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

闭馆之前，借书人来到我桌前，将那本薄薄的诗集轻轻放下。我刷了条码，却不着急立刻递还给他。那一瞬间，对谜团的好奇心占了上风，我决定打破沉默，冒险与陌生人说话。

“你喜欢这些诗吗？”我问。

借书人显得很吃惊，好像图书管理员在他眼中一直是个隐形人，现在却突然凭空出现一样。

“还……可以。”他谨慎地回

答。

“我觉得很美。”我说，“仅仅说美也不太准确，它们是非常有力量的，好像能够重新赋予沉睡千百年的废墟以秩序。”

我讲了我如何看到这些诗，讲了博尔赫斯对于上帝的比喻，讲了我为何对那位神秘的诗人念念不忘，甚至讲了我为何会当上一个图书管理员。

我的话在借书人脸上激荡起一丝涟漪，像雨点落入池塘中。

等我讲完后，他从桌上的小纸盒里抓起一张索书单放在我面前，说：“请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我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写好之后，他并不多看一眼，就将纸条夹入诗集中，说了句“我会联系你”，便大步向门外走去。

我又等了一个多星期。一个暴风雪肆虐的傍晚，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我按下接听键，听筒那边传来借书人低沉的嗓音。

“今晚有一个聚会，我们想邀请你参加。”

“今晚？”我下意识抬头望了一眼窗外密不透风的雪片，“我们？”

他说出一个地址和时间，又说了一句“希望你能来”，就把电话挂掉了。

最后那句话对我似乎有着难以言喻的魔力——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别人对我说“希望”这个词了。我简单收拾了一下，撑伞走出图书馆大门。

雪下得纷纷扬扬，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也没有几辆车。我坐了七八站，又下车走了一段路，来到借书人告诉我的地址，是一间看上去有些年头的酒吧。

我推开厚重的木门，掀开棉布门帘，暖烘烘的空气迎面扑来，有一股似曾相识的气味。我看见酒吧里已经坐了十几个人，像开会一样围成松散的圆圈。圈子中央竟然有一只古老的蜂窝煤炉子，上面架着只水壶，正滋滋地冒出白汽。

借书人拎起水壶，泡了一杯热茶递给我，我惊奇地注意到他冷冰冰的脸上居然有一丝笑意。他把我一一介绍给其他人，我很快看出坐在这里的人大多和我一样不善交际，但每个人的眼神都是真诚友好的，仿佛已经把我当作自己人看待，这让我变得没有一开始那么紧张了。

我找了一把椅子坐下。借书人（他显然是今晚聚会的主持人）站起来，用低沉的嗓音说道：“各位晚上好，欢迎新朋友的加入。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看见大家冒着风雪而来我很高兴。”

人们安静下来，手捧热茶静静地听他说话。

“今晚我们相聚在一起，是为了悼念一位诗人。”他说道，“二十年前，也是在这样一个风雪交加的寒夜里，她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今晚坐在这里的，都是她的读者。我们深爱她的作品，却对她的生平经历所知甚少。据说她性格内向，深居简出，几乎不用电脑不上网，也少有照片和影像资料留下。”

“有一位编辑因为喜欢她的诗歌，多年来一直坚持与她通信。这是一段质朴的友谊，只靠书信中的三言两语维系，终其一生她们都没有见过面。”

“诗人离世之前，将自己已

没寄出的信

◎ 成不德



林肯

1863年7月，葛底斯堡战役结束后，美国北方的联邦军大获全胜。对手罗伯特·李将军带着残兵败将一路逃亡，想赶紧渡过波多马克河回到南方老巢。不料，连日的大雨让河水暴涨，根本没法过河。李将军几近绝望，准备背水一战。

林肯总统得知消息后，非常欣喜。李将军是联邦军的劲敌，如能俘获，南北内战就可提前结束。他迅速发电报给前线总指挥官米德将军：“立刻出击，不用再开会讨论了。”

然而，米德没听命令，坚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方案，耽误了战机。结果，李将军带着军队逃回了南方。一向谦和的林肯差点

被气疯了，他立即给米德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敌人已唾手可得，只要出手，他们就完蛋了。我不相信你不知道贻误战机的严重后果。我对你失望至极！”

林肯身边的人以为米德会被撤职，结果他安然无恙。原来，这封信压根没寄出去。林肯遇刺后，家人整理他的书信时这封信才被翻出来。后来，人们在林肯的日记中找到了答案：“这封信只能发泄怒火，让将领间的关系更紧张，对战役于事无补。”

驾驭内心的冲动，是对自我的极大挑战。以宽容之心熄灭盛怒，这是一种伟大的人格力量。✿

（张宏利摘自《环球人物》2015年第15期）

发表和未发表的全部手稿一起寄给编辑。编辑读完这些诗后，决定出一本诗集以悼念亡友。然而她深深知道，为了宣传诗集，必须将诗人的生平包装成一个个人们喜闻乐见的故事，必须放大她的神秘和孤僻，挖掘她的家庭关系和教育背景，她贫苦而饥饿的生活，她隐秘的情感经历，她悲惨的死亡现场，但这恰恰是诗人所不喜欢的。

“最终编辑决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悼念诗人。她自费编印诗集，寄给她认识的朋友，寄给那些有可能会愿意读这些诗的人，那些作家、翻译家、教师、编辑、青年学生、图书管理员。她在信中写道，如果有人想要更多诗集转送他人，她愿意免费邮寄。但与此同时，关于诗人的生平，她所知甚少，也无可奉告。

“年复一年，喜爱这些诗的读者渐渐自发形成了类似我们这样的俱乐部。我们阅读并传播她

的作品，从一个人的书架到另一个人的书架，从一座图书馆到另一座图书馆。我们只希望读者通过诗歌理解和欣赏她，而不是去兜售添油加醋的评论、传记、照片和访谈。我们甚至以消灭那样的东西为己任——如果有人在哪里看到与她有关的文字或影像记录，我们就想方设法偷偷将其抹去。”

借书人说完这些话，翻开手中的诗集，摊放在我面前。我看到书页中间夹着一张泛黄的纸片，像是从旧报纸上剪下来的一小块。

“这是在你工作的图书馆里找到的一张照片，我剪下来带走了。很抱歉损坏了图书馆财物。我现在把它交还给你，应该怎样处理，请你看着办吧。”

我低头看着那张纸片，上面有一张模糊不清的合影。十几二十张苍白的脸像是暴露在阳光下，显得面目不清。诗的作者就

在其中吗？是哪一张脸呢？我找得到吗？

谜底早已在谜面之中。

我用指尖拈起那张纸片，走到煤炉子旁边，将它扔了进去。火苗舔着纸片，发出橘红色的火焰，转眼间便将它烧成一小撮黑色的纸灰。

我看着借书人，他微笑着，向我伸出一只手。我握住他大而温暖的手掌，想起自己很久没有跟陌生人握手了，一瞬间竟然双眼湿润。

“现在，让我们来读一首诗吧。”他提议道。

我们各自在椅子上坐下，翻开诗集第一页，从第一首诗的第一行第一个字开始读起。

声音缓缓飘起，穿过天花板，逆着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扶摇直上，回到高处不胜寒的漆黑天宇中去。✿

（青铜葵花摘自《光明日报》2015年6月5日，李小光图）



爱一行，干一行

●辉姑娘

某天去一家新开的湖南餐馆吃饭，刚进门，热情的老板迎了上来，张口就问：“您是朋友介绍过来的吧？”我愣了一下，说：“对啊。”他又问：“是XXX吗？”

我有点被吓到，因为他的确说中了。我说：“没错，但我是半小时前才听那位朋友聊起您这家店，听说味道不错，所以慕名而来。”这么短的时间内，显然朋友不可能透露任何信息，那么老板是怎么知道的呢？

他笑起来，请我坐下，说：“我是猜的。”

我更好奇，问猜测的根据。

他细细分析：“第一，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了，店门口修路交通不便，又是刚刚开业，所以这个时间段能上门的生面孔客人，基本都是朋友介绍来的。

“第二，您背着一个摄影包，包的侧面还露出半支录音笔，所以应该是从事新闻一类的工作，老食客里面，工作圈子与您吻合的人并不多。

“第三，既然能成为朋友，年龄与形象气质一定不会差距太大，排除掉工作不符的，与您差不多年龄和打扮的女士就是XXX了。”

我连声叹服。随后在他的推荐下点了几个菜，味道相当不错。我们边吃边聊，老板说他起初在一

些高级酒店里面打工，别人在工作之余偷懒休息，他却喜欢坐在酒店的角落里观察来来往往的客人，琢磨他们的职业、心理和消费能力。后来他甚至专门自费去学习了一年心理学课程。

他指着店面娓娓道来：“您看，我这家店里，空调正对着的只有9号桌，客人进来，我都不会让服务员往9号桌领，因为这样上来的菜会很快变凉，味道就不好了。”

“那么9号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当然是那些进门就急匆匆要打包两个菜带走的客人。夏天太热，他们走得汗流浹背，坐在空调下吹吹风很舒服，而且拿到菜很快就离开，不会把菜放凉。”

我简直要为他的讲解而鼓掌：“这家店开了多久？生意好吗？”

“还不错。”他看了眼深夜仍然坐了大半客人的大厅，“起初生意也不好，后来想了点办法才好起来的。我请了认识的亲戚朋友来店里免费吃饭，一日三餐都供应，连吃了半个月。”

“这么大手笔请吃饭还能生意好？不会赔死？”我无法理解。

“请客自然是赔的。但在这半个月里，无论任何人在任何时间路过，从落地窗看进来，店里面总是人头攒动、生意兴隆的样子，甚至还要等位排队。这么火爆的餐馆谁不想来尝尝味道？请完半个月的客，我的客人不但一点没少，反而还增加了。你说这点菜钱花得值不值？”

自然是值的。

（简繁摘自中信出版社《时间会证明一切》一书，Getty Images供图）



思维游戏

下面算式中的每个符号都代表了0到9的一个数字，根据给出的算式，请推导出每个符号代表的数字。（答案见下期）

$$\begin{array}{r}
 \text{■} \text{☀} \div \text{☀} = \text{☀} \\
 \div \quad \times \quad \times \\
 \text{+} \text{☀} \quad \text{☀} \quad \text{☀} \\
 \hline
 \text{■} \times \text{+} \text{☀} = \text{■} \text{☀}
 \end{array}$$

“《读者》光明行动”(28)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伴着火红的骄阳和青草的芬芳，暑假来了，湖南湘西和贵州黔西南筛查的弱视孩子们也如期入院，开始了45天的免费治疗。

11岁的小荣被诊断为“双眼屈光不正，左眼弱视”，她是“《读者》光明行动”两年来救助的700多个孩子中，第一个独自在医院治疗的。2015年5月，在贵州普安青山镇她临时的家中做采访时的画面还很清晰：墙面斑驳、阴冷昏暗的房间里，一个个头不高、齐刘海、短发、穿着灰扑扑的衣服、戴着鲜艳红领巾的小姑娘，正拿着扫帚清扫屋子。她从始至终低着头，一言不发，圆圆的小脸蛋上没有一丝笑容……小荣原本生活在山东，家中还有一个13岁的姐姐和2岁的弟弟。两年前，父母离异，接着父亲出了车祸，丧失劳动能力。没有了抚养费，弟弟年纪又太小，母亲无法去工作，无奈之下，只好带着3个孩子投奔在贵州的大舅。两个月前得到免费治疗眼睛的机会后，妈妈带着小弟弟陪小荣来到北京，没几天却传来噩耗，大舅突然去世。拿着病友们凑的几百元路费，妈妈匆匆离去，留小荣一人在医院继续治疗。

项目组每天会发给每个孩子10元钱的生活补助。小姑娘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每顿都是咸菜就大饼，实在嘴馋了，才买一根黄瓜。8月4日，小荣就要满12岁了，隔着2000多公里的距离，这将是她第一个没有亲人陪伴的生日……

8岁的小湘是在湖南湘西义诊时我们进行过深

度采访的孩子，至今仍记得他那羞涩的微笑……因为患有外斜，冲着人说话时，眼睛却好像看着别处。已经上二年级的他即使坐在教室的最前面也看不清黑板，做什么都比别的孩子慢一些，学习成绩却是班里数一数二的。

“一直没去医院看，都说戴了眼镜视力会更差。”小湘的爸爸说。小湘虽然连视力表上最大的E都看不清，却一直没有配眼镜。知识的匮乏、医疗条件的落后，让小湘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小湘的爷爷已经80多岁了，妈妈是聋哑人，哥哥上学也需要费用，以种田为生的家庭，靠爸爸一个人维持日常生活……针对这一情况，项目组在腾讯乐捐平台为小湘发起了网络募款，3天时间，共收到574位爱心人士的捐赠，筹得治疗费6014.95元。目前，小湘已出院返乡，双眼矫正视力均提高到了0.8。一场公益接力，改变了小湘的命运，也让我们切实地看到了爱心的巨大力量！

2015年5月24日，“《读者》光明行动”专家医疗队赶赴新疆，历时21天，行程4500多公里，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13个县市展开了第19批筛查活动，为当地5218个孩子进行了免费检查，并确诊750人患有弱视，其中符合救助条件的孩子将分批就近前往新疆光彩明天儿童弱视治疗中心进行免费治疗。

腾讯乐捐通道已开通，微信扫一扫即可捐款，还可领取捐款箱，发起爱心筹款，邀请朋友“一起捐”。



2015中学生阅读风云榜

征集令

亲爱的中学生朋友们，你们是最辛劳的一群人，每天早早地起床赶往学校，夜深人静时，还在对着作业或试卷思索着、书写着……但我们深知在充满了激情与理想、追求生活的独立与自信、尽力探索未知的世界的中学时代，即使再繁重的课业，也不能阻挡你们阅读的热情，你们也一定有自己最中意的一本书。

为此，《读者·校园版》从即日起截至2015年10月10日，特举办“2015中学生阅读风云榜”活动。同学们选出自己近两年来所读书中最喜欢的一本，发送到：2903639343@qq.com。同时，《读者·校园版》也邀请广大中学老师参与进来，把自己愿意与中学生们分享的一本书发送到上述邮箱。所推荐书目须注明作者、译者、出版机构。另外，荐书者最好就所推荐书目写一段200字以内的推荐语（没有推荐语，直接荐书也可以），

《读者·校园版》将择优刊登推荐语，并奉寄稿酬和样刊。来稿需要注明所执教或所就读的学校名称。《读者·校园版》的微信公众号（duzhexyban）将全程参与此次活动。

《读者·校园版》将会根据大家的来信，评选出“中学生最喜欢的10本书”、“老师最想分享的10本书”，并适时在《读者·校园版》杂志和微信公众号上公布榜单。我们也将从参与者中抽取30名幸运奖，奖品为《读者·校园版》精华文丛一套。

